

降

霧

許傑著

[

MG  
I 246.7  
569

慘霧

健疑藏書

上

自從新嫁的香桂姊從她的夫家環溪村回門的那天以後，我們的村裏就接連的和環溪村聚起兵來。

環溪村和我們的玉湖莊是隔着始豐溪的鄰村。溪水在牠倆中間流過，天然的畫了一道界限。我們的村舍的後面，從前都是一片膏沃的土地，正如現在我們從村後望過隔溪的樹林隱藏着的土地那麼豐饒。無情的溪水，因為距離牠的發源地不遠，還帶有奔暴的氣概，在東衝西決的奔騰，差不多每日都要改換牠的故道，踐踏我們的田地。現在流到

慘霧

三



3 2169 2510 1

我們的屋下了。我們的建築，因為要避免溪水的要挾，在村外築上了堅固的城寨；溪水奔騰的衝來時，破不了那堅固的城寨，就在牠的下面湍洄了一回，轉了幾個漩渦，泛成澄碧的深潭，泗馬一般的向下馳去。

我們到村後的溪濱眺望時，我們可以看着溪流的後面，是一灘黃色的沙石，沙石的後面是一片草地，草地上面生長着叢密的柳樹，和許多蘆葦，柳林長滿了綠葉，直遮蔽了遠山的山巔，與蒼碧的青天相接；相離不遠的隔岸的環溪村，已埋沒在柳浪之中，找不到一個屋角。

我們的村舍盡處，恰與村後相反；流水湯湯地從西南方衝來，直到了村舍的靠壁；在那邊順勢成一個反動，匯成一個射出角，向東南方流去；因此就堆成了一個沙渚。

沙渚漸漸的漲大起來，有幾處已可種作。我們玉湖人希望在那邊有一個最大的開墾；雖然在現在是滿眼的蓬蒿。

這里靠着我們的溪濱，倘若用始豐溪的界劃作證，環溪人當然管不到這些未來的財富。但是他們說那是他們從前所有的地址，他們有重新開墾的權利。

這是一個權利和財富的衝突；因為他們看重牠，正如一座國際的鑛山。

已是五月的天氣了，小麥早已收穫，大荳和田禾，正待耕耘。村人們雖然不是正忙的時候，卻也不能十分怠惰。

暖風輕拂柳梢，新蟬開始歌唱，善鳴的黃鶯兒飛過時，正直的投下一個黑影。我和我的妹妹雜在村人們的行列中，在祠堂前的樟樹下納涼。

那邊坐在石棧的盡處的老人，是加裕大伯，他穿着一件青布小衫，鬆開了胸口，很安閒的吸着旱煙；他說話的時候，額紋一定攢成三疊，短短的鬍子，一根根的矗了出來，正似一個脫了毛的舊刷子。他最愛說話，大家都喜歡聽他。靠着加裕大伯右面蹲着的是多理哥；他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後生，頭上還有一條辮子，終日盤着；他手裏拿着一大碗的粥，和

一塊麥粉的餅乾，蹲在石櫓上吃。再順數算過來：第三個是做鞋子的老六，他比較上懦弱一點，不大說話。第四個是麻皮加來，他是一個最癩的人，而且是最黏滯的人，大家都叫他麻皮加來，就是我們下輩，也沒有一個叫他加來叔的。第五個——這邊的盡處，是金櫻妹扶着她的剛纔週歲的弟弟站着。這邊呢：那個坐着的獨眼，是獨眼三，因為他不是我們同姓，所以大大小小都叫他三哥，他側着頭，坐在門檻上。同樣的坐在門檻上面的，是江林公，他抱着他的小孫女兒拍着，儼然似一個白髮的保姆。此外還有許多小孩子，都隨意的立着跳着；而最使注意的，是穿着全身白衣服的香桂姊的弟弟多能，我叫他能弟，他在那邊。

加裕大伯俯下頭去，要找尋一塊大些的石頭，敲他的旱煙灰；一面在講笑話。一陣涼風在柳梢上發笑，拖亂了柳條，卻不能移動了蔭在樹幹下面的樹影；但同時加裕大伯新落地的旱煙灰卻被他吹散了。

癩頭金氣喘喘的從村舍的盡處跑來，驚破他們的沉靜；他帶來一個可怖的消息說：環溪人已有四五個帶着鋤頭短棒，在下溪渚的蘆葦叢裏，兇狠狠的墾地。這是一個很可驚人的消息，對於玉湖莊的村人們，因為這是一樁偉大的財富。癩頭金還接着說，他已和環溪人爭辯起來，相互的罵了一回；但是環溪人欺他只有一個人，惡狠狠的想來打他。幸虧他手腳快，在蘆葦叢裏一隱，就一溜煙的跑來了。

癩頭金的話還沒有說完，多理和麻皮加來，已經跳了起來。

「去！去！那還了得！」

「金！你再去喊一聲加啓和保東，他們都在大屋廳的中堂裏——你說我們已在祠堂前等他們了；——帶短棒來……」

癩頭金已經走了；多理立刻拿出了一束短棒和棒頭裝有尖刀的豬刀鎗；這些都是藏在祠堂裏的。

祠堂前的空氣，頓時各樣；那些跳着玩着的小孩，立刻套上一副駭異的鬼臉，直瞪着兩眼呆呆的站着。

多理把那束短棒和豬刀鎗丟在地下時，鏗然的聲音，與灰塵同時飛起，震得金櫻妹的小弟直哭了起來。

多理解開那束着的繩，自己揀起了一枝豬刀鎗，用手掌去揩那柄上的灰塵。麻皮加來揀起這根，又揀起那根。老六也揀了一根短棒。獨眼三還沒有起來，多理就拿了一根短棒給他，催他起來。

接着，瀨頭金跑了回來，後面跟着加啓、保東、多智、來富等一批人。他們都倉忙的走到祠堂前，只有加啓帶來一根鐵尺，保東和多智等便順手拾起一根短棒。

他們一羣人，都拿着武器，凶糾糾往前走；瀨頭金過先，後面就是多理和加啓，以後就是保東和多智等了。

加裕大伯好久沒有說話，最後也拿着旱煙管，慢慢的跟了上去。不知受了什麼暗示的，能弟和一批玩着小孩，也隨着加裕大伯前進。

江林公發出他破鑼一般的沙音，說：

「不要老老實實的打他！把他們嚇一下子，趕走了就算……」

但是大家走得遠了，沒有聽清楚他說的什麼說話。

在半路上，他們已走入楊柳樹的叢裏，一個個散了開去。多智回頭看見能弟也跟在一羣小孩中間，就吩咐他回去。

在柳林中，樹影在沙上搖動，恰如活動影片；日光隨處的透下幾絲光線在他們頭上，幾疑出沒在雲彩間的明月，人聲隨處的驚動了樹上的鳴蟬，翼聲沙沙然的從這樹飛到那樹，和人們一步一步的踏着細沙的響聲相和。

癩頭金開始在柳蔭中出現，走近那些凶狠的環溪人的前面，他開口就罵：



「你這批牛生的兒子快把你的爺爺滾開！誰要你在本地開墾？」

環溪人還沒有看見他召來的一班人馬，厲聲的回答：

「賤賊！不要在你祖宗的坟上爬癢！」

「你快些跟我滾開！不要來送死！」

環溪人自恃人多，如虎一般的追了過來。

「你打嗎？……」

柳蔭裏面喊出了一班人馬，環溪人嚇得一跳，就退縮了。加啓裝着沒事似的，把鐵尺藏在袖口裏，走上前來，好像代他們講和，要訊問他的原委。他走到環溪人的面前，癩頭金也追了上來，重新壯起他的膽量，打那個環溪人一個耳光。同時加啓也抽出鐵尺，只是對腦門的敲。多理、麻皮加來、保金等都趕上了；加裕大伯和幾個頑皮的小孩也出現了。環溪人見來勢不好，忙抽身往水裏逃，多理恐怕豬刀鎗傷得太利害了，就把牠丟在地上，順手

把多智手裏的短棒接過來，追到水岸，向那環溪人的背後一擊，那人就往前衝，跌在水裏。加裕大伯連忙止住他們，都沒有下水。那五個環溪人當中，有一個走得太忙亂了，在急流裏滑了一腳，一個水渦兒，滾到深潭裏，流水平他的頭上；他因為加啓的向着腦門敲來的鐵尺太厲害了，所以提不起精神，纔溜下去。這邊的一批人都走出來，立在岸上，看那跌在水裏的人發笑。

那先渡過去的三個人，就在對岸等着了，還眼睜睜的看着我們這邊。及到那兩人也到岸時，他們又開始大罵。

多能在那沙堤上，經他的哥哥多智喝回後，就呆呆的彳亍着，走回他自己家裏。

他母親還在竈下洗碗，香桂姊因為是新回門的客人，穿着新衣，在那邊和他母親談天，一面無意的搖着手中的麥桿扇子。他的爸爸，加庭，沒有在家。她們還不知道剛才所發生的事情。

能弟報告她們，說剛纔玉湖人已和環溪人打仗并且告訴她們關於打仗的見聞。最後，他很鄭重的說出，多智也是同他們一塊兒拿着短棒去的。

香桂姊聽說和環溪人打仗，就吃了一驚因為一面是她的夫家，一面又是她的母家，無論如何，這是使她為難的。

他母親很埋怨多智不知理路，說他還沒有成年，就要被自眩的本能所驅使，很緊的要做後生。況且環溪村又是我們的新親，雖然姊丈是不一定在那里，但也難以為情。

能弟見着他的姊姊發呆，就跑了出來。他想他的母親和姊姊們都不喜歡他報告的消息，對於他自己的自信，似乎有些陰晦。

祠堂前的人又站滿了。各人的心中，都有一個張皇的情緒；此種情景，平時在那里是很不容易有的，因為平時在那里都是沒事的閒談和嬉笑；今天却如觸了電一般的，大家的臉上，都如嚴峻而削壁的山石，被一層迷蒙的煙霧遮蓋着。能弟知道是爲了剛纔的那

件事，就一聲不響的走入人叢中，仰着頭聽他們說話。

因為我家的小門，就靠近那株大樟樹；所以祠堂前的空地，簡直是我和妹妹的遊戲場。

春舟大伯，穿着一件白夏布的大衫，在人叢中說話，大家一點都沒有聲音。他是加裕大伯的弟弟，前清進過一個秀才，現在可以同縣城裏的知事和警察官直接見面。因為他是一個文人，兄弟又多，家裏又在年年的釀酒，年年的買田，所以沒有一個不聽他的吩咐的。他說：

「糟了！這一件事，我們不應該如此做……現在那邊上風了……我們應該叫警察……叫警察，說他私自開墾，強佔土地！糟了！現在……是他上風了！」

他的語音有許多牽制，正好像什麼人把他的舌根拖住；他想使自己的語言，普遍的及到全體的聽衆，所以喉嚨特別的提高。他說到後面簡直是不成聲了。他那語言飛散的

的效力，還不及他口邊的泡沫的爆發；而他聲音的拖搭和凝滯，卻正似嘴角上的白沫一般的漸漸凝結着。

能弟擠在他前面，仰着頭，不住的看着他。我從他的泡沫的飛散上，發現了能弟的沉默的頭顱，在那邊仰乘甘露，我不喜歡能弟吃那些泡沫，正如我自己不喜歡別人用唾沫睡在我的頭上一樣。我擠了過去，牽着能弟的手，要他走到我的後門的門檻上坐；他就隨我走來。

在那里，春舟大伯又說話了：

「現在，他一定去報警察了！……但是，不要緊；你們快把那些短棒和豬刀鎗束好，藏到祠堂裏轉去。警察如果當真來的時候，由我去說話！」

這「由我去說話」幾個字，春舟大伯，特別的說得重；好像要無論什麼人都聽見。同時，立着聽他說話的人們，心中如放了一塊石塊，面上都微微地現出一種歡喜和尊敬的顏

色。

「說一句私話罷！我們用兵器，是見不得客的……兵器是刑事犯呢……這是我們犯虧的……好！現在把牠藏起來好了……警察來時，什麼事都由我擔當……因為這是關於合村的財富……」

春舟大伯講得滿身都是汗，背部的汗珠，已經鑽到白夏布大衫的外面，又開始流動了。他說到此處，就退了回去。

祠堂前的人們，又開始走動起來；嘈雜的聲音，好像和那些人走動，有很高的相關度。在那里，癩頭金是最容易招人注目；因為他本來是很耐人尋味的，而這次的事實，又直接的與他有關；所以大家都追問他當時情形。

多理也很出衆，他說述他用短棒撲擊那個落伍者的環溪人，真是有聲有色。加啓也自述他的鐵尺的利用，如何的輕便與如何的巧妙。而多理最以爲榮，最說得津津有味，

就是他不肯用豬刀鎗穿那個人的背部。

總之，祠堂前的空氣，是非常的緊張。太陽稍或斜了一點西，火熱的光焰，並沒有改殺；樹梢須靜悄悄的凝練着，鳴蟬也沒有唱歌；雄鷄和母鷄們，不丁的在草坦上走；幾隻活潑的村狗，也躺在樹下，深深的咋舌。

我偷偷的問能弟，香桂姊姊在家裏作什麼？他說在家裏嬉。我想看一看他的姊姊，就要求他同我一塊兒到他家裏去。

香桂姊一個人躺在樓上；向南的窗門開着，正可以望見村外的澄碧的溪潭，和隔岸的密接的綠蔭，隱約的綿互着的遠山。

我說：「香桂姊！我來看你呢！」

她立起來喊我一聲秋英妹。

我覺得她出了嫁以後，舉止就有許多不同了。我說：

「你現在的面色，比什麼時候都好呢。香桂姊。」

「不見得罷！——你看我很紅潤，是嗎？——那是熱得發燒的。」她說了微微的一笑，當即就把她的笑容斂住。我覺得對於她已經非常的隔閡的樣子，找不出可以對她說的話。

「你聽見了嗎？我們玉湖人同環溪人打仗。」我說到環溪人，驟然憶起：她是出嫁到環溪的。她的丈夫，也曾到這邊來過。

她說：「剛纔聽能弟說過了。」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我急忙搶着說：

「你的姊丈我看見過呢，生得非常的雄壯；我當時還說笑：『若是和香桂姊打起來，香桂姊一定是打他不過的。』那天在你家裏吃了鷄子麵的點心去的……」

「秋英妹，你的妹妹來叫你了。說：你的父親回來，要你燒點心去。」能弟的母親在樓



下叫，我便立了起來，往樓下走；香桂姊還勉強的送到樓梯頭站着。

我走到家裏，果然父親坐在大檯上，解他的草鞋和破襪。我喊了一聲「爸爸」，就走入灶下燒火。

母親吩咐我去買酒，我走出後門，祠堂前已經沒有剛纔那麼多的人了。

江林公仍舊抱着他的小孫，加裕大伯仍舊坐在那里吃旱煙，做鞋老六很安閒的躺在石檯上；一切的空氣，又沒有以前那樣緊張了。

警察沒有來，一直到天黑了都沒有來，大家期待着的心，於是乎放寬了。

吃了晚飯以後，我和妹妹，坐在母親旁邊，聽爸爸講述他在外兩年的情形。他末後又嘆了一聲氣，說我不是男孩子，不能幫助他出外做事；又說我沒有兄弟對於他的前途，是很空虛。我沉默着沒有說話。

能弟在外面叫，說香桂姊要叫我說話。

滿天的繁星，正如中午的日光，正照在閃爍的沙上，反射到我們的眼簾裏的那麼晶瑩而繁夥。白天的熱氣，已經躲到羣星的背後；涼風隱在樹梢上唱歌。

能弟緊握着我的手，用力的靠近我走着。我覺得他的手有些熱烈的顫動。

這是我的幻覺罷！我覺得在這樣黑夜的道途上，周圍是非常遼曠的，前途是非常空虛的。當我覺着這一種情景時，我的耳朵裏好像有人告訴我，能弟的熱烈的顫抖的手，就是這空虛的黑暗的安慰者。

大概，那時的能弟，也有這樣的感覺了。他愈握緊我的手，愈靠近我來。他輕輕問：

「英姊！你今年是幾歲了？」

我覺得他的無端的詢問，是含有深意的。我說：

「你呢？能弟！你先對我說了。」

「十四。那麼你呢？英姊！」

「我，十六。」

他的幾句英姊，真是一支刺透心肝的鑽，一句句都透入我心的深處。

他愈加擠了過來，我就把他抱住，摟在我的左懷走着。

我好像是超於現實的了，我的心內的舒適，簡直是戴上偉大的王冕，世界是融和了芬芳的花香與柔和的鳥語的春晨，我倆是游泳其中的兩尾五彩金魚了。繁星嵌在深碧的天底，正似我倆游泳着的魚池的水底，嵌着的晶瑩射目的寶石。

香桂姊仍舊在那個樓上，向南的窗門猶是開着。和風從窗口吹來，回復到我的在屋外走時那麼清爽，脫除了剛纔進入室內時的許多混氣薰陶。窗外看不見澄碧的溪潭，澗淨的水聲，是中午時享受不到的天韻。天河從她的屋背橫過，小星填滿了河街，一顆顆細潔得可愛，直掛到南天的盡處，與那些隱隱約約，用遠樹與山影組成的如長堤一般的黑影相接。南大人頭上戴着紗帽，天庭上的帽飾，愈燦爛得出神，穿着朝衣，偏向西面跪着；正

對窗口，禮拜我們屋後的北斗星。

室內的燈光，還及不上兩顆螢火蟲的明亮；因為南風吹得太強，故意把牠放置在箱子的後面，光線更加微弱。

香桂姊的麥稈扇子也沒有扇。多能弟還擲着我不肯下樓。我也不心願要能弟離開。她說：

「英妹！你對我的話沒有說完，你就走了。——你告訴我；他們同環溪人相打時情形怎樣？你說我的他，（她說到這個他時，語音特別的放低，悠久而輕和，我知道她的臉上同時有一陣清風掠過了。）你在那邊看到嗎？你告訴我！英妹！」

我看了她這種說話情氣，我平時的好多話而直爽的特權，早被她廢落了。我告訴她：今天並沒有看見她的丈夫，不過那時他到她家裏看她的母親時，我看到一次，她輕輕的哼了一聲。

她吩咐能弟到樓下去；她要求我今夜宿在她家裏，伴她睡。

能弟還躊躇着不肯下去；我說要回去對母親說一聲再來；她催促我就去；我又要找能弟同伴。

這一次的來往，我覺得能弟的心完全同我的心黏住了。我們倆相抱的走着，一句也不言語；我只覺能弟的心同我的心完全黏住了。

我的母親沒有話，因為我的爸爸新來，要重新鋪眠床；現在更加便當了。

我沒有把能弟的事對香桂姊說，因為我知道她要笑我倆的。

多能還擲着我，他見我可以同香桂睡，也說要伴香桂睡。香桂姊嗤的一笑，說他還同小人一樣的不識情事。我的意思，就是三個人同睡也不妨，因為這張床子很闊；但我沒有說出

香桂姊叫她的母親把能弟叫去；我就去拂了蚊子，吹滅了燈。窗門仍舊開着，夏夜的

涼風，不能有冬天的朔風那樣尖銳與堅實，牠只能在帳子的外面，微微的搖動，不敢驟然穿入。

她說她昨夜一夜沒有入睡，只是左右的轉側；現在雖是住在她從小長大的母家，她總覺得是異鄉，自己是離鄉的孤客。她想要回轉環溪，或者明日差人去叫她的丈夫來；但是她却不敢說。

她還說她的丈夫待她怎樣的好；怎樣她來的時候，送她到什麼地方；怎樣他對她說什麼話；……但是我早含糊着答應，迷迷糊糊的睡去了。

在睡夢中，她把我叫醒，要我到窗口聽那沙灘上的奔騰的人聲。羣星仍是彩燦的閃爍着，西南角的天上，多了一顆如日一般的大星；我張開朦朧的眼睛找尋溪灘的人影，卻被一圈圈的燈光的紅暈遮住；激湍的聲音，更尖銳的可怕，漸漸的把那些石灘磨擦着的奔跳的人聲沖去。

香桂姊說我睡了同死去一般；剛在和我說話，我就入睡了，老死也喊不應。她說：

「我到現在還沒有睡過，連眼角都沒有交接。我以前似乎聽着溪灘有沙沙的人聲，我道不知些什麼野獸在追逐。以後我聽那些聲音漸走漸近了，我就伸長了我的耳朵去聽。我聽他們好像走到水岸了，好像在渡水了，好像渡過來了。我心裏在想：怎的今夜到這樣的更深了，還有這許多人過水呢？我剛想到這里，只聽得外面一陣喊聲，接着就是亭亭碰碰的短棒聲敲門聲，和不堪入耳的大罵聲，以及各種的辨不出的聲音，混做一堆；我幾疑是那裏失火，或是強盜來搶春舟叔的家裏了。我心頭不住的跳，我推一推你，你還是睜的酣睡。以後我聽見我們村裏也有人響了，我樓下的智弟也開門出去了。聽說還有許多人，在大屋廳的堂前打牌，大家都沒有睡，齊聲喊了幾陣喧喊，他們因為來的人不多，所以就退了回去。他們的喊聲真如雷震一般，只有你這位年老而龍鍾的老太婆，福命生得好，有些安靜的睡眠的命運，是喊不醒的。」

我聽了她說的這許多話，以及末後的幾句譏諷的語句，心裏很難以為情；一再追想她和我述說的情景，又使我心裏微微發寒。

我終於轉入睡鄉。

中

第二日下午，我們的祠堂門也大大的開了，許多的人都在那里進出。這一雙門上畫有門神的大門，是不常開的；除了正月如春秋二祀的祭祖；可是今天也開着了。

春舟和肖峯，都穿着夏布大衫，在那邊人叢裏很倉忙的跑進跑出。癩頭金的死屍躺在祠堂門的旁邊的石板地上；他的眼睛還是睜着，左邊的面上有一個很深的刀痕，鮮血流染遍了頭部，轉成紅黑色，將額後的幾根毛毵毵的黃髮膏住。此外胸口、腹部和臂部，都有尖刀的傷痕。而臂部的肉已經緊張得反花；腹部的傷口，還流出一節小腸。大家都很悲



憤的觀看。最後就用一張草蓆蓋上，要把他抬到上祠堂去。

「瀨頭金不是我們的同姓；他是和肖峯屬親。我們的村裏，就是這兩姓的人氏；雖然有兩個祠堂，各姓由各姓自己管理；但是平時總沒有多少界限可分的。何況這一次是對外的呢？是全村的財富關係呢？是全村的名譽關係呢？」

我們的一族，自然是春舟作主；他們呢，不用說是肖峯了。

那邊，多理最激烈。他說：「不是我們把他追趕了，他不是要把我們村裏的人都殺完了嗎？他是預備來同我們打的。好了，瀨頭金已經打死了；我們是小村，橫豎再同他賭死幾個罷！」大家沒有人響了。他又眼睜睜的對着獨眼三說：

「三哥！打死的是你們的兄弟呢？反是你們貴族不倒霉，要我們倒霉嗎？」

「好！不用說了，我們自然是要同環溪人比一個勝負的。」三哥奮前的起來，睜着一隻大眼，好像要把這一隻眼睛睜得比兩隻還要大的。

「三哥不比麻皮加來一般，是隨便說話的；他一說定這一句話，就是『過五關斬六將』，也要把牠魔到多理見他毅然的決定了，就喜得跳起來。」

肖峯雖然是一個文人，卻不及春舟的有魄力；他十分的躊躇着，不主張復仇，要請人正式的講和。春舟知道村人們的勇力是衝天般的，不能再壓了，也想聽憑他們做到怎樣，再來收場，做個結束。

癩頭金是昨夜被害的。他自己沒有老婆家裏只有一間養着蚊子的小屋，和一張板牀。他的父母，早已死了。他做人很好，代人家做事，很勤謹，村裏的人都相信他。因為他家裏沒有帳子，又沒有貴重的東西，所以他就向外關着門，走了出來，在祠堂前的石板地上躺着。這是一處清閒的幽境，又沒蚊子和熱鬧的空氣來苦悶。這是他平常的事，卻不料昨夜環溪人走了過來，竟認定他是個對主；可憐落拓的頭顱，竟做了死罪的佐證。環溪人把他拖了起來，順手在他的臂部一刀，接着有三四個人過來，把他抬到那邊柳蔭外的水岸，

就殺死在那邊了。今天他們無意中要看那些環溪人新開墾的荒地，卻發現了癩頭金的死屍。那邊的石灘上面，已經流了四五大堆的血，鮮血被嚴厲太陽晒乾了，轉成黑色，凝在石塊上，有幾分厚薄。他的死屍躺在那邊，一羣蒼蠅知道了，會集起牠許多的朋友來吃食以外，什麼人也不會知道。他們在那邊發現時，成羣的蒼蠅，已不許人們走近，好像這是他的專利，不許人們侵佔似的，嗡嗡然起來作示威運動。

對於枉死的癩頭金的傳聞，經他們無意間在溪灘發現以後，也如蒼蠅的世界一般的鬨動得熱鬧；那個消息的飛散，真要比癩頭金的臨風的屍臭還要快便而遼遠。在鄰近的村莊，和較遠的村莊的親戚，都上玉湖來問訊，說外面傳聞玉湖與環溪，不久就要開火。村中的勇士，如多理一批的人，都主張當日出兵。癩頭金的死屍，也不要報官檢驗。現在可以先把他葬入白鹽或者黃沙當中，待再打死幾個，將來一共總結賬。

春舟不贊成當日出兵的提議；他說乘人不備，固然有道理；但是即能知道他昨夜來

偷了我們一次營，今天就不預防我們的報復嗎？而且遲一天，我們自己也可以多預備周全一些。

大家都沒有說話，多理紅了的眼睛也退了一些熱度，正如被太陽燒熱了的霞彩，慢慢的被晚風扇涼一樣。

玉湖村的空氣，是茶壺內的空氣一樣緊張；那些人心的惶恐與震蕩不寧，真如壺內沸騰着的氣泡。全村裏的人，都有這樣的感覺；就是金櫻妹的剛纔週歲的弟弟，江林公抱着的小孫女兒，和那些黃的黑的花的村狗，大大小小的母鷄和雄鷄，都不能例外。

在我們的祠堂角頭和各家的門頭間，農具儲藏室裏躲着的稻桶，都抬出來效勞了。牠們是些壓寨的老將，一個個分佈在向南的臨水的巷口，裏面裝滿了鄭重的石塊；要是兩三個疊着，簡直是一座城垣。這是幾個要緊，各處都要有人把守。多理差不多最忙，他儼然是一位總督，跑來跑去的巡察。

靠近香桂姊的那個巷口，一樣的疊着幾隻稻桶，桶內填滿了石塊，那隻新的稻桶，桶外的四個「五穀豐登」的大字，和「積德堂能記置」幾個小字，都沒有磨滅淨盡；這明明還是香桂姊家裏的農具，多智拿着一根短棒，就在那邊守寨。

那天晚上，大家都沒睡；好像什麼大難要降臨的樣子，多能坐在家裏，時常要跑出去看看街上的動靜，並且有沒有奇異的消息。

我因為同香桂姊約定的，今夜也要去伴她，不過我的母親吩咐我做了許多事情，所以出來就遲一些。

路上毫無聲息，我的心臟直提到喉頭，我的足音如幻影一般的引起了巡察的多理的注意，他在我面前閃了出來，問我是什麼人，我的心中明明曉得是多理的聲音，不提防心旌卻跳得愈加厲害，我說：

「是我理哥！」

「誰喲！」他好像還聽不清楚似的更鄭重的問。

「是我理哥！」我不心願自己的名字在自己的口裏說出，再答出一個：

「是我！」

「是秋英妹嗎？你怎麼到現在還要出來走——到那里去？」

「到香桂姊那里去。」

「你不應該到這時還在外面走——女人！」

我不歡喜回他的話，我覺得他的「女人」兩字當中，有許多輕薄的意思埋着。

能弟瞥眼間瞧見了我，就跑了過來，牽住我的手，口裏不住的媽媽姊姊的叫，說我已經到他家裏了，他的母親說：

「唔！多能今夜對秋英這樣好！你停一些不要反轉臉來罵她！」

我覺得她的話有些話外的深意，要使我難以爲情的。我想把這說頭岔開，說能弟不

會反臉的，那里曉得她更加有一個反面的證據；我覺得自己已經說錯了話，不禁臉上燒了起來。

能弟立在旁邊淡笑；香桂姊牽我上樓，赴那和平的女神所召集的睡眠的音樂會。

多智與忽忽的走進來，像一個在酒櫃上吃醉了的酒鬼，手裏拿着爲明日戰爭而磨擦鋒利的尖刀，凶糾糾的放在桌上，閃閃的白光印着燈影，使人生出一種悽慘而可怕的景象；他又把那支藏在門後早被灰塵蓋滿了的「前膛」拿了出去，形式也要使牠擦淨，待預備好了，明日就可顯他和牠的身手。

他的母親說：

「你自己還沒有長成十足，多智！正如一株嬌嫩的茅竹，那里可以臨風呢？這些公共的事情，你只要不落了人後，已算好了；怎麼還要出人頭地呢？」

多智如沒有聽見一般，回頭對他母親說：

「我自己不知道嗎？要你多說！」

說着，走了出去，他母親隨着他走上門首，覺得全村的屋頂，都罩着一層兇狠的網，她告訴多智，要關門了，讓他一人在外面；他沒有異議。

睡神是和我結了緣的；在黑暗中的迷蒙的入睡，好像酒醉後，在落花細雨中看桃花一樣的輕浮與微渺。及到我被香桂姊喊醒時，我的眼簾才接受了清晨的可愛的陽光，聽牠把眼底遺留着的黑暗逐去；心境開了喜躍之門，來歡迎那些戴上露珠的小草上的晨光的跳舞。窗外的流水的歌聲，好像告訴我這睡鄉的羈旅者以悲怨的戀歌，我的心靈像感受一種多方的人馬馳騁的闖入的複雜之感，使我心境一時難以分釋。

震人的鑼聲，已經響着第二遍了；第三遍就要會齊；第四遍就要出發。

我從香桂姊那邊走來，迎面的太陽，剛在我家後門的那株大樟樹的樹上，猛烈的驚人的陽光，已經表示出不是平常的日子；祠堂前的兩邊牆上，都豎着豬刀鎗，約有一尺多



長的雪亮的刀鋒，都張着牙齒冷笑；我覺得一陣寒慄，身上就長滿了森森的汗毛。那鋒利的刀鋒的下面，都繫着一簇鮮紅的，如傳說故事和戲台上所看到的，厲鬼的紅毛。晨風很急燥的吹動了牠，我幻想着一個長滿了獠牙善於吃人的關口，就在那個下面。此外還有短棒和長鎗，都很使人驚怖。

路上走着的人，都如着了魔一般。

那邊多理、多智，都在弄着前膛鎗加裕大伯從前是善於打飛鳥和松鼠的，他在那邊指示多智、多智這小後生，一支前膛，已經把他的面孔弄青了，還要去打仗。

那邊麻皮加來拿着一根豬刀鎗，在試驗着，好像要殺人的樣子，向着來富。來富連連的退避。加啓走上來罵他，說他不應該這樣無誠心。

這邊，保東喝退了一羣小孩子！不要他們來玩弄這些危險東西，同時就開始計算牠的數目。

老六倉忙的跑來，說春舟要多理去一去，多理把洋鎗遞給加裕，走往春舟家裏去。春舟還在家裏吃早飯，他問多理預備好了沒有。

「你去再打第三遍的銅鑼，告訴他們是會齊的時候，不要再延遲了。」

「他們還有許多在吃飯呢！」

「那麼稍爲等一等罷！——你可先去，我吃了飯就來。」

多理仍舊跑回祠堂前。可怕的戰事就要開始了；大家開始恐懼起來。多理要大家看一看，還有什麼人沒有來，不許他們躲在家裏幸災樂禍。

第三遍的鑼聲響了。這是一種帶有辣椒一般的興奮性的謹告，對於那些不慣於吃辣的婦人小子一般的男子，已經覺得太爲過火，而他們的喉嚨的作梗與發燒，和鼻腔裏異樣的刺激之灌通了眼泪的奔流，都使他們有退縮和遲緩的可能。

「吃過早飯了的，都到祠堂前聚會！」

鑼聲反復的鳴着；這句成語也反復地唱着。牠們從村的這邊走到村的那邊。駭人的謹告如濃煙一般的繞着樹梢好久不散。

春舟沒有穿着那件大衫，卻穿了一身老布的短衫，在鑼聲與呼叫聲的中間雜了出來。大家的視線都菌集到他的身上，嘩然圍了一聲：

「春舟先生來了！」

「預備好了沒有？」

「這邊都好了，只是人還沒有來齊。他們來了就可以出發。」

鑼聲還繼續在響，勇往的人們都穿了短衣，縛好了很闊而很堅實的腰帶，一陣一陣的從鑼聲中湧來，各人都自告奮勇，不歡喜自己有怯弱的表示，致人們看出他是一個怕吃辣椒的弱鬼。

一聲震天的鎗聲，震得大祠堂的石壁和大門軋軋的搖動，祠堂外的大樟樹和村莊

外的柳樹梢頭的棲鳥，也隨着駭人的鎗聲四起，直要繚繞到遠山的山谷；而遼遠的山谷的回聲響着時，第二個的鎗聲又起了。

在人叢的頭上，還盪出船桅一般的短棒；棒頭一齊的高低，好比斬了樹蔭的樹幹。豬刀鎗露出一尺多長的鋒芒，若刀山一樣的豎列着，太陽的光線一閃一閃射人靈魂，紅鬍子就在震怒般豎立了。

第四次的鎗聲還沒有響，他們就動身前進了。肖峯和春舟忙着要點一點出發的人數時，可是前面的人已經喊不回來。

他們走過自己的門前，各人的母親和妻子們的口裏都啣着一個梅子，胸甲上裝着一副水堆，眼睛裏的泉水並沒有潰發。可是全身上的冷汗卻流得不了。

多理和加啓，差不多是個少年總督；春舟和肖峯，就是運籌帷幄之中的軍師。多理背着一枝前膛，腰間縛着腰帶，脅下掛着火藥袋和子彈箱，胸口插着一把小尖刀。刀柄圈成

一個圓圈，用紅洋布繞住，露在腰帶外面。腳底穿上一雙棉絲草鞋，可以使牠的運用，前進與退後，上山與過水，都顯出輕便而靈敏。腿部繞着腿布，腓部如躲着一隻小豬，足見牠的精壯。大家都是差不多的裝束，可是總沒有像多理的那樣引人注意。

多智的臉色，已經有些發白；他背着的一枝前膛鎗，特別的高出他人頭上，早被他自己門口的香桂姊和他的母親看到了。他走到自己門前，也不看一看那邊立着的是些什麼人，好像對於他的出陣，是有無意間的禁止與訕笑存着。多能看得發呆，要跟他的哥哥去；多智把他白了一眼，他的母親就把他叫住了。

人馬走完之後，村上非常的靜寂；牠是兼着大水後的悽清與暴雷後的驚恐的兩種情調渲染成的一幅圖畫，有令人置身在千丈飛瀑之下的寒慄與可怕的魔力。

他們走出了村莊，就分成三路；每路又各各分散，各向適當的地方埋伏。

村上的婦人與小子們，都緊張着十分期待的心弦，希望得着一個什麼消息；耳朵也

豎起來，什麼一點微細的震動，都可以引她們出外張望。

野外的鎗聲連續的響了；要是不是先告訴人說有戰爭，他一定疑心清明時節的掃墓的爆竹了；有時竟然隔着許多時候，一點也沒有動靜。婦女們的心旌，正如看着大火一樣；她們不能前去救火，只能在遠遠的異方看着牠的勢焰的兇猛與緩和，而用自己的心弦的緊張與弛緩同牠相應和罷了。

樟樹上的日影，一點點的移動；一朵飄蕩的白雲，忽然遮住那緋紅的太陽，光線頓時轉換。

老六在戰地走來，吩咐大家煮幾桶熱茶。她們問他情形怎麼樣？他只說還沒有交鋒；我們的兵，都在老虎山下。

停了一會，老六又回來了；這一次他代春舟先生找箬帽的，她們問他現在怎樣了。他說環溪人已經在對岸樹林隱出來了；已經接過幾聲鎗聲。

加裕忽而一人一翫一翫的轉來，她們很怕他是受了傷，但是不敢問出，只問他現在情形怎樣了。他說：

「可惡的環溪人，實在太頑皮了。他們知道我們這邊沒有深密的樹林，老虎山的幾株烏柏樹，那裏及得他那楊柳樹林的藏身的巧妙呢？他們都取巧地躲在林中，太陽又照不透，你們又看不到；但是你們一動一走，他到可以看到了。他那邊到現在只有放過兩三鎗，他靜待着我們的動靜，沒有法子，我們又不敢上去；他們又不敢出來，恐怕打了幾日，也沒有一個輸贏。」

「我們大家都沒有戴箬帽的，太陽直照得汗油直流。我老人家橫豎在那邊也沒有什麼補益，不如讓我抽身回來吸幾口煙罷！」

她們還要問他她們自己的親人的情形如何時，那邊震人的鎗聲，又一連響了起來。大家一句都沒有說，加裕大伯說這幾鎗響得特別，恐怕是環溪人出來了。

接着又是連續的鎗聲，在這許多鎗聲中，可以聽出有幾聲鎗聲實在遠而且微，可以證明是環溪人在那邊接戰。

加裕大伯對於吸煙，好像有特別的緣分，雖然他吸的不是鴉片，他要回頭向她們告別時，那邊又是一個鎗聲。可是，這個鎗聲太奇怪了；我們只能想像牠是一種輕飄的，而且是扁平的橫流的發響。加裕大伯很發愁，說不是火藥的不足就是倒坐。但是他仍舊走了。我和香桂走回她的樓上，太陽射入窗內的光線的位置，已經告訴我們是燒晝飯的時候。

窗外的景緻，又是異樣；隔岸橫列着如屏障一般的柳林，葉片滲透淡淡的陽光，覺得還是十分嬌嫩。全個大地，籠罩着帶有殺氣的表情，使人感得心懷不寧。香桂猶景念着她那繫念着她的丈夫所居住的環溪，和她的丈夫。她站在那邊呆呆的出神。她平時不愛說話，猶其不喜歡說及男性的話。她對我說及她的丈夫的事情，她總算是破例；因為她相信



我還是一個可說話的人，雖然說我年紀太輕，不識情事。

她幻想着她歸來的那天，他們醒來，天還沒有大亮，他握着她的手，說不喜歡她到母家去，她回去了，使他太覺寂寞。她也這樣回答，她起來梳洗的時候，他坐在她的面前，眼睛看着她梳頭，他送她到那座小石橋頭，又穿過那座松林，在那個蔭着一株老樹的路亭裏面，他說她到玉湖後，過了幾日就來看她，那時亭外的老樹，被微風吹得拘偻的搖動，好像在告訴他們說，青年人不要太纏綿了，轉瞬間就要衰老；而他自己的凋零，正是他們後日的象徵，她好像感到這不是留戀的時候，不應該在這新婚的一月後就這樣的悱惻而柔情。他回頭看着他走去，又回頭看她，正如她的頻頻看他一樣，多智弟伴着她走回家裏時，她還沒有想到她的母親的渴念。

她想到她的一切，——對着對岸的深密的柳林，和柳樹外的松林，幻想着關於她的丈夫的一切。

我看她看得出神，料定是在想着她的丈夫了。我也不去理她。

忽然樓下發生了一種驚異聲音，她的母親的哭聲，兩三個的男子的嘈雜聲，隱隱之中還帶有呻吟聲，混然相和，傳到我們樓上。我知道有不幸的事在這種聲音中發生了，我的心頭便蔓延着一種不可言說的恐怖，香桂姊也被一種聲音打醒，我倆一同走下樓來，只見老六背着多智，加啓跟在後面，走進門來，多智的左臉燒得漆黑，正如塗上一臉的黑黴，連那眼珠的地位，都不能清楚的找出了。左耳的耳輪，微微的在流血；血痕延長到頤上，造成幾條河道，在黑色的面頰流過，好像黑雲中的閃雷。一部分的斜披的西髮，已經變成黃色，圈成許多小球，退了許多地位。肩頭上的衣服和領口，也燒了幾個細孔。這都是他自已放的前膛倒坐了火的傷痕。

多智的眼睛是微微的閃着，臉上飛舞一種淒慘的情調。他那種倔強的氣概，和自傲的表情，現在正如兩隻捉入網內的野兔；雖然牠不住的要跳出這個網羅，但是牠的能力，

却只許仍舊如此母親的心，自然沒有這種懷抱，但多智的過敏的神經，雖然沒有聽他的母親怨語和誹謗，甚至於輕視或冷淡，他總覺得他母親告訴他「不要太想後生做了，少年人」的幾句話，是在他的耳膜外敲門，他不敢說出傷口的那樣痛，就是套上這種心情的面具。

多智躺在他自己床上，老六和加啓早已歸去了。

香桂姊覺得這是一樁不幸的事情，對於多智的受傷，似乎還是什麼更不幸的事的預兆，我因為多智的冒火，却聯想到能弟的同他哥哥的相反的性情，我想若能弟的鄭重將事，定沒有這種冒失。

他家中沒有一個流淚的，我更無從爲他心酸，雖是她們的心覺得是酸的。

多能不知從什麼地方聽來的消息，說環溪人已經兩個被我們打死，還有幾個被我們打傷的，香桂姊聽着環溪人打死和打傷，又怔怔地心酸。

多能牽着我的手對多智與他的母親和姊姊說話時，外面忽有一陣嚴重而嘈雜的喊聲（直比山崩地陷還要驚人與震耳的喊聲，直可以喝得山也崩了地也陷了的喊聲）傳來。我們呼吸都被牠塞住了。這是很可以給我們以推想的事實，那一定是短兵相接了。這種聲音與推測，很使我的心地不安，尤其左右為難的是我的香桂姊。她的臉色已經和那喊着的聲音，高低曲折的轉了幾轉了。

喊聲又漸漸的停止下去，這是我們推想着他們停止的時候，我們剛默禱着不要傷失任何人的生命，但是那悠長而悲哀的婦人的哭聲，已經在村上旋繞了。三哥的老婆，她聽着傳聞，說她的丈夫三哥已經被環溪人轟死，她就哭了出來，要上老虎山下去。這是誰也不能阻止她的事，這是她的儘有的自由，神聖的生離死別的重要關頭。

但是當她帶着哭聲要上老虎山時，他們已將獨眼三抬回來了；他並沒死，神氣也很清新；不過因為淌了一大堆的血，面色覺得很沮喪。跟着獨眼三的後面，又抬來兩個受傷

的人；一個的額受了前膛鎗，只微微刮去了一小塊的皮肉，子彈也沒有透入腦壳；但是當時却是昏倒了。還有一個是比較三哥的傷，更重要一點，因為三哥的傷處是臀部，而他却是肋骨的下面。

村中的路上，已經染了幾點血跡，各人的心中，大概也是一樣的渲染那些鮮紅的血痕了。

從偏於東方的太陽變爲無偏無私以後的不久，牠又轉偏於西了。勇往的兩方的人們，不知道被誰驅使了的人們，已經餓了半天了。雖然他們的家裏，或者有一些麥餅送去。雙方經過了這次喊之後，環溪村的人們，就退了回去；其實，照他們說，是我們這一陣喊聲趕了去的。這個，我們可以不管；總之他們已經收兵了；我們的心也可以放寬一些了。據他們確實的傳聞，環溪村的確被我們打死三個人，其餘受傷還不知多少。而我們這邊，却一共只有四個人受傷，打死的人，却半個都沒有。

據多理說，那邊被打死的三個人，兩個是他親手打死的，一個是他看他在楊柳樹叢隱了出來，却不知道多理的火藥已經上好了。他打傷了還會走，但是不上三步，就跌倒了。還有一個是在這邊的烏柏樹後面，那株烏柏樹是縛了一身的麥稈，穿了簍衣的漁夫一般的。他隱了進去時，多理早已看見；他料他不久就要出來，就瞄準鎗頭，一鎗就中在他的胸口倒了。至於還有一個呢，那就這一次最後的喊聲中短刀相接時，保東把他穿死的。因為那人很奮勇的追過來，要穿獨眼三，三哥雖被他穿着，却不料自己的生命，已經掛在保東的鎗頭上面了。

另外，他們還各自說環溪人死了多少，但是都沒有的確總之環溪人除了死人以外，而所得受傷的人的報酬，却也不在我們的下面。

晚霞好像一天的血泊，一塊塊在天海飄浮；我們村上的驚恐而悲酸的情調，正如一縷縷灰白色的濃煙，遲遲地在霜晨的屋背旋沒。

這是什麼景象！被傍晚血泊一般的晚霞帶着一種殺伐之氣所籠罩着的！這是何等令人可怕的情形啊！

下

第二次的正式接戰又起來了。

這是距離多智自己冒火受傷的那次戰爭之後的第四天了。一切的佈置與設備，一切的器械與人馬，都要比前次多一倍或多兩倍；而他們心中懸着的可怕的重累，也要比前次多幾倍或者幾百倍。

托了祖宗的蔭福，和全村的龍脈的祠堂基址的風水，在前次戰爭，才沒有死了一個；雖然有幾個受傷，但是人數很少而且傷勢都是很輕。

可是，環溪呢，環溪是不得了。據外面的謠言，說環溪已經被玉湖打死的人有七八個，

而受重傷的有好幾十——稍微受了一點微傷的還不算。這種可怕的謠言，對於人丁充足錢財富有的希求得有最好的上風的名譽的環溪人，簡直是教唆他重新挑戰的呈請書；而對於我們玉湖，更是一顆痛嚇的炸彈，和弄得人們驚恐無着的鉤魂旗。在那天戰了的晚上，我們就從許多隣村戚友的慰問口中，聽得環溪人大有非得剿滅玉湖不止之氣概的消息。

第二天早晨，我們都立在屋後的溪岸，遠看那隱隱的樹林裏如螞蟻一般的移動着的環溪人，他們張着一面金黃色的綢旗，在隨風飄展，好像在代表他的強悍自高的氣勢，料定我們玉湖人不敢重與抵抗，而故意裝出挑撥你去接戰的樣子。那邊的軍隊愈走近了；他們走出了榛密的松林，踏過了青碧的草坦與種有大豆的田岸，再穿過了多蔭的柳林，在那個沙岸遊行。炮聲一鎗鎗的時常穿過我們的頭後，而撞動了我們懸掛着的恐懼的心房。他們這一種大膽的示威運動，使我們只有深深的躲避與退縮。



我們不敢立在容易被人看見的溪岸，也不敢容易被人聽見的大聲張皇，我們都緊閉了板門，伏在門隙中間窺探。這正如一隻避難的狗，逃入自己的洞內，又回頭去張望那追者的情形一樣的可笑而可怕。

環溪人知道我們不敢出去，只重重的放了幾聲冷鎗，又巡迴一般的回去。

這是給我們以太難堪而可怕的暗示；更可以證明那些友誼的慰安者所帶來的消息的不錯，和環溪人的自高自大與好勝的心理。

多理看得急煞了，在村上只是跳：

「怕死鬼，就一定要打死了嗎？打死就給我先打死，我做先鋒！我當頭陣！我充敢死隊！」

他這樣喊着時，許多好勝的後生，已經被他打動了。於是他的後面就跟上許多人，像加啓、加來、保東和其餘最出死力的許多人。

全村的灰了的心，又被他扇熾了；埋葬了的好勝的勇敢，又被掘起了。各人的心裏都有點動搖，多理又奮然的狂跳而且喊得聲都沙了。

「况且又不是我多理一人的事情，就是讓環溪人走來把我多理的頭砍了，把玉湖的房子都燒了，把新漲的小溪灘完全佔去了，對我也沒有相干。我是爲大眾的喇！我是爲玉湖的喇！怕死的！我是爲玉湖的名譽與財富的喇！」

在大衆的心中，差不多是無疑了；——要對環溪重新接戰。

畢竟是春舟老練而耐心一點，因爲多理在頭上跳躍的火，沒有一個可以壓他，而春舟却只要一句問話，就把那撲不滅的熱火撲滅了。他說：

「是的，我也這樣想；只是環溪的人本來比我們多，現在又有他的隣村的助戰與借兵，我們這幾個螃蟹一樣的人馬，還不被他捉蝦配酒一樣容易打敗嗎？」

多理一時被這個疑難壓住了，這好像一塊鄭重的石塊，壓在身上，很不容易脫離。最

後，春舟決定，也要借兵。

自然，借兵只有向同姓的村莊借，因為我們都是同一個祠堂，或者祠堂都同一個字。那天晚上，早就有人在打掃祠堂的橫廂；祠堂的東面的長久沒有噴過青煙的煙囪，也借春舟家裏拿來的二石白米，揚眉吐氣起來。此外，還要先宰兩隻肉豬，他們在村上選擇着的一隻，就是我母親所養的那隻大白花。

我的母親，因為我爸爸做的生意，是一年兩年不歸家的；家中的應時費用，他又不能隨時寄到，所以我母親差不多看着養豬是一大宗的儲金的。有的時候，我們甚至於糴米的錢都沒有了；但是，要是有錢來，母親寧可先糴糠。她說，我們自己命苦不要緊。只要不會餓死總可以勉強的。而這隻豬呢，却不能餓了，餓了就瘦了，要少了許多收入。

這次他們要選着我們那隻大白花去宰時，我的母親猶遲疑不肯。但是他們一定說，這是公衆的事情，是不能爭執的；——就是爭執，也歸無用；——因為大家已經選中了我

們的大白花是最肥最胖了。

我母親帶了一種說不出的悲哀，呆呆地沉默着，讓他們把牠在圈裏拖去。這真使我母親十分爲難，——莫說我的母親，就是我幫着母親，一桶一桶的把牠喂大的毫無金錢的觀念合雜進去的心情，也覺得他們是過分。就是那時我的唯一的小弟死了的悲痛，對於我母親的打擊，也不過如此罷！

夜半的時候，我忽然自己醒了轉來，追尋我可怕的夢境；香桂姊問我怎的今夜破了例。我說好像有一個人，在夢中叫我醒來的樣子。她吩咐我不要響，靜聽這沉靜的黑夜對我們耳語些什麼。霎時間，我聽得許多的脚步声，從遠處響來，正似銅鍋上走着的一羣逃命的螞蟻。我疑心又是環溪人來偷我們的營了，可怕的癩頭金的血漬的皮面，就在我的眼前出現。那種聲音漸漸的近來，我才在牠的強弱與高低身上，玩味出牠的位置與聲色。我決定那個聲音，不是在我們的村外，而在村內；而且他們的舉止，也帶着不甚張皇的躲

避的和衷共濟的情氣。香桂姊也這樣決定，她說她不歡喜這樣做。多理那東西，簡直是搗死鬼。她說她這幾日簡直沒有一日是舒服，她聽到打仗，尤其是同環溪打仗，就好像把自己的心肝割了出來，提在手裏，在北冰洋的冰山上面走。她對於多智的受傷，也覺得是無爲的天譴。

天還沒有亮，又有什麼人要敲門捕雞了；雞聲叫得很是悽慘，好像要把我們從睡夢中叫醒，好去援救牠的生命的危險。那人手裏的待殺之雞也不止一隻；他是從各家捕來的，要拿到祠堂，款待那些同姓的深夜的來客。

兩姓的祠堂裏都住滿了助戰的同宗，而尤其是我們的祠堂特多。

他們都有自己帶來的兵器，像後膛鎗，玉湖人所沒有的，是有五枝；其餘：快五響也有一枝；前膛鎗念五枝。而且他們都是好打手，——能夠打飛鳥的。他們又個個都是很精壯的男子；——就是徒手擊搏，恐怕兩個也打不倒他一個。

雖然這許多的援助的來了，在我們的心中增加一種預期的必勝的喜悅；但是，在同時的另一方面，却在我們的心坎中，搖動着幾百個的毒蛇的紅舌頭。許多的人們，正如我們一樣，不敢違反大眾的意思，看他們預備這樣，設置那樣。他們要用破舊的木板與竹片，乘着深夜無人知時，將那些環溪人所要走到的要阨的地下掘成一個深邃的圓洞，然後把尖利的木板裝好，上面仍舊蓋好原來的草色。他們也要用破舊的被絮，拿來浸在水裏，待牠的各部分都吸飽了清水，同飽和了的大海棉一樣時，拿了起來，掛在有力的如牌坊一樣的木架上，預備着打仗時，可以做一個隱身的屏障。他們還吩咐了許多說話，如火藥應該買多少，子彈應該買多少之類。總之，他們是一個有條理的計劃。誰可不佩服他們呢？

第二次的接戰又開始了，這次多了二倍以上的參戰的人。

當他們拿着兵器，凶糾糾的武裝起來，走出村外的時候，家屬的女人們，也和前次一樣，懷着恐懼，立在門首看着。她們向老天與祖宗祈禱：

「天呀！有靈有性的祖宗呀！」

「你們幫助着我們得到勝利罷！」

「少數的死亡歸諸我；

「多數的受傷歸諸那環溪人罷！」

這是一個奇怪的禱告，要死亡歸諸自己的禱告。但是他們已經想透了；戰爭是沒有受傷或死亡的，而死亡可以有價命的經費的收入，受傷却不過是受了要死不死的苦痛。

這一次的戰地，却不是前次的老虎山下；因為在那邊作戰，實在沒有好的地方可以進攻與退守。

大兵出去之後，不久就有許多震耳的炮聲，在婦人們的預料中，知道是接戰了。

香桂姊坐在樓上，沉湎在悲慘的愁思之中；她的空虛的胸懷的門內，緊緊地關閉着

對於戰爭所感受到的不安，和別離而獨居的孤寂的悲苦，她不歡喜那些討厭的鎗聲來敲她的心門，正恐牠觸發了不安和悲苦，使牠們來蹂躪她的心田。

村上的婦人們，都用她自己的心把她的丈夫或兒子的生命扶住，她恐怕惡魔在他們的頭上回旋着，正如強悍的老鷹一般，轉瞬間把他們的生命啄去。

她們期待着的心弦，緊張得將要爆了。

她們的噓氣與悲嘆，和期待着勝利的虛榮，合上那些同情的骨肉的愛，繚繞出屋背的青煙，來燒那麥粉的旱糧和茶水。

村上沒有留着一個十六歲以上的男子，那些從同情之愛與骨肉之愛間所發生出來的送點心送茶水，當然是小孩或女子了。

我的父親前次沒有去，他們都罵他躲懶，對於公共的事業不熱心，他對他們說剛在異鄉作客回來，路途上有些勞頓所以沒有追隨他們之後，以後自當爲公衆效勞。可是這



次，就推托不過了。

我父親的茶水和點心，當然是要我送的了。母親的膽，比我還小，妹妹平時連聽放爆竹都要掩耳朵的；這幾天，她簡直不敢出來。我提着一手的紫砂茶壺，一手的小竹籃的麥餅。那些麥餅，我想是母親的心肝做在裏面的；而母親的心肝，却帶有眼淚的酸氣和熱汗的鹹氣與悶氣——那是代表着她的恐懼與悲哀都向肚裏流的意思。

多能這幾天常要跟着我，牽着我的手；現在又要我帶他一同去。反而他家裏倒很閒了，多智躺在床頭，能弟是年紀太輕，所以倒不要耽心。雖然香桂姊是很愁悶的，但她是爲着別個原因。多能要代我拿茶壺，我只許他拿竹籃，因爲茶壺，我恐怕他打破了。

村上總是充滿一種殺氣，這一種氣味是辣人的火藥氣和澀口的血腥氣所混成的；同時，也充滿了一種囚牢裏的驚恐與斷頭台上的肅殺。

金櫻妹也要送點心去；她沒有茶。她送的點心比我的多幾倍。牠有二個哥哥和爸爸，

都在那邊，她的眼角還是紅紅的，面上留有幾道泪痕，她說不敢去送，她的母親就罵她，說要告訴她的父親打她。她現在手裏提着那個竹籃，還是在顫抖的；我是不敢說她是提不動而顫動的。

她與我們同走。

現在我們須從村後的小路走。那邊走着的人很多，他們都從各處來的，來觀戰的。我走過那三株大松樹的墳墩，又走過春舟大伯那坵八石的田岸，才走到那株雷打了的剩有一半的老烏柏樹，那邊還有許多人，最遠的我就不敢過去了；因為再過去，就要俯身在田岸的下面爬。

我遠遠的望上老虎山的山頂，那邊滿山都是看戰的人；他們有的張着洋傘，有的戴着箬帽；他們的衣服的顏色是白的最多，青的和黑的次之。他們在那邊蠕動，如一羣螞蟻。我用我的手，提着我自己的恐懼的心；我向戰地望去，可是看不到幾個人。驚人的

鎗聲，我是一連聽到的；及到我回頭尋找時，却只有幾縷青煙。

那邊的一個帆布的溼被絮的架子，也孤另豎着；我在牠的下面，找不到一個人影。

我只能在不意間，忽然看一個從這邊爬到那邊，或者從那邊爬到這邊。我在疑慮間，我的父親走來了。那邊村裏送來的東西，都放在那里等他們。

父親並沒有拿洋鎗，他的兵器是豬刀鎗；他說他伏在那個高墳墩的後面，沒有移動過，一直到現在。他說他伏在那里很危險，許多彈子在他頭上飛過，或者跌在他的旁邊。他形容彈子在他頭上飛過時的情形，真使我戰慄。

鎗聲是繼續的響着，父親一面吃點心，一面在述說他的所見。忽然有一回使人注目而悲痛的情景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了。那邊爬行着一個男子，同時他又拖着一個受傷的人。他們不敢立起來正直的走，就是受了傷了，也不能使敵人看見，只得順勢放在地上。拖着那受傷的人，正是保東。他的鎗傷是在肩部，子彈從這邊飛進從那邊透出。當時他自己

用地上的泥土，抓了一抔，放在傷處；以後就暈去了。現在那些血流，把泥土滲透了，分不出是血是泥。又經那人把他拖來，向下的傷口，在地上磨擦成更大傷痕，蔓延到背部。

我不忍看這個，我就牽着多能回來。

我還沒有到三株松，我忽聽得老虎山上的人們的異樣的聲音，我回頭看時，他們已如螞蟻一般蠢動，各各向後退散。我走到村裏，保東的受傷，已經有人傳問了。一會兒，兩個人抬着保東進來，婦人們看着發呆。我剛走進家裏，母親問我爸爸好否。我還沒有回答，可怕的消息就追到了。

「秋英！你的爸爸受傷了。」

我起初還不相信，我剛才看見我的爸爸很好，母親也怔住了。

「秋英！你的爸爸受傷了！」

這明明是一個實在的報告。於是我的母親的眼淚直淌着了。我自己呢，也流着辛酸

的眼淚。我不知道我的眼淚是爲爸爸流的，或是爲母親流的，甚至於爲我自己流的。總之我的淚直流得辛酸而悲苦。

母親當即就要追去，但是受傷的父親抬到了。

父親的左腿受了後膛鎗的子彈的傷，鮮血還在滾滾的流下，他的傷痕，有兩個指頭並着那麼闊，一隻手掌那麼長；所微倖的，還沒有損着骨頭和留住了彈子，因爲這一顆彈子是從他的外邊掠過的。

母親一邊哭着，一邊燒湯給他洗滌；父親還要做好漢，母親才止了哭，含着眼淚，我說：「父親難道是喜歡受傷的你——也是不喜歡出去的啊！」

於是父親的眼角也紅了，母親又哭起來，我和妹妹也哭起來。

能弟見我們一家都哭着了；他也哭起來。我要他回去，把他送到門口，他跑到家裏，看不見一個人，多智躺在床上睡着了。燒黑了的面孔，今天更加發腫，使他瞧着發怕，他不見

母親就哭了起來。哭聲震動了樓上的母親和香桂，她們在樓上喊他，他不肯上來，而且多智也醒來要茶了，他的母親就走了下去。

樓上仍舊只有香桂一個人了。

這時的鎗聲，似乎就在她的窗外；她被好奇心所引誘，走向窗口觀望。

啊！那是短兵相接的可怕的時候了，怪道現在的鎗聲這樣響得近來，這不是退步的表徵嗎？——那末，玉湖已經戰敗了呀！

——啊！愈加近來了！看呀！他們相差着簡直沒有兩丈多遠了。天！殺機就在這一瞬間了。

——那些不是環溪人嗎？啊！三個，四個，六個，呵！他們好兇猛呀！

啊！他們接觸着了。那個不是多理嗎？啊！他跑的多危險啊！怎麼這邊只有他一個人在跑呢？呵！兩個！三個！危險呀！那人放鎗了！

青煙起處，當那可怕的鎗聲送到她的耳膜時，那顆彈子也到她的旁邊的窗門上陷入了，她的眼睛，在一警間，就告訴她生命的危險。她震驚着眼前就變成黑暗。她的丈夫，面上留着許多血漬的形像，就儼然的在她的眼裏閃出。她惶惑着；一會兒，覺得他在那個路亭上送她的行；一會兒，她覺得他倆的新婚後的甜蜜的情話。她不能明瞭這些感覺是什麼現象。

她瞪睛看時，那真是她的丈夫，不錯的，那剛才放鎗的，就是她的丈夫。她的心頭，跳得利害。她幻想着這是一個惡夢，不是事實。

——啊，你還要追呀！你不要太勇敢了！這邊有伏兵呢！別要再追了罷！

——阿喲！危險呀！又放鎗了！天喲！多理，是多理，中了鎗了。

——還追過來嗎？阿！不得了！跌一個！兩個！跌！阿喲！這是什麼地方喲！

——阿！怎麼走不起呢？你們的力量沒有了嗎？你們這樣搖動如一隻吊在地上的老

虎起來呵！那邊的人來了。

——怎麼你又要開鎗呢，先走出去不好嗎？

她的眼睛又昏迷了，她不能看見什麼。她覺得有人在捉着她的頭，陰森森的白刀在她頭下飄過。她顫慄着，她的心膽碎了。呵！那是什麼一回事！

她眼見着她的丈夫陷在那個虛設的陷阱裏走不起來時，那顆殺星就在他的頭上照耀了。那里閃出幾把長柄的豬刀鎗，雪白的利鋒，遠遠的張着惡口在笑。牠好像笑着她的命運，她的丈夫已經在牠的支配之下了。

——啊！多麼殘忍！我的天！呵！他流的血就是我的心肝跳出來的呵！呵！胸口！够了罷！脅下！面部！腹部！——殘忍的流血呀！

這是玉湖人的埋伏；但是也是環溪人的墮計。

她的丈夫的同伴，已有兩個帶傷逃遁了；但是他呢，他在那里流血。鮮紅的熱血，潰泉



一樣的湧起；牠將要直射太陽，散成殷紅的霞彩，騰騰然把滿天的光明罩住，洒下迷蒙的一天的血雨。

太陽如一夥殺星，照耀在沙漠一般的沙灘上；灼灼的細沙的眼，正似隱伏在地下的鬼火，

始豐溪染着可怕的鮮血，滾滾的激出絕調的哀音，滔滔然泛成血河的霞彩，和那立在旁邊靜悄悄地瞧着的柳樹上的鳴蟬的悽厲的哀聲，與那覆在頭上的沉默着的愁容的天空裏慘雲的消魂的色彩相映和。

——啊！殘忍的流血呀！——我的他！——怎麼他們又拖他的死屍呢！呵！——  
她如墮石一般的，驟然不省人事，跌下在樓板的上面，

可怕的響聲如墮牆倒屋般的，對於她樓下的母親，正似一個疾雷一般的巨彈她拋了受傷的智兒的看護！却發現了窗下的香桂的死屍。

一切的空氣之中，都籠罩着粗厲的恐怖之網，和倒垂着尖利的死神之刀。  
世界是被黑暗所佔領了；惡魔穿着黑暗之夜的魔衣，在一切的空氣中，用粗厲的恐怖之網籠罩人生，和尖利的死神之刀對待人生。

## 尾聲

祠堂前的那株大肚皮的老樟樹，蓬着一頭陰森的頭髮，隨着猛雨和狂風的顛簸，蕭蕭然如一個瘋人的發怒。在牠的下面，滴着許多不自然的無次序的石塊那樣大小的雨滴，正似瘋人洒着的眼泪，深深的要滴穿那個飽含怨恨的草坦。

草坦的遠處，當我家的後門正對過去一箭遠近的地方，埋着三個已死的人的屍骸和靈魂，那就是癩頭金多理和那被拖過來的香桂丈夫。

暴風雨不住的下着，老樟樹瘋病一般的爲他們垂泪，那三個新鬼的頭上，一同堆積

着一個高高的土墩，上面已經搖曳着嬌嫩的小草。

他們的奇異的攝合，很使香桂姊的不安。因為他們把他從溪岸拖過來時，就當作玉湖人的死屍，放在祠堂前的右面的石板地上。他們把他和多理的死屍一同陳列着，再并起日前沙葬了的癩頭金的屍體，希圖環溪人償命；而環溪人的被他們打死要向他們索命的，也可藉此抵消。這是一個苦心的剝毒的計畫呀！

香桂姊在昏暈之後醒來，聽說祠堂放着兩具死屍。她如有鬼神指使一般，丟了幽居的騙人的名義，跑往那可怕的人叢中擠看呀！那與多理一同躺着的，睜着圓睜的兩目，塗着滿身的血漬的，確是她的丈夫呀！

他們不許她哀哭，因為她的哀哭，要引起人們的疑忌。

她含糊着哭着一聲「兄弟！」就投入他頭懷中；用力的摟住他，好像要鑽入他的心裏的樣子。她的眼淚直流，滔滔然直欲把他的屍身漂去。

她的眼泪流過了他的屍身，滲透了他的血痕斑斑的衣服，再染着那貼着屍身的石板。——屍身在石板上印了一個人影，一直到了現在。

是暴風猛雨的使人感到吃辣一般的夏夜，是細雨連綿使人感到吃酸一般的春朝，是黃梅時節的淒其，是白雪漫飛的悽厲，我們都可以在祠堂前的右邊的石板上，看見那潮濕的冤鬼的人影。

是瘋人一般的樟樹的流淚時，或是瘋人一般香桂姊的流淚時，我們就可以發現那個人影了。

一九二四，六，五，上海。



## 風湖的人醉



## 醉人的湖風

當那清晨的鐘聲伴着曉霧在林表迷濛，初升的旭日映着朝霞在山巔躑躅時，我早已破了向日晏起的慣例，穿上夏布大衫和紫色皮鞋，問同居的友人匡君拿了五個銅元放在袋裏，就匆匆的戴上草帽往城內代友人的功課去了。

我們同居的人，差不多都是囊空如洗。昨天的廚子，竟然不送飯來，使我們絕食，因為我們幾次答應把錢給他，到了日期，又是不得已的失信。我是個寄食的人，覺得廚子討帳的急迫，也很難堪，雖然他們對於我都很客氣而沒有另外的閒言。我到杭州的時候，從四等車裏鑽出來以後，穿上一件用報紙包好的夏布大衫在身上外，腰包就只剩有六隻角



子了。微幸得很，我就在區和江他們包好的兩客飯當中，添吃起來；在他們雖然是一個不費之惠，但是我能够在意外的超出生活維持費的困難，卻不能不感謝他們的厚惠了。

區很同情於我！他知道我今晨須得趕到八時的代課；而我們的住所和我代課的學校的距離，卻遠在十餘里以外，要是步行而去，非足足的一點鐘不可。但是，我又沒有錢可以坐車，我只可起得早些，犧牲了早晨的稀飯不吃，到路上肚飢時，再買一點點心吃就算。我臨走時在區君處拿來的銅板，就是預備着買早餐的。

自然，我這樣的穿戴，在西湖的岳墳前面，是很容易引人注意的。划子，車夫，都遠遠的走到我的前面，殷勤厚意的攔住我，問我要不要小船或是車子。實在，他們只能看見我外表的裝束，那里曉得我精神上的窮極呀！又那里曉得我大衫裏面的襯衣如何的破碎而陳舊呀！他們更不曉得我這一件徒有其表的夏布大衫，是典質了棉袍和夾袍的成績品呢！

我一隻手插在衣袋裏緊緊的握着五個銅板，而且挨步的數着。岳廟的粉白圍牆底下，擺着一攤買炊飯的桶具；幾個車夫，坐在車子的踏板上，兩手捧着一塊炊飯，正似一隻猴子似的咀嚼。我計算着銅板，正要走過買些充飢時，卻被那兩個攤前的車夫殷勤的追了過來，把我截斷了。我要回報他們不要坐車，卻不得不斜睨着炊飯避走了過去。

經過鳳林寺的門前，兩旁夾植着的棗柏蔭下，還沒有漏下一線陽光，我到很心願脫下大衫，在那石橋上重新仰臥一下。我想到初到杭州的一夜，獨自一人，繫着短褲，穿着汗衫，慢步的走入林中，仰臥在那石橋上狂呼的時候，引得許多村犬的狂吠，和好事者的聚集，到還覺得適意。不過他們送給我奇異的注視，我卻只能當做樹蔭縫中的流螢，和沉默的湖面中的一二燈火，那麼輕易的放過了。

我匆匆的走着，馬路上尖鏢的沙礫，一顆顆從穿破了的鞋底跑進；我不能不穿這雙破了的紫色皮鞋，因為除了皮鞋以外，我只能穿一雙杭人所謂涼鞋兒的蒲鞋了；而涼鞋

兒當然配不上大衫和草帽的，（雖則草帽也說是草的）所以我終於穿上我漏底的紫色皮鞋；何況牠的鞋幫還整全着沒有破碎呢？可惡的沙礫，牠一定要與我為難，戳穿我的漏洞；其實我也是莫可如何，不是不識穿上美好的皮鞋呀！

我很想把這許多在脚底打擾的石礫弄出，但又恐怕在人多的地方，脫出一雙露了後踵的洋襪之難以為情，於是又忍痛的走着。

路途還是這麼遙遠，路上招呼我生意的車夫和划子，還是這麼殷勤，我脚下的皮鞋，還是這麼難走；我自然是很希望坐了車去，一面可以省了我步履的艱難，一面可以表明我代理教員的身價，而尤重要的，是可以免得另外的許多車夫們的攔路打攪。

我對於路上招呼我生意的車夫，已經漸漸發現了一個辭讓的新法。以前，當他們匆匆把車子拖到我面前放下時，我就很起勁的不敢正視走上，他們反倒疑心我是老杭州，不要問車子的價錢的；及到我又匆匆的走過時，他們才從失望當中又長了一種怨恨。我

想這是很不好的，我不如預先對他表明了我是沒有錢坐車的，他們總不會由我的失望而怨恨。我變了一個新法，第二次在抱青別墅外面，對付那個起來招呼我的生意的車夫時，就大聲叫着：「腰包裏沒有銅板的！」同時就在身邊拍了一拍。但是頑皮的車夫，卻誤解是我同他說笑，假張着笑臉向我說：「沒有銅板，角子也一樣的，大洋也一樣的，鈔票……」的一大篇，反是弄得我糾擾不清了。我經他這樣一來，又只好抱着滿懷的羞愧避開。以後，我才無意中發現了一個更妙的新法，當車夫們前來的時候，我就笑着同他們點頭說一聲：「謝謝你！」或者猛然間，和他鞠了一個深躬，他們就離開了。我不知有什麼緣故存在，但我的試驗，已經很有成績的告訴我的成功。

對付車子的方法，雖然已經發明出來，但是陌生的路途，卻也容易墮入八陣圖內。我所代理的學校，雖然有C君伴我去過，但我今天卻不能繞道而走。我躑躅着在異地的冷巷中，人世的淡漠，飄泊的淒涼，已如強醉者聞酒味而即滿腔酸辛了。眼見得人家家人

的團聚，兒女的天真，恨不能我即時死去，若我這樣被社會隔離了的畸人，毫無什麼愛情、友誼的維繫的流浪者，雖然猝然暴死在一條稠人廣衆的路上，也無一人能够爲我悲哀而下泪的。我問了幾次的路程，他們只能告訴幾個向東向西；喲，在新客的異地，就是向東向西的方位也不容易辨認喲！

我不知是什麼時候，我也不知所走的是什麼地方；我心頭的哀火，已青烟迷濛的，熱氣蒸紅了我的面頰；我已忘記了我是還沒有吃過早餐。我的兩腿，經我這樣馳跑之後，正似拖了一塊壞了的蹄鐵勉強馳騁後的馬蹄；喲！人生的道上，我總算掙扎到最後了，即是有什麼天禍，要我中途夭亡，我也總算盡了我的心力了喲！

在我倦態惺忪中，牆角的旁邊，又是兜出一部車子；我無意中間了一聲「S學校的價目。」

「S學校，去罷，八個銅板。」車夫就把那車子放在我的面前。

「五個銅板。」我回頭就走。

「七個，七個……六個。」車子還是跟來。

「不要！」我想到身邊只有五個銅板，而這五個銅板，還是須待買早飯的。

「好，坐去罷！」車夫跑了上來，答應了我，仍舊把車子放在我面前。

這到可使我爲難了；我躊躇了再四，臉上現出陰慘的顏色，終於坐上了。我不能聽車夫咒罵，我不應該在車夫面前失信。嗚！我怎麼剛才這樣輕嘴呢？我走到現在，足足總有兩點多鐘，我竟然能夠隱忍着這樣遼遠的步行，怎的不再勉強呢？啊啊！錯悔！錯悔！

車子在一條短短的小巷走了出頭，再是一個小小的曲折，我的位置還沒有坐得定穩，已停下在[S]校門前了。我匆匆的走下車來，不敢向着車夫正看一眼，把五個銅板完全給他。我平時很曉得有新來都會的鄉人，是如此這般的被車夫做阿木林的，現在竟輪到我了。我的心中又是慚愧，又是難過；我簡直不應該來的，我代什麼教員呢？

IS學校的門鐘，剛走過了八點；我想就是遲了五分鐘到校，總還可以說是守時的，而且我又是遠道。我假裝很高傲似的，走進他們的辦事室；那邊只有幾個學生，我問他們有沒有上課，他們都沒正式尊敬的回答，我摘下草帽，呆坐了片刻，額上的汗珠，漸漸高到蠢蠢的流動；我自己起來倒一杯冷茶，一口口的喝下。當我在喝茶的時候，房裏的幾個學生，忽然切切私語的笑了起來；這一陣帶有輕屑的笑聲，直使我神經衰弱者膽寒。我當他們是知道我剛才對車夫的傻事了，或是知道我是教不來書的了；雖然我不能猜想的確，但是他們的輕笑的對我而發卻是無疑的。

——我何必還要教書呢？教書的困難處，我不是完全感受過了嗎？第一，我的樣子，還不像一個教員，站在講台上，只是這麼矮小的。第二，說空天大話的手段又沒有，一定不能夠賺得學生的敬信。第三，我又沒有什麼學士博士的招牌。啊！我不應到杭州來，又出一次醜啊！

——我不是對朋友說過做教員是最最無聊賴的生活了嗎？其間最無聊的生活，在舉動上，要首推馬路上巡捕的棍子，當車子在他面前的時候，毫無意思的掣了起來；在口頭上的，要推提莊裏店員的叫衣，明知道他自己的前面，沒有一個人站着，他卻儘命的若有其事的叫喊。至於教員呢，卻兼而有之了。眼見得全堂的學生，走的走了，磕睡的磕睡，私語的私語……沒有一個人聽他，他卻一舉一動，很有姿勢，一唱一白，很有節奏的演他的獨白劇，啣這是什麼意思呀！是多麼無聊的事情？

一個學生走到我的身邊，說茶壺裏的茶，是多天了的；於是又笑了起來。這時我才明瞭他們笑的意思了。我問他們Y先生不在他們說出去了；到新校舍去了。

「新校舍離此地遠不遠？——在那里？」

「在東清巷，不遠的。」

「那末，今天這邊有沒有上班呢？——Y先生對你們說過放假嗎？」



「下半天的，早上請假。」

我心裏想着東清巷，不知在什麼地方；我應該去看Y君一遭。同學生們說話，是摸不着頭腦的。後來有一個學生答應送我到那邊的時候，我才懶懶的立了起來。另外的幾個學生，也想去看看新校舍，就相將的跟來。

這到使我一個有大大的打擊；我的肚內，這時才啞啞哀鳴起來；同時，胃壁只是發燒。C君托我代理的時候，曾經對我說過的，禮拜四那天有三小時，你可以在那邊吃中飯。今天我當然是預備好到這邊吃飯的了；我現在走了出去，恐怕又是危險呢？

「Y先生一定在東清巷罷！」我又不放心的問了一聲。

「一定在那邊的，他說明天要搬校具了，後天到那邊上課；這邊的校舍是S學校的，他們自己要招生了，我們暑期學校，也將休學了。」一個學生囁囁的答了許多。但是我內心的有機感覺，卻仍舊逼迫我預想吃飯的計劃；如果，Y君不遇時，應該到那里吃飯呢？

剛才拉我的車夫還是坐在門口，他沒有起來招呼我的生意，好像他已經看穿我身邊沒有半個銅板了似的。我低頭走過，覺得心內非常難堪；幸虧這幾個做嚮導的學生們，沒有看見我的失色。

學生們的道路是很熟識的。他們牽着手在前面走着，我反倒覺得驕傲；因為我推想在路上遇到的人，定然決定我是一個文雅而對學生和嚮的教員了。我有時恐怕路上的人們，偶然疏忽了認我是一個平常的閒人時，又故意地把學生叫住問了幾句。同道學生們走路，是應該怎樣的守身自重為學生們模範！

路旁的人家女子，都三五成羣的在絡絲；信口談笑，心上現出十二分快樂的氣概。我差不多為她們所牽引，駐足凝視了一回，轉眼間，看到學生們已走得遠遠，不由得心神荒亂起來；遂自己罵道，「流浪的人！不應該這樣魂不附體！」

我快步趕上學生們時，已經走到一條小巷的轉角；轉過這條小巷，又是一條狹靜的

長街粉白的高牆，巍巍然夾峙着如一座宏偉的聖廟之使人發生嚴肅的敬意，我的野馬般的放心，才勉強的被拘轉來。我嚴肅的移動我的脚步，我的心情早已把我眼前的現象忘掉在無有中。

我的眼角忽然在無意中招引我注意一塊木牌，那是釘在橫巷的屋角的路牌，上面寫着姮珍巷三個白底黑字，我認真的看了一下，又把這姮珍巷三字輕輕的重了幾遍，啊！姮珍巷，姮珍巷，我似乎很熟面的呢，究竟不知那一位朋友住着或是說起過的……

瞥眼間，我的眼光從牆角移下巷口時，就瞧見了一羣閒遊的女子站在那邊說笑。她們都很家常的打扮，不過比剛才看到的絡絲女子們稍爲漂亮一些罷了。女人自然是歡喜看的，尤其是在寂寞異地的新客，在家鄉或久居的異地，我總覺得不能任我野馬般的心性狂騁，好像在我四週，總有無數千萬的眼睛，向我注視，無形中用道德的繩索把我縛得緊緊的不稍放鬆；所以我來杭州以後的動作，簡直是飽和了情色狂的色彩的肉肉的追求。

求者了；雖然忘記了我自身的醜陋和無錢；卻也在士女如雲的西子湖濱，鉤心吊角了幾次。只是現在同學生們走路，卻不應該在學生的眼中表現出我是一個怎樣愛看女人的色情狂的青年罷了。

一陣涼風從巷口吹來，我週身如在熱烈的蒸汽中，驟然感得一道快感；顆顆的汗珠，從空中消去，正如晨風掠拭了草際的露珠。我摘下頂上的草帽，表示是歡迎這可愛的和風，別無何等深意。

在那羣女子中間翹立着的，是一位很熟面的女子；她大概是十分的認識我，遠遠的就在指着她的女伴對我談笑了；她見我從頂上摘下草帽來時，就意度我是向她招呼，於是就對我遙遙的說話。她站在女伴中間，驕羞滴滴的，雙手放在一個較為矮小的女孩的肩上，搖搖擺擺的，又慢慢的抬起一隻手來招呼我，問我：

「到那里去？」

她的清脆的聲音從笑聲中顫抖出來，我十二分的驚異她的大膽，竟然能夠在我當在學生面前時說出這種話來。我愛着她她尖脆的清音的振動，一面又夾着道德監視的打擊，我怔住了；我什麼都不知覺，警眼間，引我到西湖浮浪生活的一幕回憶中了。

在一條荒草沒際的小道上，一邊接着一座古橋，橋背石路崎嶇，斜蔭着一株偃偻老人似的老樹；橋下是一灣流水，蕩漾着幾顆紅菱；一邊是座破廟，門前牆泥剝落，窗牖衰頹，荒草在牆上叢生，小蟲唧唧的叫喊，滿眼充滿着泥溼的苔氣，差不多使人想到中國小說中住有狐鬼的神廟。荷風輕輕的從曲院吹來，掠過了澄清的湖面，輕逐了柳枝站着的蜻蜒，再從欣欣的小草的頭踏過，才牽動我和她站着在蜜語時的衣角和裙裾。

我才從大路上尾她走到這處狹路，破廟和古橋把我們的前後隔住，我才上前牽住她的左手，右手搭在她的肩上。心頭不住的撞跳；想到自己竟然是這樣的一個墮落青年，在初次見面時的妙齡女子身上，就會幹出這種肉麻的舉動，心頭更爲跳的厲害。又想到

這原是玩弄的把戲，又不是當正經事做那麼認真，何況我這又是初次，就是詳細的試驗一下，能夠了解這種生活的底細，也是好的；想到此處，好像有人在我的腦後大聲告訴我說：

「距墮落的時間還遠呀！正可大着膽子罷！」

同時，我自己的心神就好像清醒了許多，說不該在牽着一個正待你用情的女子前面懷疑自己，使她感着失望而輕辱你自己的不老於交際，於是我壯起我膽子說話了。啊！這正是我的墮落處呀！我大概就這樣的實行事實上的「狄克旦」了。

我問她的年紀，問她的姓名；我又問她讀不讀過書，自己的名字會不會寫？她告訴我，她沒有讀過書，若是有讀過書，她是不騙我的；但是她卻說會寫自己的名字。我在身邊摸出一支鉛筆，和一本專門記着某日向某人借來幾塊錢的日記簿，要她把她的名字寫給我。末後，我要她寫住址時，她卻說不會寫了；因為她的名字是勉強學會的。

我放開她的手，看她很凝滯的寫她的名字時，輕風在草際掠來，荷香充滿了鼻官，我發覺了自己作爲的可笑。我戴上了友人的輓邊草帽和羅克眼鏡，在露腿的短褲外面，又加上夏布大衫；那頂草帽太大了，差不多要遮到我的眼眉；手錶特別的繫在手上，使她可以看見。阿！我的舉動何等乖謬，我的思想何等墮落，爲要博得一個女子的傾倒，就不惜這樣張冠李戴起來。我真墮落得難以收拾了，我大概就是一個流氓了！

她寫好她的名字遞給我時，我端詳的看了一下，依舊放入袋中。

「你的母親呢？」

「死了。」

「父親呢？」

「也死了。——父親母親都死了，只有我一個人了，我很自由的呢……」

「那末你和我自由一下好罷？」

「我不好——呀！」

「不要客氣！——可惜我沒有錢。」

「噢！你也不要客氣。」

一個朋友恩惠的追來，他雖然對我發笑，但是我的心坎已經跳得厲害；我不能再說什麼話，我只好由我青如土色的面臉來表示我的震恐。我一面勉強的笑向着我的朋友，一面無意的向她一指，要她向着橋的那邊避去。

我回到自己的住處，追想剛才的情景，不由得心裏發跳，額上的汗珠，一顆顆的滾下。呀！初見的女子，就有這樣甜蜜而可回味的情話對我；這一定老於用情的了，我幸虧M君呀！不然，我將怎麼落得手呢？

一面，我又錯悔了，我恨M君不應該恩促拉我回來，就是等我墮入彀中之後，你重新來拯救我出來，也不能算得你對於朋友的不盡責；何況我的身邊又沒有半個臭錢，就是



被她牽引了，也沒有多大的陷害；而且我本來的目的，也正是爲着試探此中的底細和奧妙；暫時一次的墮落，又有何妨呢？

「我想她所以做這種生活，何嘗不是她的壞命運所養成呢？從這一點看來，她已經有我同情於她的資格了。她的被命運的陷害，她的前途的危險，我何嘗不可以設法使她自己覺悟，救濟她脫離這種苦厄呢呀？我不應該讓她獨自一人，蹣跚的，失望的，趑趄古橋而去呀！」

「我簡直應該追上了她。試問我這樣飄浮着的幾十年已過的生命，有那個女子能這樣地和我牽着手親密的談話？我是在人海的浪遊裏，被愛情忘卻了的畸人；我是天天在尋求愛人，狂呼着「愛人呀！愛人呀！」的愛的追求者的色鬼；我不應該失此機會，當可蜜甜時就甜蜜一下呀！我錯了，我不該叫她走開；她若是緊緊的接着，M君又有如之何呢……」

「M君看我想得出神，忽然闔地笑了起來。M走來把我的肩膀一拍，恩恩的拉我起身，說我若是追念着那個女子，現在還可以追去。他拉我靠着窗檻，啊！那在南高峯下的一片平疇中間走着的，不是她嗎？我不敢說我敢於追去；我只能夠憑着心醉的靈魂，看她一步一步的在綠波之中沒了。呵！我應該向她懺悔。」

從那天之後，我天天想在西子湖濱，騙着朋友們，重見一次；但是，只是枉然。現在，我的心中的醉暈，已經如那時看她漸漸陷入在綠波中的那麽淡了淡了，淡到沒有了時，卻不料又在此地遇見；而且，又敢大膽的喊我，問我到那里去，啊！我的心神又墮入醉態了。

幸虧我的學生們監察我，我不敢和她去打一個招呼。我的耳朵裏，好像她第二句對我說，要我到她家裏去。我的心頭發跳得很。同時，我自己的心中，也好像發出一個急速的命令，說快些離開此地；於是我的腳，就不由自主的跳得加緊了。

「喂！來！」她們真的從笑聲中夾雜出這一種呼聲了；但是，這時的呼聲，卻只能增加

我快跑的速率，我的紫色的破皮鞋，聲音亮亮然，發出急遽的不和的音節，很使學生們回頭注視。他們不知他今天的代理先生是什麼事了。當我的眼光與他們眼光在空中相遇時，我的腦門就噴了滿頭的血火。我只得盡力把頭抬起注視到天外幾片航空的白雲身上去了。

——白雲，飄浮的白雲，我的生活真如白雲一樣飄浮呀！我如果真能像白雲一樣的安閒自在的飄浮，倒也罷了；只是我的飄浮呵，卻是爲着生活的奔波，爲着經濟的壓迫，爲着命運所支配而飄浮呵！

我想到我目前的生活和經濟時，我不禁有些心酸了。就是最低限度的一餐早飯錢都沒有呀，最低度的一餐午飯還不知到那里有得吃呀！賤女人！我連吃都沒有吃飽，還那里可以說到戀愛啊！

轉過了一條人聲擾攘，車馬喧闐的大街，再走過一座板橋，東清巷就在橋下的河沿

橫臥着了。學校的新校舍，是在巷內的中處；我們依着號子尋到的時候，門是向外鎖着的。從門縫中望進去，莓苔叢生，野草錯雜，很不容易掩沒了那荒涼失修的痕跡。學生們躊躇了再四，似乎不信Y君是不會不在此地似的。他們除了自己失望外，一面還在心裏對我抱歉；不過，他們並不知我的急急於要找Y君，正是爲着吃飯的。

他們要求我重新回到S學校，說Y先生一定在吃中飯的時候回來的，但是我卻很不願再到那邊等待一點半鐘，而爲了這餐中飯；我心願在不得已的時候，就是餓破了肚皮，也不要人家知道我是餓着。不過，無論如何，我應該對Y君面見一次，因爲在C君托我的時候，說我去代理了他的功課，暑假結束時的車馬費，就可以給我作另用了；所以現在我一定要見他一下，探聽他的口氣，使我有一點收入的預算。我吩咐他們，要他們回去時，對Y先生說述一下，說我須得在下午一句鐘時，到S校來，和Y先生說話。他們答應了才走。

我立在那邊呆想，偌大的杭州城內，竟然沒有一個可容我吃了一餐中飯的地方。身邊沒有半個銅板，我就是討飯都沒有地方可以討呀！

我只有到湖濱去的一條路了；回轉岳墳，下午一點又要到城內來，這那里能夠來得及呢？而且，等我回到寓所時，他們一定是吃了飯了的；我只好到湖濱C君辦事的地方去了。在那里，我還認識得一位看過一面的C君的同事T君；想來他總可以給我一餐飯吃，或者我早早的等在他的房裏，與他先寒暄着別的事情，及到吃飯的時候，他總會請我去吃一餐飯的。

這時我才有個方向，就急急的動起腳步來。許多的車夫們，都在偷偷的看我；現在見我與恩惠的拔脚要走，都兜上車子來。我反覺得過身格外興奮，步行格外有力；而剛才腹內曝曬着的飢餓，也好像餓得遲鈍了似的，一些也不覺得難過。我撇過了許多車夫，沿着一條枯涸了的小河，從依依的綠柳蔭下，踏着稀疏的樹影，走到西子湖畔。

小舟點點，張着蝴蝶一般的布篷，臨風在湖面游行；正如有倦怠的下午的蜻蜓那麼凝滯。無論在日落西山，彩霞掩映着整個的湖光山色時，輕風怎的招展士女的衣裙，醉迷戀人的心眼；或是星月輝煌，映着燈花燦爛，流光顫動得如萬道金蛇；直和湖面的漫歌低步怎樣相應和；我總覺得眼前的西湖，是一個愁悶的蒸鍋，直欲把我墮入牠的熱悶中蒸死。

我在第一公園的草地坐了片時，身子只覺得熱悶。我很想當即就走入T君的房中，先喝他幾杯涼茶，到也來得一個直截。只是我總有些怕懼；這樣光是見過一面以後，就無端的前去鏤飯，也未勉強以爲情。況且T君的性情，畢竟如何，我還沒有知道；若是有個不滿的表示，我就該怎樣走的出來。

我又記起一件事情來了；T君那邊的，確是不可去的。那是一個繁星滿天的夏夜。我們戴着滿天星斗，在西子湖中蕩湖。我穿着雙蒲鞋，繫着露腿的短褲，坐在船後划船；眼看

着沉靜的湖面，嵌着大小的珠璣，被我的划子一杓杓打得搖蕩時，幾疑累累的金橋的墮。我把兩足伸入湖中，讓小舟自己蕩漾；我足背的流浪的征塵，都一顆顆被洗滌入湖底了。我們對着電燈爛耀的旗下進發時，都感着微微的倦態。

小舟靠近岸旁，努力後的焦渴，都催逼着走向C君處喝茶。我頹然的覺得有些涼意，緊絞兩手彳亍的跟他們走了進去。C君們走得太快了，我卻遠遠的留在後面；有人在電燈光籠罩着的室內，看出過道上一個小賊似的我，就滔滔然追了出來。「那一個？看那一個？」的亂叫；我知道他是誤會，是看錯了我，我仍舊慢慢的往前翬着。一面答應他是看C先生的。他仔細的端詳一下，似乎C君也不該有此等朋友，就回答我說C先生不在。他的話，對於我眼前的情形，簡直不生效力，因為C君剛才進來，是不會不在的，所以我仍舊翬上了，呵！其實像我這種裝飾，這種神氣，這種舉動，安得他們不被認作小儉兒呵！社會上是以衣服分人品的，他們只看到衣服，看到外表，又那里可以怪他呢？

不過，天呀！那位認我是小賊的先生，就是這位T先生喇！在那次他給我仔細端詳以後，他已經很認得我了。所以以後，C君給我介紹時，他只看着一笑；這一笑當中，我自己的肺腑是和他一樣清楚，只可惜我沒有對C君述說這件事啊！現在，我那里可以去得呢？不該去！不該去！儘可挨餓罷！

湖濱的二埠頭上，漸漸划近了一艘小艇；划子在近埠的湖心旋了方向以後，船內的少年男女，都興恩立了起來；划子吩咐他們不要心慌，待他上岸後把船扳住再走，但是那位穿西裝的少年，卻勇敢的一跳，同時把那隻沒有泊好的划子推得遠遠了；引得船內的兩位女士驚惶失色，責備他不應這樣着急；那位西裝少年卻含羞帶驕地說，「我的肚皮已經餓穿了。」划子又慢慢的把船泊住，那兩位女士和穿大衫戴眼鏡的名士，都挨步上來。那位穿西裝的少年要他們到西園去吃點心；兩位女士還有些躊躇；一位穿熟絹大衫的青年，看一看手錶，說你們到西園去，我要在十一時到法政學校去一趟，現在是十點



四十分了，你們在西園等我，我當即就來。於是他們就分頭走了。

我站在他們的旁邊看着，我推想他們遊早湖的清興：輕輕的情話，伴着曦微的晨光，在身邊蕩漾；一葉輕盈的划子，簡直是從天而降的仙槎。我只是忘形的欣羨。及到那西裝少年說出他的肚皮已經餓穿時，我才想到我自己的肚皮也是餓得要死的；我重新轉眼看到船內的小檯子上，那不是許多已經吃殘的上等糕餅的紙包麼？！他們的肚皮，那里會餓得穿呢？腰裏又有錢，又有異性朋友；只有我喲，我自沒有吃早飯才出來的，現在還不知到那里可以吃中飯。身邊又沒有半文錢，又是一個零落者；啊！只有我喲！才該肚皮餓穿呢？

——啊！什麼都是窮人的我，簡直應該求乞！愛情，我連求乞的施主都沒有了，誰能施捨我以愛情呢？我只能眼看着，嫉妬厭恨着人家享受華麗而豐滿的愛情了。名譽，啊！求乞名譽，我也不適合的，我沒有資格可以求乞名譽，沒有搖尾乞憐的本領可以向人家折腰。

餓肚，啊！金錢。那到可以求乞了，他們看我這樣一個外貌求乞，就是看我的大衫和草帽的面上，也應該給我一餐飯吃。啊！我應該過去向他們討一餐飯吃吃。

——啊！太太老爺，你們該施捨施捨罷啊！……

我想到此地，忽然聽那人說到法政學校去。呀！法政學校去，我也有我的同鄉朋友，幼年時的同學在法政學校的，應該假裝着去看他，一面就可安心的坐下等他的中飯吃了。唔！這是最妙的辦法了，我應該速去呀！

我的兩脚如受了符命似的，機械般的移動起來。我不知朝何方向進行，我只覺得應該穿過那些紅男綠女們所傲遊的熱鬧的街上，再走上冷僻的小巷，才可以到我討飯吃的地方，我摩肩插踵的已經從人馬叢中擠了過來，已經走入了冷僻的小巷；只是我所要到的地方，究竟是找他不到。我不知我所走的又在什麼地方，我問路上的人法政學校在那里，他們都說得不明不白。轉了一個小巷，又轉過一條橫街，我推想我從前走過的路

程的方向，應該是在那方，我就是憑着直覺，銳意的向那方進行，我也想也應該走到。這樣大的杭州城裏，難道也要來爲難我？中國第一大埠的上海，我也逍遙自在的閒遊了，何況杭州呢？我應該向這方向走去，一定是不差的。

路上忽然矗立着一塊某某醫院的招牌，啊！我反而走得遠了！我難道錯了方向嗎？：某某醫院，我不是有一位同鄉在裏面學看護的嗎？既然到此，我不妨順便進去看看；一面還可以探聽到法政學校的路徑。

我在醫院的門口觀望了一回；不知找尋一位看護，要到那里問訊。許多病人都纏着白布，裹着棉花，面上現出十二分頹喪的顏色，手裏拿着一枝掛號的竹籤，坐在那邊等醫生的診治。我觀望了多時，我才瞥見立在那邊窗下的那人，就是我的同鄉；他現在的面色雖然胖的許多，但是還可以想像着從前的情形。我向他招呼了幾下，他才認識得是我。他把我領到他的住室。第一句就問我有沒有生病，怎的臉色是這樣難看的？

我說他真是一位醫生，一看就能看出我的病容；不錯，我是發過五六次的瘧疾，才在前天截斷的。他這一問，又把我病時的悲哀，又喚起來了。啊！瘧疾的發熱，熱到發昏，是多討厭的事呀？何況我又在客中呢？冷來的時候，簡直是把我的心用冰塊來包圍着，或者把我全個的人，投入北冰洋的冰山中；熱來又是一座火山，胸口直要如火山的噴裂，喉頭被火簇紅舌所吞捲，也要如龜甲那麼分拆。啊！這是多麼討厭的病呀！我今天差不多已經忘了前日的病情，以及病後的身體的虛弱。我現在被他一提，啊！我支持着病後的身軀，躑着這樣難堪的道路，是多麼疲倦呀！

他又問我瘧疾用什麼東西醫好的。我說是金鷄納霜。他問我吃了多少。我說只有吃了一角角子。我又告訴他怎麼吃法，金鷄納霜如何有效；但是他嘴上的笑意，卻總不能揮散。後來他才說五粒金鷄納霜是夠的。

他又問我的行止，問我的生活，問我此刻從那里來……我第一就把我在杭州代理

友人作教員眩耀了，第二也含糊的回答，都使他很滿意；只有第三我說是從S學校走到此，他就被我愣住了。他說這樣遠的路，你都走來呀！啊！這一句驚訝的口氣，是多麼尖銳而刺人！我顛顛着，說是有一段路是坐車來的。他又問我坐到那里，我卻只能含糊說那邊是什麼地方，我記不起地名了。我又問他到法政學校還有多少路，坐車子要多少車錢；他都一一回答我了。我不敢在他那邊吃飯，因為距離吃飯的時間，大約還有一點鐘。我想辭了出來。

臨行的時候，他送我一盒金鷄納霜丸；他吩咐我每日吃三顆，又叫我當即先吃一顆，以後飯後吃一顆；待這一盒吃完時，我的瘡疾可永久不發了。我接在手內，自然是十分感激。我計算着盒內三四十顆的藥丸，價值須在六七角錢以上；他若是送我六七角錢，我豈不是更二十四分的感激他了嗎？

他送我到門外，不留情的車子，又來招呼我的生意；我剛才問他到法政學校去的車

子價錢的面具，現在已被他拆穿得粉碎。我漲紅了臉，輕輕在車子旁邊走過，回頭看着醫院門口我的友人立着冷笑時，我的心就如受重刑了。我不應該騙他呀！我的罪過。

我走到法政學校時，那邊的門房，才告訴我G君是住在宿舍的。我找到G君的宿舍，差夫告訴我G君是在打牌；我前往看他時，他只坐着點一個頭，搭訕着說：

「今天老夫有公事在身，不能奉陪；隨便請坐！」

同時許多七七八八的觀賭者，都轉眼向我一釘啊！這一種情形，若是我在平日，我早就回頭走了；今天我卻什麼都不能硬強，只有低着頭讓他們盡量的訕笑一下。我來騙飯了。我在賭桌的週圍走了一圈，坐在G君左方的那人，也是我的幼時朋友，他現在卻裝作不認得了。我立在G君的背後看了一下，我的心內總是恐懼而發燒。G君順手遞上一把蕉扇，問我覺得熱否？我也有意無意接了過來，搖了兩搖，就覺全身軟熟了。

一種鋒礪的思想在我胸中蠢動，告訴我應該趕快離開。賭徒們是忘了曉天和黑夜

的，他們正不知幾時要飯吃呢？而且，我一句話都不說的等他的飯吃，也覺得自己討厭，就是要對他們搭訕着交際幾句，我的心中又沒有這許多暇氣。同鄉會，趕快到同鄉會。同鄉會是隨便可以吃飯的，只要我能夠在吃飯的時候到那邊。我剛才怎麼就想不起來呢？

「G君，我走了！」

「你走了？再坐喲，看一看打牌。」

「我走了！」

「那末我不送了。」

我很驕傲的走了出來，我似乎料定他是不會招呼我吃飯似的，我錯悔我自己不應該到他們的寓所來，受這一種官僚習氣的冷淡。

從這裡往同鄉會的道路，我是很熟識的了。我此時走着，心中返沒有絲毫牽念。□□同鄉會的五個大字看到了，我的心中又起了一陣興奮。我走入大門，再轉過隱門，才看到

大廳上的廊前，已有許多人在漱口洗牙，狼籍殘羹的桌上，還有幾個吃得慢的人在儘大口的肆嚼。我覺得又是一個悔氣，全身幾乎發抖。N君看見是我，就問我吃過飯了沒有？我不知受了什麼人的指使，好像無論如何要禁止我說沒有吃飯似的，我就說吃過了。

「沒有吃過罷？」他又問了一句，好像看透我的心肝似的。

「真是吃過了。」我發寒心勉強的答。

「那末請裏面坐。」

我走了進去，心中非常的不安。我面上帶着的面具，雖然可以把他們遮過我的貧乏，但是總補不了我心內的飢餓。

我覺得心體的倦怠和酸痛，頹然的倒在N君的床上。

N君送來一杯熱茶，我盡量喝了下去，一道熱氣從喉頭下去，經過了胸口直到下腹，在那里溶漾。肚內毫無有什麼東西，此時已睡的飢餓，被這熱湯灌醒，正如在睡夢中被人



推醒的野狗一樣，骨碌着兩眼，到處的覓食。我盡力的想強睡一下，以避去這內心惡魔的纏繞，但是，無論如何，總是睡不着。我坐了起來，直接的就問N借錢。N被我這動情的語氣壓倒了，只是遲疑一下，問我要多少錢。

我拿了一塊錢在手，勉強的再坐一會；就走了出來。

那時正是太陽正照下午一時的時候，我勇敢的走出了同鄉會，心裏計算着如何去吃飯的問題。我走過了幾條小巷，卻不見一間飯館。我伸手插入袋內要探一探我的那塊大洋有沒有失去時，同時就打着在醫院拿來的那盒藥丸。吃飯之後，吃飯之前，唔！我應該吃一顆藥丸。我拿出那隻盒子，取出一顆放在嘴內；我又恐怕他吞不下去，用食指在口裏一推。啊！終於被糖衣黏住在喉下了；這是喉頭大渴的緣故。我一面用力的在口內搬運吐液，一面盡量的邁開快步，我能夠找到一間飯館時，我就可問他拿一口茶來灌送了。

走過一座小橋時，忽然肚內起了一個空肚的飽彈，空氣如炸彈般的從腹內上衝

破了我喉下攔着的那顆丸藥。同時，糖衣內面的細粉，就如炸裂後的飛散，黏住我喉頭的四週。啊！這一種奇怪的苦味，我是一生也沒有嘗過的。在異地才了着的我，連一口茶都不能得着喝的地方，還有什麼法子可以解救呢？呵！這是我苦痛的生活的表徵罷！

對面有一部車子迎來，我只能在喉下說一聲「旗」下兩字，就坐上去。我一手插袋內，緊握着那塊圓圓的大洋；我計算這一塊大洋的用法，和這一次沒有問價的車錢。太陽正中的照在頭上，使人熱得發昏。我還沒有把我的答案做出時，車子已在問我到「旗」下那里了。我指點他把我拖到一間兌換銀洋的店前放下。店員把我的洋錢詳細辨認，我心內十分驚慌；我打算向他說明一聲，我這一塊大洋還是從友人處借來的，可以將就一下，就請容納下罷？但是，我還沒有說出這請求時，他已把角子和銅板交在我手裏了。我問車子要多少錢，他說要兩角半，我給他兩角錢，他還咕嚕着再要。我再胡亂的給他幾個銅子，才恩恩的跑入一間飯館。

「吃什麼？——吃飯還是吃酒。」

「吃飯。」我的喉頭還是苦澀而燥裂，輕微的聲音在喉下震動時，就覺得異樣的枯

窘。

「請上樓上。」

同時樓上的堂倌也喝了一聲重重的大喏，我就無意識的上樓了。

「先生吃酒麼？」

「你先拿一壺茶來。」

我喝了幾口茶之後，喉頭才好過了許多。堂倌問我要不要喝酒，我想起有錢的時候稍微喝一些，也沒有什麼；不過，不應該喝得太過，喝得泥昏爛醉的像一個糊塗的酒鬼就是了。我就叫他打半斤紹興酒來。他又問我要什麼小菜下飯，我開口說一碗鹽菜肉絲湯，他把我驚愕住了，說是沒有；我又說青菜湯，他又說沒有啊！我又臨到絕地了！這堂倌的驚

詫的眼光，直穿透了我的心胸，我實在害怕極了。他這幾個回答沒有時的睜眼，啊！我是在上海吃慣了這種貧民窟中高等飯菜的，我不意來到杭州的飯館，就該受這樣異視啊！我這一塊錢是借來的，喲！我就不該吃飯，更不該到這里來吃飯的……算了罷，有錢的時候，又要受辱，沒錢的時候，又不能掙氣，算什麼呢？隨便怎樣的，盡了這一塊錢再說罷！

「那麼有什麼湯？」

「榨菜肉絲湯，干貝……」

「好！就是榨菜湯，一碗罷！」

「還要炒一盤什麼——肉絲，」

「好，炒肉絲。」

酒來的時候，堂倌又問我要什麼配酒？我不能再在他面前露醜，又順便叫了一盤蝦仁。第一口熱燙的紹酒滾下我的腹內，胃壁起了極大的蠕動，下腹呱呱然響了幾下，又盤

「旋了幾股腹氣，往喉頭衝來。我沒有喝得幾口，已經把半斤紹酒喝得精光；我想既然要吃一個盡意，也不妨再打酒來吃。」

肉絲已經放在我的前面，我還想盡量的喝酒。臉部微微的發燒；心頭微微有些醉意。啊！吃了一個盡醉罷！吃了一個盡醉罷！醉的時候，才是我任性的世界呢！

我一連又喝了三斤紹酒，下飯的小菜已經吃完。待我再欲回頭吃飯時，我差不多連拿一雙筷子都拿不穩了。我勉強的吃了一碗，醉態朦朧的喊了一聲堂倌。他把我的帳單拿來時，喲！九角八十，不是去了一塊大洋了嗎？我已經沒有一塊大洋了喲！

我又罵自己，不該這樣頹廢，要吃這許多的紹酒；酒是當不得飯的喲！墮落墮落。我拿着帳單一看，又把立在我旁邊的堂倌一睜；他道我是說他開錯了帳，又伸過手來在紙上輕層的指點我。萬幸得很，我問他是大洋還是小洋時，他卻說已經是折到小洋了的。

「喲！所以我想若是大洋，定不會有這許多的。」

「先生！我們店裏不會胡亂的喇！」

「好，你拿去十角錢罷，餘下的給你。」

「謝謝先生！」他又向樓下的收銀櫃喝了一聲招呼。我就隨他這聲叫喝一同下樓了。

我伸手插入袋內，緊緊的探摸，又暗暗的放在袋內細數；啊！又只有六個銅子了。

我走到一間大旅館的前面，仰頭看那屋頂裝着的大鐘，已經指着三點二十分了。我酩酊的推想，我難道在飯館的時間，已經兩點多鐘了嗎？呵！S學校一句鐘的約會，我不能去了。

我的兩腳簡直不由自主的，我又回到湖濱了。划子問我要不要船，喇！我若是不吃了一餐飯，我就可以有一日的蕩船的享樂了。我現在仍舊不能坐船喇！請你不要招呼我罷！——沒有錢的人，簡直是不該吃飯喇！沒有錢的人，簡直是不該走路喇！啊！沒有錢的

人，簡直是不該做人，簡直是不是人！

我倚在湖濱的石欄旁邊，任強烈的太陽在我頭上炙熱，醉人的湖風在我週身薰陶，我已失去了我強烈的興奮，和無聊的牢騷了。

## 牛小與芽菜





## 菜芽與小牛

一

沉默的早晨，陽光從床後的壁縫進來，照見破碎了的夏布帳子裏的菜芽自己。

那塊青土布的單被，好像一堆枯黃乾癟的菜葉，堆在菜芽的脚下；大概是母親起床時揉好，預備吃了早飯後捉蚤的。父親已經在外面拉風箱，生紅了的炭火，在嗤嗤的響。母親的聲音，沒有聽見，不知在那里作什麼？她找尋自己的小衫，——很奇怪的，好像昨夜睡時確是沒有脫下，怎麼現在又沒有穿在身上了？——這大概是母親罷，她說穿着睡覺的衣裳，是比放在沙灘上磨擦還容易破碎。帳內還有蚊子的鳴聲，她的頸際覺得發癢，料想

是一隻可惡的蚊子，順手給牠一拍。

母親走了進來，菜芽隔着布帳，不能看出母親的臉色是笑還是怒，因為光線是跟在她的背後。母親的一雙腳，差不多同父親一樣的大小；但是他倆的鞋子，是大小懸殊，不能相互的穿着的。母親的腳板很闊，雖然同別的婦人一樣纏上幾層青布，只是沒有縮小半分；她的鞋子是尖而短，因此就有一大半的腳踵露在外面了。無論在什麼時候，只要菜芽是醒着的，母親走起路來特異的聲音，她總能聽得出。

「菜芽！你醒了沒有？」母親立在床前問。

「唔媽媽？」菜芽還帶有一點半睡的語音答。

母親撩開了帳門，菜芽還裸着身體，呆呆的坐着。

「你醒來了，怎麼還不起來？」

「衣裳呢，衣裳找不到。」

母親在那一堆單被中一翻，把她的布衫檢了出來。說她這樣不知自己想法，自己動手，將來要倚在炊飯的籠子外面餓死的，只是和那蓋「棋黍被」的同歸一類。

父親和小牛打鐵的聲音，已經丁丁東東的響了。菜芽穿好了衣服，就跑出店堂。爐裏的火，燒得發竄；一枝枝的火焰，好像戲臺上綠面強盜發怒時的鬚鬚；一塊塊的炭火，紅得如母親放在鏡盒內的那塊瑪瑙。

小牛放下鐵錘，走到門邊的櫈上跨下；那里裝着一把茅鐵打就的菜刀，待他把牠的刀面鏟得雪白而鋒利。他回頭看着菜芽；菜芽笑嘻嘻的走到他的身邊。她覺得自己比小牛還長半個頭頂，小牛就如弟弟一般的容易親暱。

父親口裏啣着旱烟桿，青霧從鼻孔和嘴角上騰出；左手插在腰際，腰部微微的彎曲；兩脚相距二尺遠近，顯然他站着的穩固；右手拉着風箱，身體左右的擺動，使得全副精神，都灌注在嗤嗤發響的炭火裏。他拿下了那桿旱烟，在鐵墩上敲着，要去了那塊烟灰；同時

口裏吐出一口白霧。

「菜芽！」

菜芽回頭看着他的父親。她覺得父親平素的可怕的聲音，是不是這樣可親的；——就是對母親，對她自己，尤其是對小牛，她只見父親的兩腳；那是一雙破了而又補得厚厚的舊襪，——襪背焦了幾個小孔；這明明是火花的犧牲，——裹着他的腳背，用一雙沒有鞋跟的破鞋趁着。

「呵！還沒有洗面呀！眼睫毛上的眼糞，一堆堆的如同蜜蠟。」

小牛聽着他的師父今天這樣和氣的聲音，也在臉上漾起一個笑暈，放下那副鐵錘，順手攆過菜芽的頭來，代她揩拭，並且重了一句：

「真是同蜜蠟一樣。」

菜芽想着是吃的蜂蜜；但是小牛的那句輕柔的說話，比蜂蜜還要甜呢！

父親的烟桿已經放下風箱拉得起勁，好像在催促小牛快些起來似的。

「起里苦起里苦！叫你『起得快』吓小牛！」

父親已把燒紅的鐵塊鉗出，放在鐵墩上面；右手拿起鐵錘，臂部的筋肉緊張着期待小牛。小牛推開菜芽，菜芽還站在那里使他一絆。父親裝出和從前的情形一樣，使人害怕。「嬉戲談笑呢，就高興了；拿鐵錘，魂就飛出驅壳到天上了。」

小牛看了菜芽一下，嘴唇一扁，把心中的悲哀吞了下去。菜芽好像十分對小牛不住，小牛這樣一看的情形，就是問罪的責罵。她自己不知道怎的心中一酸，滾熱的眼淚就在眼皮裏跳出，張開大口，呱的一聲哭了出來。

父親有些怒意，說菜芽是一個賤蟲，人家沒有罵她，她不應該有這樣悲哀的號哭。他沒有延誤他的功夫，小牛已經拿起鐵錘，相互的丁丁當當在打。鐵片如鮮紅的花瓣，箭也似的四射。菜芽聽見父親的說話，更覺是刺心尖痛；好像小牛就是她自己一樣，父親這樣

罵小牛，其實就是罵她自己，現在又明明對着她罵賤蟲，於是哭得更悲哀而沉着了。

小牛不敢回頭；他只是說了一句「不要哭了」的同情的安慰。他的聲音這樣低微，就是在平常的時候，也不容易使人聽見。現在，菜芽的哭聲，已經蓋住了打鐵的縱錚聲，而父親震怒時的謾罵，又如巨浪一般的把她的哭聲捲入漩渦了；所以小牛的那句同情而安慰的勸語，簡直是波濤洶湧的巨浪中的一粒沙石，無形的沉入海底，不能漾起一點皺紋。但是，在菜芽的心裏，卻已漾起一個絕大的同情之暈，把那顆小如沙粒的言辭，永久保存在心底了。

「菜芽！來！」

母親的聲音有些帶着責備的神氣，菜芽覺得十二分的孤零。

「快些走來洗臉，臉皮二尺厚了，不曉得倒霉的，早晨起來就叫哭！」

小牛放下鐵錘，想買得母親的歡心，牽起菜芽的手，要送她到她的母親那邊洗臉去。

菜芽沒有爭執，用力依着他的身邊走去。父親說：

「小牛！不用你管，讓她自己去！」

小牛的手有些顫抖，站在通後房的狹弄裏，不敢再往前走；菜芽扁着張口，盡力的忍着不哭出聲，泪水含在眼裏，看着小牛走去，又呱呱然哭了起來。

## 二

母親因為父親要到市上去賣這些製作品，還要買回幾塊鐵磚，和一些粗陋的日用東西，所以要早一些燒好晝飯，使他吃了，可以不至如前回一樣的那麼拮据，那麼發脾氣，罵這個，罵那個，她是知道他的脾氣的：當他發怒，或大罵，或敲毀東西的時候，你只好不理他，自己避遠些，讓他把什麼貴重的東西敲壞了，也不要說，讓他怎樣的難堪的罵，也不要去應，那末，過了些時，他的火氣一過，他又會很和平的，行若無事了。人家說父親的脾



氣正像他自己的風箱：發起風來的時候，滿頭滿腦只是噴火；要是停了拉風，立刻就可以熄滅。至於父親的罵人呢，尤其是罵母親與小牛，大家都說是生下來就會的，因為他的嘴吧的歪斜，正是他善於謾罵的象徵。母親狠狠的被打，據菜芽所知道的，還只有一次；比不來可憐的小牛的天天要吃他的一兩個巴掌或腳頭。那次不知爲了什麼，父親罵母親，罵得十二分利害；母親忍不住應了他幾句；他就火上添油般的火氣直衝，用鐵棒打她；隣人們又知道他的脾氣，都不敢來勸；小牛因爲要拖住他的鐵棒，也狠狠的受了一下；菜芽只是立在旁邊哭，讓他自己打得高興，直到打得倦了，才自己停止。母親的身上，打得滿身發黑，好像冬天要下雪時一朵一朵的凍雲；母親哭不轉氣來，悲痛向肚裏鑽。從那次以後，母親總是不敢惹他，什麼時候，都很順從他的意志，體察他的心思。

父親的爐火，好像蟒蛇的舌頭，幾千百個在鑽動；火光映着他的面部和裸着的上體，顯出一種彩色的飛舞，和將要入市的興奮。

火爐上懸着一個鐵鍋在煮飯——這是一個利用。同時，母親又在裏面的小鏟裏燒蔬菜。這樣趕快的手段——飯熟，蔬菜熟——父親是很歡喜的。

母親吩咐小牛到溪濱洗菜去；菜芽也想跟他出去到溪濱玩。她含十二分的喜悅，裝出活潑而妖嬈的神氣，向她母親請求，希求她的許可。

「我也到溪濱去，母親！」

「不，你要去買豆腐。」母親毅然的拒絕，另外派她一個差使。

「我不會買豆腐——酒店門口的那些人，要不許我過路的。」

「那個不許你過路呢？」

「我要洗菜去。」

「這幾天溪水燥得利害——你不能洗菜去，要是在淺灘洗，你只能混些泥沙來；若是到深潭上去，你大概要給我溺死了。」

菜芽剛才如春光籠罩着一般的滿面的希望，現在只留着一個慘臉，默不出聲的呆看。

小牛是向來不敢多說話的，這次也只能默然聽他的師母吩咐；雖然他是了解菜芽的意思，希望菜芽一同同自己到溪濱去洗菜去的。

「小牛，你快些去，不要在此地尋禍根！」

母親氣憤憤的說了；小牛提起腳跟往前就走；菜芽眼裏含着淚，看着他走去，恨不能把他腳跟拖住。

母親在身上摸好一個銅板，帶着一股怒氣，鏗然丟在碗內。

菜芽知是失敗了的徵兆，已經打敗了的俘虜，是不容有什麼掙扎的，只得勉強的拿了那隻碗走出。

街上入市的行人，已經有些紛亂的氣象，菜芽想到父親也應該趕緊到市上去了，無

意中脚步加快了些。酒店門口的涼棚底下，仍舊坐着幾個討厭的人。他們專喜歡同菜芽說笑，要把她攔住，要拖住她問東問西，要問她的父親怎麼會同母親相罵……菜芽遠遠的見着他們，心裏就有些發寒。默默的計畫着，怎樣可以避過了他們的眼睛，心頭如做賊一般，不住的狂跳。

「菜芽！小菜芽！……拖住，拖住；……不要讓她跑了！」

菜芽盡力躲避他們，在街路的邊沿，距離他們最遠的地方逃過。她最後回頭探看，只見他們沒有追趕，才把心平下去。她隱隱的聽見他們在談論她。

「她不像是她的母親生的，她的母親，真像一株黃熟了的大白菜，你看她身上終年穿着的青布衫，真是黃熟了的菜葉……她的父親那種樣子呢，歪斜的嘴，大小邊的臉，煤炭塗得同鬼一樣的……啊！他打老婆真凶呢，看他平時這樣不響的……」

以下的談論，菜芽就聽不着了。

菜芽買了豆腐回來，怪討厭的，又一定要走過酒店的前面。他們遠遠的看是菜芽回來了，早立起身來，抓手擄臂的，要把她拖住，這回可不讓她逃過了。

「菜芽！你的名字就叫菜芽？好菜芽，真是筍嫩的菜芽！」

「到此地來，同我們說說也不要緊……」

同時，就有個人把她拖住了。那人仍舊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緊緊的拉着菜芽的手，靠在他的膝前。菜芽掙扎不脫，把上體盡命的仰了出來，不提防，那碗豆腐幾乎跌在地上。

「你母親是一株大白菜，老白菜，你是一株菜芽，小菜芽，是不是？」

「放了呀！放了呀！」菜芽掙扎的呼着。

「你告訴我們了，放你去；你是同誰一起睡覺的？」

「母親。」

「你的爸爸呢？」

榮芽不願說出父親也是母親一床睡的，深恐這一句話的中間，藏着許多可笑的話柄。她躊躇着，臉上現出差澀的表情。他們重新問了一句，她還是不答。他們轉了一個話機，問她當她父親同母親打罵時，她自己幫助那個。她說：

「母親。」

「你爲什麼不幫你的父親呢？」

「他要打我罵我的。」

「他們打罵的時候，是那一個勝呢？」

「父親健。——父親時常要無緣無故的罵，無緣無故的打我們。——父親健。」

「你父親爲什麼要打你們的？」

「不知道，母親說他黃湯（酒）喝下去，就不是人了。他時常從市上回來，酒喝得濫醉的，說生意不好，養不了一家人。他罵我母親不生小弟弟，他罵我不是男孩子……」

菜芽覺得這兩句話，是不應該對他們說的，就覺得很後悔。忽而想着母親是很急的等她的豆腐，父親是很心燥的等母親的中膳，心裏就恐慌起來。

「放了呀，好人，放了呀！」

「放了她，放了她！」一人帶怒的說，「這種無知的小孩，你同她說說，她又希罕起來了，快走！」

但是把菜芽拖住的人，還緊緊的握住她的手，用兩隻腳，把她絞在自己的膝前。

「你說呀！你父親爲什麼又罵你不是男孩兒？」

「我說了，你要放我走的。——他說我不能夠幫助他作工；他說小牛……」

她想着父親咒罵小牛叫倒死鬼的，心裏十分不忍，更不歡喜對他們說出，不願意由自己的口裏詆毀她所傾心的人；於是她說到小牛，就有一個困難的問題，牽住她的舌頭，要她思維一下再說了。

「菜芽！豆腐快些拿來，鍋鐵已經燒得紅紅的，豬油在鍋內等，待得亂竄了。」

小牛赤着兩腳，遠遠看見菜芽，就叫喊起來了。

菜芽覺得很難以為情，好像自己有多少虛心的事情，私自地做了，而對於小牛，又是十二分有損害似的；心裏便非常難過。小牛在遠處叫着的一聲菜芽，簡直是天空的上帝的啓示，使暗室裏作孽的罪人，顯現出自己的卑污而戰慄。當她轉身向他們要求放她時，他們早已被小牛的驚慌的感動，推她出膝外了。

小牛還沒有走到他們的身旁，她已經拿着碗，飛奔過去。她覺得小牛是她的救星，她的飛投小牛，正似她的飛投母親一樣。她把剛才的思想，完全丟掉了，仍舊覺得他是很體貼她的，同情她的，仍舊是她的惟一的伴侶；剛才所起的戰慄，不過她心房中自己的懺悔罷了，不是他已察出她的心跡來責斥她的。

小牛伸過手來，要接去她手裏的豆腐；菜芽急切的衝來，不提防，把手裏拿着的碗，打



在小牛的手上，碰的一聲，連碗連豆腐，都覆在地下。菜芽急得哭起來，小牛睜着兩眼，擎住了眼淚，不知所措地站着。

這是一個從天而降的禍患，直如疾雷一般，緊緊的把他倆網得昏天黑地，投入恐懼的深谷中，只能用隨着碗兒一同跌碎了兩顆小心，相互戰抖而慰藉。

酒店前面的人，忽然發出局外的譏笑聲。菜芽更覺得悲哀；心想這一次闖禍，一定難免父親的毆打，與母親的惡罵；再想到小牛也是無意失誤，而且還是幫助了自己的人，轉眼間，也要遭了父親的毒手；於是更加悲痛，哭聲更加宏壯了。小牛的耳邊，好像有誰告訴他似的：你還不抱住她安慰一下嗎？他的四肢就不由自己起來，緊緊的把她摟住，眼眶裏擎着的眼淚，也如山澗水一樣的滾下了。

這一對小情人，相互的擁抱着，自己造成一個哭泣的世界；雖然入市的人，已經擁擠着走過他倆的身邊，但他倆是不會被他們所引動。他倆相互伴奏着的哭聲，直如村中宣

傳告示的銅鑼，傳得那麼敏捷與悠遠，母親追來了，他的寬敞的布衫，急竄得隨風飛舞；菜芽的靈感中，覺得她母親的足跡踏入她的心頭，微微的抬起頭來張望。在相隔一丈距離的地方，果然是她母親在布衫震蕩中，迅速的走來；但在神氣間，猶不能免除她凝滯的舊態。好事的小孩們，已經圍聚在他倆的四週。母親罵了一句倒死了的，在各人頭上重重的打了一下，就扯着菜芽的手往裏走。小牛嘿然的跟着。菜芽回頭看已經打破得無可收拾的碗，和地上被黃狗吞噬了的豆腐，不由心裏又是一酸，就好像心愛的物件被狗吞吃了。爐火已經熄了。父親在檢點些入市的製品，鼻孔裏哼着的聲音，猶如風箱拉的火爐，氣勢十分可怕。這一個鐵製的菜刀，與那一個種田的耬頭接觸時，鏗鏗然的琤聲，也在助長父親的怒意。父親罵他們的魂靈是狗拖了去的，他說要把他們在鐵錘下面敲死，免得他看得發嘔。

母親問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他們都不敢響。

菜芽不心願連累着小牛，使他受着無過的挨打；但她也不心願自己受罰，因為這一次的錯手，也不是故意的作成。她只希望着母親不要再動手毆打，因為她既不願自己受痛，同時使小牛心裏悲苦，也不願小牛挨打，如同打在自己的心上一樣的難堪。她終於默着了。小牛呢？小牛的心，正是與她一樣。

三

父親終於喫不到豆腐，憤憤的攜着鐵器入市。小牛不能自起爐灶，只好坐在店裏看店。菜芽不歡喜拘束在母親的身邊，很繫念着同情者的小牛，跑來站在店堂，呆呆的看着他，不說一句話。

母親要乘父親入市的機會，去看她的姨母。她知道父親一定要在市上喫飽了酒，歸來很晚的，所以也預算在天黑以前到家。他拿出幾合白米，要小牛在泥鍋裏自己煮粥；不

要跑出店門一步，如果店裏有什麼東西少了，就要抽他的狗筋。

母親沒有講到菜芽，意思是要菜芽伴她到姨母家去。但菜芽不願意去。

菜芽心裏想着，自己應該有對小牛說話的必要，而這個說話的機會，又必須離開了她的父親母親，以及任何人的參與。她想到剛才洗菜時的機會已經失去，而且在失去機會以後的時間中，更增長了一層不得不和他親切談話的決心。她決定了，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她決定不去陪她的母親到姨母家裏去，留在家裏伴着小牛。

母親吩咐小牛不要貪睡；又回頭對菜芽說：

「現在你說不跟我去，停一些，不要同那回一樣的倒在床上哭，或者泪眼婆婆的追到姨母家的去罷！跟我去！」

「哼！我不哭，我爲什麼要哭？——我不去。」

母親立在門口，整理一下衣角，又回頭看他們一眼，才向前走了。

午後的空氣，靜寂得緊貼着胸口。簷前的日影，垂垂的在階下移動；遠處隱約的市聲，也疲倦得和灶上的三兩蠅聲相似。

菜芽想到自己身旁只有小牛一人，正可以向他去說話的時候，不由得心頭便有些顫動，兩頰便有些顛顛起來。她自己覺得很奇怪，不知什麼人給他掣住舌頭似的，總是說不出一句話，剛才吐着紅焰的爐火，早已熄了，就是爐底殘融着炭灰，也輕鬆得要臨風起舞。地下滿堆着炭屑與鐵屑，壁上滿掛着絕端的新與絕端陳壞的耙耨和刀叉。一切都顯得十二分沉寂。只有短作檯上星散着的鐵花，表明是小牛從刀面鏟下來的成績，向菜芽睜眼。

「你的父親呢？」

「關在監牢裏。」

「母親呢？」

「在家裏。」

「你不念他們嗎？」

「師父不許我回去看母親，母親不要我去看父親。」

小牛說到這里，聲音便有些哽咽；探頭在他自己的四週打掠一下，覺得他的周圍，都是埋伏着無名的悲哀似的，現在經菜芽這樣一牽引，都張着醜臉向他丟譏諷的眼色了。菜芽很想用另外的話引開，可是一時却找不到頭緒。過了許久，菜芽才問

「你有姊妹嗎？」

「我有一個姊妹，她很愛我，很愛母親，——可是她死了；我沒有妹妹……」

「你姊妹怎麼死的呢？」

「我的父親因為砍了山裏一株樹，東大老就說是砍了他的，便被他們捉去關在監裏；我們家裏沒得吃，姊妹仍舊去砍柴，因為我家裏須得賣柴買米的。」

「我們時常沒得吃，我和姊姊時常挨餓去砍柴。那天上山的時候，姊姊看我兩腳這樣發熱，兩目這樣深凹，就應許我上山後，把全數的冷飯都給我喫。」

「實在姊姊比我喫得還少，她那里不餓呢？」

「我們到了山上之後，忽然起了一陣狂暴的大風，差不多要把我們餓瘦了的身體，隨風捲去，我的箬帽，已經隨地上的落葉在空中起舞，姊姊也只能伏下躲避。可惡的老天，接着又是一陣激骨的大雨，就是平素最可以靠得住躲避風雨的大樹蔭下，這時也被狂風的顛簸，失去她的權力了。」

「我們沒有砍到什麼柴，身體是完全從水中出來一般。回到家裏又沒有燥的衣服換，又是一頓挨餓。大概我的姊姊就這樣的病了。」

「她一定是餓死的，我看她一天天的瘦了，黃了；她到死的時候，還很愛我，精神還很清醒，她伸出她枯瘦如柴的手，緊緊的把我的手牽着，眼淚不住的從眼眶裏下來，沒有說

出一句話，就慢慢的呼吸低微了。」

小牛述說的聲音，漸趨於和緩而低微，似乎有許多哀痛，深深的在他心坎中拖下往沉的樣子，菜芽在不知不覺之中，已靠近他的身邊坐着，緊緊的握住他的手了。

小牛自己的眼眶裏，也拼出許多熱淚來。菜芽的心，也顫抖得利害，眼淚也在眶上流下了，她不能說出一句安慰話，又讓小牛自己說下去：

「現在，我家裏只有一個母親了，他們說我在家裏仍舊不相干，所以把我到你父親處來的。我母親說，『不是三年滿了師，不要歸家，并且不要你想家。』所以我就敢想到我的家了，我只希望三年的日子快些過去……」

菜芽想到小牛從到她的家裏來後，並沒有說出一句關於他自己家裏的事情；而且每天到晚，差不多就同啞子一樣，一句話都不說的，不知道他到有這樣的一段苦歷史包隱着的。她立刻覺得他的身世的確比自己還苦，自己應該安慰他。她想到這里，便緊緊的



把他抱住，輕輕的叫他一聲。

「小牛哥！你不要過於悲哀了，還有我呢！我雖不做你的姊姊，難道也不做你的妹妹嗎？……」

小牛的心裏更加跳動得利害，他不曉得這是怎麼說起的，更不曉得怎麼回答。

菜芽在他的懷中直如小孩子向他的母親討個心愛的回答一樣，又嬌嬌了一下：

「哥哥！你不要我做你的妹妹嗎？」

「怎麼不要呢？……只是——」

「那末你應該叫我一聲妹妹啲！」

「妹妹啊！我叫你妹妹了！」

菜芽的臉上，這才有有些被春風吹潤了；很感得內心的舒適，小牛才一抬頭，便覺得心頭狂跳，如什麼人掣去他的靈魂，正在他從悲痛的深淵被菜芽牽引出來以後，他忙要推

開菜芽，誰知她還是這般的黏着。喲！那醉烘烘的踉蹌着走來的，不是菜芽的父親嗎？

「倒運的日子，一定是有什麼惡鬼跟着的，倒運的日子……」

父親的臉孔全紅了，紅到耳朵後，紅到頭頸下，紅得眼睛全個染了血，什麼地方都紅了，什麼地方都醉了；——這正是同他平時醉了從市中回來的情形一樣，不過回來特別的早，醉得特別的利害罷了。他口裏不住的念着，「倒運的日子，一定是惡鬼跟着了」的兩句咒語，醉烘烘的走了進來。

「菜芽的娘喲！你是一個敗家婆，你是一個犯了掃帚星的……」

他警眼看見小牛與菜芽這樣相偎的坐着，心中好似一陣火燒，接着又似一桶冰冷的山水，向胸口潑來。他的血染了的兩眼，盡力的睜大了，看着他們，直欲把他吞下。

「敗家婆！倒運鬼……你來看喲，他們在幹什麼……」

他們偷偷的站了起來，不敢響。

「你的母親呢，敗家婆又到那里去了呢……一定是冤鬼跟着了！」

「母親到姨母家裏去了。」菜芽顫抖的回答。她的顫抖的震動週期，直引得小牛的

共鳴。

「姨母家裏去了。」父親重了一遍。「你去叫他回來。」

菜芽躊躇着，眼斜着小牛；小牛不敢動，看着她的父親。

父親再眨了菜芽一眼，她走了。小牛的心懸懸的送着她。父親回頭對着小牛，酒氣飽和全個怒氣，滔滔然幾乎把他捲入漩渦，小牛只是呆着，師父的拳頭，已從高峻嚴峭的酒臉上滾下來了。

「你快給我走！你是一隻畜牲，你真是一隻小牛，唔！小豺狗，你快給我滾——」

小牛摸不着頭腦，雖然他也打過他幾次，但是他的情形，總是不同的；而且看他一定是釘住這幾句話，也似乎不是十分酒醉的神氣。小牛一時避到裏面，但是師父已把他的

僅有的衣包放在門口了

「快些走喇！我這里不要再來了！」他的眼睜着，遠遠的還能聞着酒醉的氣味。但是，小牛沒有法子，小牛走了。

#### 四

菜芽和她的母親從姨母家回來時，父親已經臥在床上，鼾聲如雷。但是地上已經散佈了許多碗片、鐵器、板屑、炭末……等許多東西，這一定是他的慣技；因為他平時酒醉後，不是打人，總是打東西的；不過這次讓他打個開心罷了！

菜芽向四週偷偷的望着，又往各處找尋；她的心，是十二分的繫在小牛身上。她不敢在任何人面前說出對於小牛的祕密，說自己是在找尋小牛，說自己若是失去小牛，將如失去心上的至寶，失去了自己的母親。

父親是醉了，不敢去問他；母親是同她一樣的不知道的。是於她期待着，期待着他的歸來；但是她終是失望。她的心悵然了！

● 模黍被是我們鄉中的一個故事。說一個懶惰女人，自己不能做飯，專待她的丈夫做好，送到她的床上來。一天，她的丈夫有事遠行，恐她沒人送飯，乃做成一塊如棉被一般大的糯米的黍，蓋在她的身上，她可以一點不動得着食物了。但是，當她丈夫回來時，她只吃了頭邊一個半環，另外的還好好的剩着；她已經餓死了。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在上海。

草 小





## 小草

秋驅着幾隊蕭蕭的斑馬，在我們村後的楓林中踏過時，秋意便隨着落日的餘暉，洒遍了人們的心頭，洒滿了秋郊的葉上；四週的景物，都深深的沉默着，浴沐在秋的光海，沉入秋的情調之中，正像偉大的歡筵以後，各人的臉上，都表現出他心中棲宿着的醉意，和歡愉的靜肅。

我們全村的村舍，都披着深藍的外衣；倒翠溪的小澗在牠的脚下旋繞；流泉激石的脆聲，音樂般的與隔岸表出繁細而和諧的楓葉的聲音相應和。村舍的盡處，橫跨過倒翠澗的腹上，正如澗的兩旁長着的密集的林葉互相銜接一樣，臥着一座卷洞般的名爲擷



翠橋的弓橋，橋欄上扳附的籐蘿，都含有詩意的在卷洞的圓穹處垂垂的披掛。橋下急湍的琴泉，淙琤的在圓滑的溪石上彈出秋高夜月的幽聲，與澗上接葉巢鶯的風聲相入調。音色的調和，與表情的丰彩，簡直令人會想到春的大自然的劇台。

小草是我們村中的婦人，是去年才從她的娘家下前溪村嫁到我們村上的新人；她的丈夫，就是那個織布的壯年碧岩。我們村上的人，除了幾個叫她一聲碧岩嫂的以外，什麼人都用她娘家的地名當做她的專名，叫她下前溪人；至於她幼時母親稱呼她的小草的名兒，卻早無形的取消了。

她跪在攏翠橋的橋下洗衣，忽然好像有一種林表以外的叫她的呼聲傳來，就停住了手下衣服的搓擦，聳起兩耳，靜靜的傾聽；但是在幽靜的祕密的澗邊，除了水聲和風聲以外，什麼都沒有聽見。當她在傾聽的時候，忽然澗邊的翠鳥，在她的眼前飛過，引得她的眼角向左一轉，她被當時的景物怔住了。

倒翠潤的叢林夕照，正如暮春三月時的情形一樣。一個個密集着的嫩黃的樹葉，黃得幾乎透明；陽光一簇簇的洒了下來，顯得十分斑駁的色彩。這是西邊的透射的陰影的情調。至於東邊呢，卻又是一派神氣。陽光在每個嬌亮的葉面上反光，隨着微風的搖擺而爲之閃爍，團團的日影，處處受了複葉的乘抵終於透不到澗底，只得在每個的葉面上徘徊。看不見白雲如慈航一般浮着的青天，更看不見渲染得如錦綉一樣燦爛的晚霞；若是沒有在密集的葉縫中看出幾瓣隱約的鮮紅的楓葉，她一定要疑心到今春三月尋死時的夢境重臨了。

那時也是一個傍晚，她從家裏匆匆的走了出來。心裏盤踞着滿腹的憤恨和尋死的決心。她想到她婆婆威嚇她的說話，「你快些塞住鼻孔到毛廁坑裏去死了罷，你死了，我的腳腫定會爲你哭泣而流下幾斛淚呢！」啊！這是多麼難以忍耐的話喲！她籌算着她的生命，翻根倒底的，正如蒔花匠之倒翻了土缶裏的泥沙，重新檢視過一樣的推度她以後

命運，她終於失望了，使她從過去幻想的希望的高崖，墮入了現實的事實的深谷。

「小姑算什麼呢！她有母親生養，難道我沒有母親生養的嗎？她竟然可以剋毒我，我前世與她有什麼交關未清嘍！這正如雄雞不能生紅蛋一樣的可以確信，她的命運，沒有生成就有壓迫我的權力的成分，我的命運，也沒有注定是做她的野牛般心情所蹂躪的牧場的。前世的什麼冤家嘍！我要與她有這樣的爭鬧惹得我的婆婆，她的親母親，這樣的慎重將事，憾恨我至於入骨？」

「婆婆自然是她的親母親；我是什麼呢，我不過是一個外人罷了！又不是她自己的親生骨肉，咳！我之受人凌虐是應該的了。」

「嘿，你們橫直是不把我放在眼裏了！我生着也沒有什麼快樂！只是我死了以後，看你又將怎樣；死了一個賤女人，固然如脫下一件醜惡的外衣；但是在你們這樣窮醜的人家，就是一件破碎的舊衣，也不容易得到嘍！」

「我死了，我一定去死了，就是特別爲你們的氣，我也要死；看你們以後怎樣？」

她一邊想着，一邊踏着潤邊稀疏明淨的樹影，往前面潭邊走去。她堅決赴死的決心，正如她脚下踏過的溪石那麼堅固；她赴死的決心的擴張，正如漸近潭邊的巒石。她此時的心坎，只雄據着死的石像和死後意氣的復仇的紀念碑。除了死，她的心中毫無時空的位置了。

鶯聲囀深了的春天，埋葬着人間的祕密的葉底，忽然翻出一聲圓圓明淨的異樣的啼聲，牠的音節的跳舞和活動，只有潤底映着的稀疏的日影，可以爲牠表徵，在這歌聲的內幕中，好像在讚頌人生的無限享樂，如生命的青春的歡欣。她的急進的赴死的決心，正如一隻貪餌的潭魚，無意中囁啞着雙唇，被鉤在那鶯歌中的芬芳的生命釣上了。當她正在仰頭傾聽的時候，不提防脚下的巒石，突兀的把她一拌；她幾乎跌入潭裏。

深碧而窄渺的溪潭，就在她的眼前陳列；轟然若嘯的瀑聲，就喧擾起她的膽寒。陰森

的氣象，透澈了她的肌骨；她堅決的死心，就銷熔在這四圍滴翠，寒入靈魂的潭影中了。

在深不見底的潭影中，她看見她已過的父親和兄弟，她看見脫了齒牙微露頰骨的家中母親，她更看見她新婚後遠客他鄉的精壯丈夫，和未來的從自己心血中胚胎出來的肥胖而嬌嫩的可愛小孩……她的心鎮住了，正如澗邊壘着的盤石鎮住了那善於跳躍的青蛙了。她疲極的倦體，好像被那鄭重的岩石壓住一樣，漸漸的不能支持，就頹然的坐下。

她覺得耳鼓中的鑼鼓，正在喧闐雜奏，眼前的燈火，正是燦爛輝煌；理想中的未來的空中樓閣，現今正實現在她的眼前。她覺得她已是這座裝飾巨麗的富家主婦，兒女盈前，賓客和親屬滿座，什麼人都向她和她的丈夫致敬，什麼人都羨慕她和丈夫的福分和命運，贊美她和丈夫的美滿的家庭；她自己也覺得十二分地高傲，十二分地可以自尊。丈夫畢竟是這樣的愛她，婆婆也從小姑出嫁了以後改變了從前陰慘兇悍的態度：「唔！從前

與她爲難的小姑，畢竟是要出門的，女子畢竟是外人喲，要作什麼孽呢，出嫁後就沒有干涉到母家兄嫂們的權柄了。」她穿着華美的衣服攜着成羣的兒女，在如雲的賓朋當中，往來談笑，更牽着兒女們近那作樂的臺畔，傾聽那繁盛的樂聲，爲兒女們取樂，呵！她是多麼榮幸啊！

潭底的一隻巨魚，忽然東的一聲在水面一跳，四圍的空氣，正如水面的暈紋一樣，從沉靜的潭面，一暈暈的蕩破了幽靜的潤邊，衝開了她幻想着的心門，在那雙神祕的門內，牠把她正沉醉在未來夢想的深淵裏拯出，喲！眼前的景物，又是如故，深昏的傍晚的夕陽，一個個在葉縫中透過，斜斜的篩在潭面和潤邊，愈顯得嬌嫩；清脆而激越的水聲，和着圓潤而明淨的鶯聲，溫和的在空間旋繞，她醒了轉來，眼前的幻像立時消滅，但在這樣欣欣舞動，讚美着青年的春之生命的盛筵中，她覺得她的未來，正有如明晨熾爛的太陽的那麼彩燦與容易決定，生命的讚美，未來的可愛，正如潭魚的歡欣在她心中跳躍，她忘了來

時的一切，匆匆的趁無人看見的時候，站了起來，走回她的家裏，正如平時沒事時的情形一樣，對付她的婆婆和小姑。

但是，理想畢竟不是事實，希望之花，無論你開得如何繁榮而彩燦，而一臨到花瓣謝落，低徊結果的時候，那可嫌惡的酸果，又在奇臭的荆棘上累累結實了。她從那時以後，在希望的路上，已經看到她小姑的出嫁，但是婆婆的心猶偏倚着小姑而夷凌她自己；她的丈夫已經從客地回來和她同居，但是畢竟沒有她理想中那麼恩愛的情神對她，反而有時正如她的小姑一樣，伴着婆婆，共同的欺侮她。她在夢想的路上一徘徊着；她又覺得現在已經走上了荆棘蔽天的危險的絕地已經墮入了黑暗的深淵中了。

她現在想到此處，翻恨那時沒有堅實的尋死的決心，與因循的苟安偷生之可卑夷；她恨不得在前途沒有希望的荆莽中，立時跳出了生的界線……

「碧岩嫂，你在這裏真是隔了一個世界了，碧岩哥怎麼的在叫你，他村前村後的

在高聲呼叫，他道你不知飛到那一個世界去了呢？」

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的聲音，立在擲翠橋的橋上，將前身俯出石欄干外，這麼小鳥似的帶笑囁了幾聲，才喚醒了橋下澗邊跪着沉思的她。

女孩是碧岩家對門矮屋內面的那個老寡婦的女兒，她的母親常在碧岩家裏幫助他忙亂時的燒洗，她也長得十分聰明，所以大家都很心愛她，而尤其是碧岩嫂、碧岩嫂當結婚以後，丈夫出外的時候，總是要她來伴自己同睡的。

小草抬起頭來，見是烏姊，心裏就起了幾次回旋。開首好像聽見天外來的喝破靈魂的天譴，就想把眼前所構想的空中樓閣，如罪人之心願塗抹了自己的行爲一樣，急遽的隱蔽去；再後，知是烏姊又好像是得了救星似的，可以無須十二分的隱蔽。這正如舞臺佈景者，在急遽中，佈錯了而又另換了幾次背景。

「烏姊姊！是他叫你叫我嗎？我來洗衣服，他似乎是知道的呢，他怎麼這樣村前村後



如招魂一樣的叫呢，我又不會真的死去如他所咒咀我的。」

「碧岩哥說要到城裏去呢，他四處的找你不到，所以問我你在那里，又要我代他找尋，快些洗了喇！」

烏姊順手攬了一根橋塊垂掛着的藤蘿，樸樸然從石上一節節的扯了下來，黃落之葉，如微細的泥沙在空中旋繞，飄飄然跌入水面，在她的面前流過。烏姊拈住藤蘿在手中輕輕的撫弄，映着四圍的景色，恰像一位拈花的神女。

小草在潤邊恩恩的洗完了那些衣服，立了起來，從攔翠橋旁巖石砌成的石級走上。石縫中間生着許多苗條的小草，欣欣然仰起頭來，讚頌着和平的太陽，與生命的豐潤；雖然人們的無情的腳踵，時常在牠的頭上蹂躪過去，使牠消磨了青春之幸福；但牠卻似十二分信託命運似的，在命運以內的嚴酷的待遇，牠只有欣然的接受，和努力着新生。她在石級上折了幾轉，縮低了石縫的鴨腳草，踏破了石上封佈着的莓苔，才走到烏姊立着的

橋上。

擷翠橋上的秋色，又是一番景象。將去的夕陽，正如垂死的病者一樣，那麼枯黃而消瘦；正對橋上的樹葉，又稀疏得許多，從橋下的觀點易了過來，一定能夠在隱隱中覺得如一個驟然荒了頭頂的禿頭——尤其是染着頹喪的陽光的天空，做牠的背景，更顯得畢肖。

秋晚的天空，滿氳氳着慘白的迷霧，夕陽的餘輝徐徐的在空中消散時，那些沉浮着的迷霧，便覺得鄭重了許多，慘然暗下，毫沒有一些透明的輕盈的風韻，使人感到將死時的沉默的封鎖。

小草回家的時候，屋背的煙囪，已鼻起了乳白色的濃烟，鄭重的空氣，層層的壓得牠遲遲的不得上升，反而向下回旋。碧岩怒形於色的在室內焦躁的來往，成羣的母雞們，在階前踟躕然，徬徨延佇而待吃。她走了進去，婆婆在灶下立起，把膝下的衣襟拍了幾拍，也

做出一種煩躁的神氣。碧岩只是不住的走，看着她走了進來，也不說一句另外的話，好像心中正在預備着，如何可以向她燃起憤怒之火似的。

她心中十二分地怕懼，正如犯了嚴重的死刑，因為他們都沒有向她啓齒，她也躊躇着不知第一句應該向他們先說什麼話。

「你到這樣遲暮的傍晚，還在外面，像一隻落了魂的小鳥似的，遲疑着不回家來，究竟算什麼呢？我不是早對你說過，今晚還要到城裏去的嗎？我這樣的到處叫你，你畢竟聽見了沒有？你始終不把我的說話當正經，像無歸的游魂似的，隱在外邊，盡量的閒遊！這算什麼呢！」

碧岩這樣說了，她心裏只是發跳，她很想忍住不應，讓自己的丈夫凌罵幾句，也不算下恥；而且又是自己有了錯處的時候。但是當碧岩說到她在外面閒遊的時候，她的心中一湧，好像非有自己出來辨白一下不可之勢。

「我不是對你說過，到擲翠橋下去洗衣的嗎？幾日來的天時不好，和家事的羈絆，積下來的污衣服，是非經清澈的流泉沖洗過是不容易干淨的。」

她的心頭雖然特兀的跳着，但在口頭上總想裝出和平忍氣的樣子來，輕緩的回答。她看着許多母雞們厮爾的討厭，並且在人們的脚下糾纏，就先想攬一些喂雞的食料。因此就沒有急於燒飯，來代替灶下坐着的婆婆。碧岩聽她剛才應得這樣和緩可人時，就轉了一個話頭，說她與他作對。

「人們要吃的飯，還沒母雞們要喫的要緊呢，我怎麼的對你說喲，我是要早喫了飯到城裏去的，你反是這樣抽不上緊的踱起步來。你要是與我作對不願意代我料理食物，你簡直可以直說。何苦呢，要做出這副樣子給我看。」

「我有什麼樣子做出給你看看，你真是說得好話，你的舌頭，就這樣會亂翻是非的嗎？」

她走近灶頭，搖開了鑊蓋，白汽靄靄的遮住了兩眼，所燒的小菜，已經熟得在鑊底起竄。

她想婆婆既然燒好，又何必在我面前催逼呢。無論如何，今晚總有別故，不然，他一定不會待我這樣如仇敵的尋事的。她竭力想忍耐住這一次的是非，因為丈夫的出外，畢竟是很關緊要的。

「我真不要看，這樣死不死活不活的，自己在外面遲遲回來，還要放出臉色給人看；告訴你，我們是沒人看你的褒貶的。」

他又自己咕嚕着，滿口都帶着輕薄的與慢罵的聲調：

「幾十年來倒了運的冤家鬼，會碰到這種前世牽連的冤孽！真是倒運，什麼時候衝了惡神的惡鬼，若是不心願嫁我，反是分開來直截；各走各的路，大家管不得誰的天南地北，誰的屋角向東，簷頭朝西……」

她的心裏滿燃燒着一肚的無名的哀火，直不知今晚的橫遭呢罵，是爲的什麼原因。眞是人們頭上變幻不測之禍福，如同天上風雲的變幻那麼奇離了。這是什麼原因呢，怪道今天早上的左眼就揭然的不寧了。怪道昨天的老鴉，就啞啞然集在她的屋脊亂啼了。

「只有天知道，誰施出這樣大架子的褒貶的臉色來……」她又縮住不說下去了。心裏只是想：

「這眞天外飛來的漫天大禍了；天吶，我何如可以免得這樁罪孽呢？你聽，這樣嚼口舌根的亂掉是非，總有一天會嚼斷了自己的舌頭。忍耐些罷，嘿，我已經忍不住了。吶，那裏來的說話吶，我要不願心跟他，我要自願的離開，看吶，眞要有天無日頭了。」

她在鏤內，盛起了小菜，不提防下意識的活動，乘機出來弄得鐵杓擊着鏤聲鏗鏘然洩憤。那時已掌上了燈火，碧岩還絞着兩臂，在哼哼然的打鼻銃。她把盛好的小菜和飯碗都放在桌上；放下時的態度，恰與剛才擊鏤時一樣。她心內這些被壓迫着的哀火正如地

亮內部蘊勃着的火山，在四處找尋舒氣的發洩。她把碗筷等放了齊全，也不再叫一聲請吃，就自己走了開去。

碧岩坐在桌旁，奮然的以手擊桌面，碗盞聲轟然振響，正如推翻藏有磁器的木櫥。同時聲音更罵得鄭重，引得隣居的人，跑來注視。他用力的把桌上的飯碗拿起，又鄭重的放下，對着他隣居重新表演他老婆剛才的舉動一次，爲要引得隣居們的同情。

「天色已經黑了，她還在外面，我把她叫了轉來，心裏似乎，就有不慊於我了。燒好了飯，這樣轟然的放下，也不叫我一聲，就木偶一般尖着嘴唇走開了。這成什麼體統，請你代我想。」

碧岩已經自己在開始嘔，隣居見沒有什麼異事，說了幾句勸慰的話，就自退去。他的母親本來是手足麻木，不用易伶動，現在因爲碧岩已經在肆口姿罵，所以她連平日喜於咕嚕的嘴吧，也封閉住不插一句閒話了。她見小草已經走閃，也不去叫她，就自己起來

喫飯。

烏姊在對門走了過來，覺得他家裏的空氣是異常的嚴肅，她也癱住了脚步，不敢怎樣聲張。秋風在屋背走動，壁上的油燈黯淡得如鬼火一般的搖晃，異樣的氣味，嚴重的壓着鼻尖，使人感着空氣中混和着的膩人氣味的濃厚。

碧岩拿起預備着的物件，往城裏走去；室內又覺得兩樣。

「烏妹妹！你代我到房裏去看一下下前溪人，要她來喫飯。」

烏姊聽了碧岩的娘的吩咐，就走向她的房裏。房裏滿貯着黑暗，門縫中的一線燈火，歪斜地臥在箱上與地上；玻璃窗上的天空中，正對着一夥光亮的明星，很可以引起人們的仰視。黑暗中的箱籠和什物，很不易看得清楚。若是沒有預先告訴她，碧岩嫂是在房裏，她一定是不敢進去的。在她房中感覺到的，正如黑暗的冬夜裏的曠野：遠近的幾株脫了葉的老樹，都可以被幻覺人物化起來，使自己膽寒，使自己戰慄得長起汗毛。烏姊摸索到



檯櫃的面前，找到了火柴，燃亮了油燈，才看見碧岩嫂是躺在床上，用手掩着自己的面部，再俯在被上；大概她此時正在進行着蓬勃的思想，和如何可以了結此天外飛來的悲哀。烏姊俯上她的背上，輕輕的叫了一聲，她才緩緩的轉了一個翻身說：

「烏妹姊！你去，我不要喫飯了。」

「你喫一點罷，不喫是要餓了的；自己的身體是比什麼都要保重！」

「不過，我現在喫不下去了。」

烏姊見強不過她，又吹滅了燈光，走了出來。小草繼續着思維。她在溪畔時所重新裁下的自殺的種子，如今又在她的心坎中發起芽來。她預先推究起今晚的禍因，她發現了今晚並沒有什麼大錯，只是無情的丈夫，或心中有特異的改變，或是聽了他人的挑撥，才故意要在今晚向她不問是非的謾罵，無緣無故的尋一個機會和她發作罷了。

「這那里可以甘心喲，就是我能如今晚一樣的受氣，但是，我的一世的生命，卻怎能

永久如此忍受呢？我要是不是死了，我難道不應該有爆發的一日嗎？！我就是一個受氣的氣球，這樣永久的受下氣去，也該有一次會足夠了的。

「啊，我怎麼才能夠報復這種天外飛來的冤火喲！我若是沒有什麼法子可以撲滅，我能聽其盡量的如野火隨着北風的延燒嗎？！啊畢竟我的青春生命之蒙茸綠草，是省不了這種不分天日的漫天野火的燃燒的喲！

「只有撲滅，只有對抗……」

她想到此處就覺得有一種無名的精力，在她的週身打滾；她搭在床上的優柔的軀，就如吹飽了空氣的皮球，漸漸的高聳而精壯起來；同時，她兩手緊握成拳頭在床上翻了幾個轉身，她繼續着想她對抗的手段。

「我一定不讓他無理謾罵，不讓他如一羣野獸之馳驟過嫩草一樣的，踐踏着我的靈魂和肉體，我將如空谷回聲一樣的應和着他的謾罵，或者竟如夏午的旱雷一樣的，竟

響他過先；他若是在兩方相互遞高的罵聲中跌下來打我時，我也該衝出習慣，挾下手頭的什麼東西相禦。」

她欣然得意的坐了起來，黑暗中看不見她自己，但是在她自己的感覺上卻能覺出她面上的每個細胞，都充滿着輕盈的鮮血。她呆坐了片時，覺得心內非常的空曠正在如秋高的晴空之下的旅行者一樣，沒有什麼驟風急雨可以使她擔驚，她的心內簡直沒有一片可以暫時驚恐的愁雲；她又如兵盛糧足的主將，正徘徊在有備無恐的，必勝的戰地中。

忽然在她的黑暗的房間中起了一聲驚人的急驟的奇響，那是一隻老貓追逐鼠子的聲音，她驟然在嚴防無備的歡心中，猝遭襲擊，心裏就不住的跳躍，正好像在靜夜的曠野中，放了一聲地雷，振得四散林木，如喊殺一般的顫噤。她如立在懸崖削壁的最高峯頭，正與致淋漓，雀躍鼓舞的時候，忽然天崩地陷，岩壁損裂，飄飄然墜入峯下的萬壑的深淵

中，那正是無可奈何而不得起身的泥淖，她昔日曾在此惡境中展轉低吟過的舊地，她頹然如垂死一般的倒下，回復到她昔日的境地中去。

是一個初夏的黃昏，西方的白雲，渲成霞彩，把夕陽掩罩以後，新月就翩翩然徘徊在中天了，在一條鄉村的仄徑上，小草和她的母親，漸漸的踏着模糊的暮色，讓路旁的田稻，竦竦然從黑影中移來，又徐徐的向背後隱去；把許多坐在田岸看晚景的青蛙們，一個個趕入田水中，發出幾聲短促的脆響。她含着一腔的憤恨和悲怨，在模糊的夜色中，就是她用以表徵她颯颯般悲憤以後的幾點殘淚，也不容易看得出來。她的母親隨在她的後面走着，也自有一腔心事。她們匆匆的在黑影的田野中走動着，蓬勃的悲痛都埋葬在心坎中，不說一句輕易的話。

她的母親忽然又重復了一遍訓辭；這是教她息事寧人的平和勸告，現在看已漸近碧岩家的村上了，所以又復叮嚀一遍。

「我今天告訴你的說話，你記清楚了沒有？沒有做母親的，只能生得你的身，卻不能保得你的世。畢竟是你的夫妻情長，就是當真是他們理錯，你也只好忍氣一點。夫妻相罵挨打，真是家家都有，比什麼都要平常，即是被他打了一頓，罵得幾句，畢竟還是自己的丈夫，沒有什麼大勝負可決，——而且勝了也不算英雄，喫虧也不算可恥。日後的時間，真多得很呢！」

「草！你懂得我的意思嗎？人生又有什麼呢？只好自己設幾個譬喻以自解譬罷了。光輝的太陽，清麗的月亮，也要被烏雲遮沒，也要被天狗吞食呢？晴和明淨的青天，忽然也要受着疾雷暴風的驚恐呢？受着層層壓積，人人踐踏的鋪地的石板，也應該有一翻身的日子呀！我的草！你忍耐些，懂得嗎？」

小草唉的嘆了一聲極不易舒洩的悶氣，眼淚就在暗野中撲簌的流下。她覺得童年時所恃以萬人無敵的母親，現在竟成柔弱的俘擄。她昨日憤憤然從家中出走的勇氣，以

及母親同來復仇的幻想，如今都成了幻影；而且今晚又要在蒼茫中投回這地獄似的鬼坑，度那永遠不得超拔的生活。她覺得命運制止人生的力量，真是比孩子們手內的螞蟻的乞求生命，還無可如何，她只能付之鬱勃的一嘆。

「草呀！你聽我的心血的說話！最好，你應該先叫他一聲，我們是希望一株茅竹長得直上雲霄的日後吃飯的日子長呀！夫妻相打是常有的，我做娘的若是聽你的說話，就反轉臉孔，不問什麼理由去同他咒罵，難道我自己過得去嗎？難道人家不恥笑我，慢罵我嗎？草！你該聽你娘的話呀！」

「你應該認定自己的命運不好；生成的，鑄定的命運，就是你有十二分本領的大匠，也不能修斲得轉來。萬事只有忍氣，只有自己譬解……」

蒼茫的淡月，已漸漸籠罩着世界。她們已旁着倒翠溪，在稀疏的月影下踏着沙沙的石路，在走橋頭的流水，恰似林梢的月色，一樣的迷離慘淡，悲情蕩漾。她們走入村中，小草

的心就如上了瘡痍的傷痕，又被癩狗撕破般的慘痛，她不知不覺的立了下來，更沒有心思向前進行。碧岩家的屋門已經緊緊的關閉，引起了她母女在門外的無限躊躇。母親決定向前打門時，她就覺得她的靈魂向身外飛去；那碰然打門的聲音，恰似敲在她的心中，而自己卻不能覺得這是苦痛。她正如服了麻醉劑一般的倚在牆上，雖然清醒的精神能知道人們加於她體上的一切苦痛，但她的肉體已經離開了精神的指揮範圍；而不覺其相連與苦痛了。她到處都感到如着了油火的不安，但她的四肢卻已完全麻木了。

她的心坎中永遠銘刻着，這一次打門的震人的怪響。從此以後，她的心裏，就起了一個「交替作用」，如正裝好的留聲機片一般，只要那種同打門一樣的聲音一響，她立刻就能在眼前開演這一幕慘淡的影片，把那時四週的背景，已往的情調，和胸中的悲哀都浮雕出來。當這許多浮雕的影片在她眼前演動時，她同時就覺得那些影片的本身中，發出一股氤氳的麻醉劑，籠罩着她的全身，千萬把鋒利的尖刀，向她的週身猛刺。她在這種

頹然若醉的悲慘的情景中，感到了無限的絕望，與不可訴說的悲哀。她只能「唉」的嘆了一聲，又輕輕的叫了一聲「天」就算完事；因為連普通人的窮絕中所喊的一聲「娘呀」的希望，於她也成絕望的了。此外，她就轉折了思想的道路，想到如何可以脫離此永無希望的殘軀，離開這悲慘苦悶的世界而去享受她永遠的幸福。天然的死，不知要到何時可以降臨，在沒有權力可以限制死神自然的來沒收她的生命時，她想，只有自己速死，自殺，可以支配自己的幸福的權利，而且有如操持左券一樣的可靠。

「自殺！自殺！只有自己可以支配自己的未來幸福，今日的因循，正是異日受苦之原，這正如從前的苟安，是現在的苦痛的前因一樣。所以趕早決定自己未來的幸福罷！」

「自縊，懸樑。」她想到普通女子最多而最便於取徑的一條赴死之路時，眼前就如爆了一顆開花的炸彈，在這火花四射，紅綠光芒陰慘的閃爍中，她瞧見了如戲台上所表演的一樣的凶鬼，牠張大了圓而深窄的眼眶，亂髮茸茸的，把整個頭面蓋住，口舌長長的



伸出唇外，從頤下拖來，徐徐的有所伸縮。她張開了眼睛，覺得這個怪物就在她的眼前搖晃；她閉了雙眼，又覺得那個東西在眼簾內徘徊。她一時想不出脫險的法子，身子出了一身的冷汗，每個的汗毛，都緊張起來，四肢縮成一團，口齒不住的衝擊。

她蟄伏在幻覺的驚恐中半晌以後，才奮然起來燃起那盞油燈。她呆呆的對着燈火出神，不知不覺中，好像天地間早就沒有存在一個東西的，何況是她微細的身軀，何況是看不見的靈魂。

烏姊走入房中，又點醒了她一時與太空化合的心靈，使她自己知道她是存在，——無論是肉體和靈魂，都是苟安的存在。

「碧岩嫂，你難道一些都不要吃嗎？」

「我不要吃唔。」她勉強的答應一句以後，當即又收斂成她沒有表情的臉色，讓牠沉在慘弱的燈光中。

「今晚碧岩哥是不回來了罷？我要睡在你這里呢！」

「唔！」她對於烏姊的感情，比較還不十分薄；雖然烏姊的年紀較輕，還是她能夠知道她的心事多些。平常的時候，還是她自己去叫烏姊來同睡的。現在她心裏雖則有心事，但也不便毅然的回絕她；所以她只得無意的回答一聲。

靜寂的燈花搖擺中，她聽見外面婆婆的關門聲，脚步声，關籬窠聲，最後就聽她走入她自己的房中去了。烏姊並着她坐在床上靜聽了一回，又催她就寢。

「你先睡罷，我也就要睡了。」

烏姊一顆顆扭開自己的衣服，眼睛不住的看着她臉上的沉默。她又不肯驚動她，知道她今晚是受偌大的委曲，心中自然是埋葬無限的哀情，皮外的安慰，也是無濟的。她把搯好的被褥鋪平，自己鑽入被窩裏面，故意呆呆的坐着，效她一樣的沉默。

「睡呀！碧岩嫂！」烏姊忍不住時，又催了一聲。

她覺得坐着的四肢，有些倦了，就和衣的倒了下來。

烏姊如輕了一半的心事，精神上如釋枷鎖似的，轉眼間，便睜睜的入睡了。

她又繼續想像尋死的方法，警眼間，眼前便有許多兇器，像尖銳的小刀，堅韌的繩索，烏黑的鴉片，等等，都向她伸嘴吐舌，賣弄風騷，要勾引她進入迷魂障中，聽牠的指揮，聽牠的訓練，安然達到死的世界。

「呵！可怕的小刀！我不能親近你，我沒有親近你的勇氣，雖然我已毅然的決死，但是我，我總不心願親近你而死。」

「繩索，呵麻繩……」

她想到這里，又牽連到剛才的幻覺，頭皮又是一震，她就急於撇開了。

「唔！怕什麼，還怕嗎？那正可以不用想死……鴉片，唔鴉片的確是最和平的東西，我就借了牠的牽引，把我的軀殼和靈魂超度了罷……喲，下村雲亭的女人，不是吃了鴉片

死的嗎？她多平和！我上次還夢見她和平時一樣的同我談笑呢……我不願流血而死，那種正像從血泊裏掣取出來的紅麵包般的七竅流紅的死法，我是千萬不心願的。服毒飲砒……不，一定是沒有比鴉片那麼清靜平和。決定了，我決定用鴉片了結我的生命。」

她的思想正想得順利時，忽然事實上又起了一個輻起的波折，那就是她的家裏沒有鴉片。她想雖然明天也可以前去購買，但無論如何，今晚總不能有所伸張了。在最難堪的時日中，就是最快的一瞬，也是宣布死刑後在火上爬行着的拖挨着的生命；她怎能安然的待到明天呢？

「呵！好了！」她忽然又如得寶似的驚悟過來，奮然的叫起，「灶下鹽瓶里不是有許多鹽瀆積着嗎？那好極了！一定是我的救星……一碗，不要一碗就夠了，一定是夠的。呵！讓我先去拿來……」

她乘着十二分勇氣的氣概坐了起來，烏姊在夢寐中被被頭的顫動，就轉了一個翻

身。她忍氣一下，再輕輕的喊了兩聲「烏妹妹」，見她又沒有動靜，就偷偷的起來了。

室內的空氣，分外的緊張，就是一支微細的繡花針掉在地上，也能聽得清楚。她忍着氣，如作賊一般的把門開了，門外就迎面沖來一陣冷氣。冷氣在她的胸懷穿入時，就與她的心旌相擊戰，正如兩塊碎玻璃的相互擦擊，戰戰作響。

她走出室外，又輕聽一回婆婆的酣睡。婆婆的酣聲如雷，正如深夜窮婦之推磨，隆隆然，斷斷續續的作響。

靜夜的灶房，又與平時充滿油膩的氣味不同，此時所感到的只是殘冬的枯岩那麼靜肅。燈光沉沉若死，室外溪溪，時送來幾聲斷雁。每當一聲孤雁的哀鳴過後，便覺歷時許久的悠悠，她不禁神往，又想着在深夜中徘徊曠野後跳入懸崖下的沉潭的了局。

我的屍身將永遠沉在深深的潭底，正如不可見的靈魂一樣，永久的消滅在人間，那不是更清確嗎？

「下弦月慘淡的照着，茫然的爲我下泪，我孤另地被遺棄在曠野中，盡量的呢咀一回，狂笑一回，復披開荆榛，沒入草萊中，扳登上壁削的懸崖，再向天空長嘯幾聲，才抱起脚下的石塊，一同的縱身下去，永久的沉埋在潭底了。」

「我橫直是死了，不同他們相干運的，要討厭的屍身留在他家裏，使他難堪做什麼呢？超脫些罷！」

「呵！那是多麼超脫呀！我之不希望有殘腐的肉體在地上存在，正如不歡喜有可憐的靈魂在人間存在一樣。呵！這才是清高的死呢！」

她把倒好的鹽滷放下，走到通往溪濱的那雙門旁，就想羞然的開門出去。

不成熟的門樞，打生鐵一般的把她堅決的心軀化了一半。忽然門外的一聲狗吠，她就退縮了幾步，她重新看着灶上的一碗黑沉沉的鹽滷，在向她招引，又走過擊在手里，她奮勇的把牠送到唇邊，「喲！好苦的滋味！」又放下了。

她第二次拿起屠時，心里咒咀着自己，催促着自己，說「是時候了，早些喝下，不要再有拖延。」但是她的耳裏聽到一種警戒的呼聲，說「危險呀！生命的危險呀！切不可近着可怕的惡魔呀！」

「還是往野外去。」她砰然的開了那雙臨溪的門，卻驚醒了婆婆的追問。

「是誰，誰呀——誰。」

「是我。」她勉強的應了一聲。

她覺得她的命運，已經被人推置到高崖之上了，心頭不住的顫跳，又神經錯亂的把門關轉。

「是時候了。」她左手插在腰際，右手拿起那碗鹽滷，忍着氣，如吃藥一般一口喝下，「呵！完了，完了。」

她微微地感着一些失望，神遊一般的又走回房中。

烏姊在睡態中間她起來何事，她含糊地回答了一句：「口渴了，起來喝茶。」

空氣又是十二分的靜寂，遠處的村犬聲，使人想像到微渺的擊石。但是她的中心卻裝滿將死的可怕，與須臾的生命悲哀了。週身的血液，如馳馬一般的到處飛跑，每個的末梢神經，都填滿了癡狂的火燄。臉上燃燒得殷紅，腦壳薰蒸得開裂。她推開棉被，又露出胸懷，戰慄着自己短促的生命。

她如酒醉一般的，昏迷的神經，半恃着清醒的理智的警策，感得自己的舉動是太過，於是悲哀在她的胸懷鑽動，錯悔她自己剛才的鹵莽了。

「我二十年來青春的生命，就這樣結束嗎？我未來的幸福，正蒼葺未放的，難道就這樣夭折嗎？」

「母親，我的孤老的母親，我不能再見你了……碧岩！碧岩！我不能再見你，我也不再聽你的謾罵了……呵！你的謾罵，雖則是……」



她開始悲哀起來。好像自己已是死了，母親在前面盡量的哭泣，碧岩也在她的床前懺悔，許多的隣人親戚們，都前來宣慰，歎息她是個賢德女人，竟然自尋短見，真是老天無眼了。她想把自己的屍身奮起，再和他們酬酢一回，不提防又冒了一陣熱汗，醒了轉來，眼前的事實，又清清楚楚的，陳列着只能告訴她僅有的絕望。她哭泣了。她想像着一株偉大的已經被樵夫斫到剩有一絲的連合的生機了，大風中的生命，短促得如同蜉蝣，她泫然的哭泣了！

「碧岩嫂！碧岩嫂！」烏姊道是她着了魔，想在她的夢魔的手里奪回。她只是不應，更加哭得厲害。

烏姊坐起，躺下，躺下坐起，直不知所措。她死命的喊着「碧岩嫂！」已經喊得碧岩的娘也醒來接應了，才走下床來，叫碧岩的娘快些走來。

婆婆帶着卑夷的心思，燈光向她的眼中照過，問她感得什麼痛苦沒有？她只能略斜

睨一眼，她在她的眼的神形中，發見出一種無神的凝視，——這種凝視，只有染着霍亂等急症所常有的。她驚恐起來，問她有沒有吃下什麼東西，她也只能報還一個無神的凝視。反而烏姊想起她剛才說喝茶的話，心裏有些疑惑，就告訴了她的婆婆。

婆婆往灶下一查，只見那隻磁碗還放在桌上，而且當她用舌尖去試驗那碗邊時，還留有許多鹹味，於是她是服下鹽滷，希圖自殺的一件事，已經證實了。

「烏姊姊！你到外面去請幾位隣居來，救命！」她說着，頹然坐下，不靈敏的肢體，不住的戰慄，心裏憤恨的想着。

「天喲！這有什麼可以自尋短見的事呢？又沒有打她，又沒有怎樣難爲她，不過平常的罵了幾句，也算不得什麼喲！天喲！我們的一家，是永久沒有安穩日子了；她們一定不要我安穩過幾日，一定要把我磨死，才甘心哩！」

「救命呀！碧岩嫂自己吃下了鹽滷了喲！救命！」

全村都酣睡在深夜的沉寂的人們，驟然聽着喊救的聲音，便疑似某家的失火或是巨盜的入寇。

一時村中的驚擾，正似幾枝殘餘的彩筆在筆洗里亂攪一般，各人都昏着頭腦亂竄的追問，他們紛紛的開出門來，都菌集到碧岩家里。

「家常的相罵也是有的，何必吃鹽滷呢？」

「什麼時候吃下去的，不知吃下了多少唉！」

「她平時不大愛說話的，怎麼一氣就要自盡，真是『肚里毛蟲』了。」

「好好的，你看她現在的樣子，真是可憐。」

大家都紛紛的議論着，燈花搖晃不定，室內滿貯着異樣的表情。烏姊跑東跑西的，不知忙些什麼。婆婆麻木的四肢，氣得有些痙攣了，坐在房角敘說她不整齊的閒話。

「真冤家，真多事的，今晚又沒有要吃鹽滷的原因，……唉！一家的命運，……我道誰

「岩已經在說話了，我就一句也不響……沒有什麼可以拚命的事幹呀！……天……」

隣人們要她不要這樣徒託空言，救好了說話，也不算遲。

他們把她拖入中堂。她眼睛無神的開着，面色十分蒼白；她們扶住了她，她只是昏昏沉沉的不省人事。

隣人們有的代她往城里找碧岩去了，也有往她的母家找她的母親了。中堂站滿了成人的男女和小孩，大家都相互的嗟嘆。她半死一般的被人們扶住立在人叢之中，左右的手臂和掌，被拖着幾個有力的成年，車輪一般的，往四週旋轉。

隣人盡量的搖她的頭面，意思是要搖得她醉了，使她剛才喫在胃里的鹽滷，泛了轉來，正如他們用力的旋轉她同一用意。

有許多孩子們，都在深夜的夢中好奇的驚起，擠入人叢中，看這自己要斷絕生路的怪人，在他們的心目中，人生是只有欣欣的滋長向榮，並沒有什麼摧殘夭折那回事。他們

看了一回之後，又躲入人們的背後，牙齒被深夜的寒意與自殺的悲感所激動，吱吱而不成聲的相互訴說。

一個額上刻有綫紋，表明他是深有經驗的人，手裏拿着一木桶的豆漿，很驚慌——但又很鎮定的跑了進來，把那些聚談的孩子們衝散，走入人叢中放下。他很急的吩咐大家，把她扶好，可以便於灌入豆漿。他嘴里嚷着：

「有救了，有救了；不要慌，這真是數當有救，我跑到豆腐店時，他們剛磨好了生漿，這真是數，數注定是有救了……」

他一面在一碗碗的往她口里灌，一面在得意的表示他老練和功勳這樣說。豆漿不能盡量送入她的口裏，戰兢而慌張的手中，時常濺出許多豆漿。地上，人們的衣角上，和她的前襟，頤下，髮際都污滿了。在蒼涼恐慌的空氣中，驟然又混和了嘔人的生豈氣息。

婆婆仍舊癱擊在屋角咕嚕，她差不多是同一的幾句話反復着。

「好好的，有什麼可以喫鹽滷的？真是冤家，倒運的運命！我家人家，一定是要敗落了……」

一木桶的豆漿差不多要灌完了。那位有經驗的隣人，才把她扶直，叫人們再把她同剛才一樣的旋轉。一時在這種旋轉中，發生出一種譏笑的喊聲，大家好像感得有許多愉快之感。旋了不上幾下，她果然嘔吐了。

推她旋轉的隣人，見她已經嘔吐，一端便匆匆的放手，但是一端的人，卻猶不肯放手，想乘她嘔吐時，用力的推轉一下，使在胃裏的積毒，可以盡量嘔出來，因此，他們的推轉，就有些不和諧了。

老練的隣人又吩咐人們再去拿些生豆漿來，一面又凱旋似的說：

「嘔了，好，不要緊了。鹽滷只有這一樣東西，是惟一的良藥了。生漿喫了以後，就是一些不吐都不要緊的好，現在有希望了。」

許多膽小的婦女們，都站在門口探聽，不敢進來一看。她們看見烏姊，便把她叫去，問東問西。

「別的又沒有什麼，就是今天燒晚飯時，她遲一些，碧岩哥給她一頓罵。誰知她在大家睡了以後，就起來把鹽瀆喫下去。我醒來問她，她還對我說：『口渴了，起來喝一口茶。』」

「我道是喝茶，也沒有什麼。等一些，她自己便嗚嗚的哭起來了。以後，我點起燈來一看，看她面色奇異，我就把她的婆婆叫起來了。」

烏姊把這事簡短的敘述了一番之後，她們就開始發表自己的意見：

「丈夫不好，又何必尋死呢？下前溪人，真是下賤人，有些下賤。」

「死了，到還沒有什麼；若是救活起來，我代她想想，明日怎麼能夠走得來，見得隣

人。」

「只是自己的丈夫和婆婆，更討厭呢！」

「你看，就是現在這樣死不死，活不活的喫了多少苦楚。這個前來擁抱一次，那人前來推動一次；聽他們說，剛才連褲子都轉脫了，這真給人笑的。」

那人又提入一桶的豆漿，烏姊跟了進去。她覺得室內的奇臭，真正難聞，這種嘔吐出來的氣味，蕩漾在人們的四週，幾要使人欲避無路。她反奇怪着何以剛才反不覺得臭呢，幾疑是墮入另一個境地了。

他們又把她扶住，用豆漿一口口的往口裏送。室內的人們，都注視這個舉動，一時反覺得沉默。在沉默中，她婆婆急躁的嚙嚙，又可以聽見了。

豆漿一連又灌了許多，她的神經，忽然受了什麼感動似的，手與足同齊收斂一下，又舒舒的弛和。她用手拿到口上一摸，同時把舌頭吐了出來，好像在喉發音一樣的說：

「唔！什麼東西。」

「新鮮了，新鮮了！」大家嘩嚷了一陣。「反到覺得生漿澀口，就沒有毒了。」



剛在這陣喧嚷聲中，碧岩就走了進來。他已經知道所發生的事情，只不知他的結果是死還是活着。他想到果真她是死了，到底也有些可惜，而且在事實上，說是他逼死妻子，也有些累墜。如今，他一進門的時候，就聽着這一種叫聲，他的心境又改變了許多。再後他聽到了人們又嚷着幾聲「碧岩來了！」時，他又儼然的高傲起來。

碧岩走入人叢中，看見他的妻子還扶在隣人們的手裏，身上漣滿醜態而嘔人的殘腥氣味，頭髮蓬鬆的披散，衣褲零亂得難堪，處處都顯出十二分衰頹死喪的神氣；若是仔細看時，在頹唐而哭喪的臉色中，稍微有些紅暈的生意。他心內的機括，上下轉仄了幾下，最後才決定了，索性大罵她一頓，以洩自己的感情。一時臉上湧上了血火，右手如着了神助，重重的打她幾個耳光。大雷一般的罵聲，同時閃電似的猝發：

「賤貨！醜東西！你要害我的命嗎？你死了，我是不心焦的；死了一百，也只有五十雙，這算什麼呢！」

一位老年婦女把他的手臂攔住，隣人們就在他的手下把她拖了過去。

「碧岩！你不是這種行事的；這是什麼時候，你還可以使性子嗎？過幾日再說也不算遲。你到也有些特別的呢？」隣人們合口的把碧岩說了一頓。

她經過了他的幾個耳光，和震人的驚喝，又漸漸的從睡夢中醒了轉來。這正如一桶的冷水，驟然的往她身上滿頭滿腦的沖來，她麻醉了的靈魂，才一絲絲的梳理得清醒。他們把她拖了開去，坐在屋角的凳上，她驚異着眼前特如其來的人物情景；她簡直如隔開了一個世界，憶不起剛才夢一般的意識的斷隙。她注視了片時，她才想起她剛才在床上起來喝了一碗鹽滷的事情。她想到這裏，才恍然大悟；一時正如萬枝火箭，正對着她的胸口射來；又正如千萬的毒蛇，在她的心頭亂滾。她想到從前，想到今後，想到人生，想到幸福……習慣和羞恥，就如陰司獄卒一般掣住了她的心旌，往無邊苦痛的深淵拖扯。她眼眶流不出一點眼淚，猝然的昏倒在地。

在隱約中，她聽見她母親的呼聲：「小草，草，新鮮起來！草！我在這里呢！」又慢慢的醒了轉來。

隣人們已經散去；室內只留着她自己家里的人，空氣是異樣的淒涼，深夜的寒意不住的襲人。她在萬山跋涉的困阻中，又開始覓她荆棘的人生旅路。

## **劇喜的下台**



## 台下的喜劇

我和大姊已經坐在戲台的左面樓上了。台上只點着一盞新式的煤汽燈，台後的一盞，那人還在注火酒。台下也漸漸走動着幾個小孩和成人，賣雜食和糖果的小攤，早已燃上了燈火，幾個好事的小孩麇集着買吃。旁邊的台戲，快要開始打鑼鼓了。我們的樓上，接連的走來許多婦人和小孩，都是我們村上的相識，和她們的親戚。大姊因為是新嫁回來，都一個個和她們招呼。

煤汽燈已經燃起，台下如同白晝。鑼鼓開始打將起來，我們覺得身邊的空氣，緊張了一半；我們早吃了晚飯來看夜戲的目的，已經近在目前了。

「涓！你早來的時候，喊都不喊我一聲，諒來今晚的戲，特別爲你提早開演幾場了。」  
鳳匆匆的走來，在我的肩上一拍，就坐在我的旁邊，嘮叨的說了許多笑話。她回頭看見我的大姊，又覺得自己的說話太多了，反覺得慚愧，便無意的叫了一聲「澄」。我乘機便責她沒有道理，不叫一聲「澄姊」，偏偏叫「澄」。

戲目的牌子掛了出來，台下的人，都圍集着觀看，是否是他們愛看的劇目。

二木的老婆，抱着她的女孩，在同她的鄰座四孀，訴說她家中的瑣事。二木的家，本來是開小宿店的；現在二木死了，還是繼續的開張；因爲她們除了這一樁職業以外，另外的生產是很不容易維持。就是現在這些伶人，也是住在他的家裏的。她穿著一件新的不常穿的布衣，她女兒的帽上，釘着幾個響鈴；她們雖比不上我左旁坐着的張家出來的嫂子們那麼華麗，可是也算千載一時了。

鑼鼓驟然終住，我們的耳際，覺得減輕一半的壓迫，同時，許多嘈雜的聲音，又如夏日

的羣蠅一般的闊起來。在這些雜音中間，我們可以很清晰的聽出松哥嫂的聲音；她是我們村上有名的辣貨，大家謔她爲「雌老虎」的。她爲座位的不能正對舞台，就大聲的罵別人把她的樣子移了。一時她的聲音，在哄哄然的嘈雜繁聲上旋舞，正似一條蚪繞的遊龍。小貓忽然在台裏顛狂似的跑上台上，手舞足蹈的說了幾句聽不清楚的憤語。台下的觀衆，一時被怔得不敢開口，再後，才如一羣黑蟻的蠢動着了。小貓是一個小後生，他才在今年擠入村中的成人武士之林；他的作事很急性而認真，且很肯負責任，但他的觀點卻有些不明瞭，容易誤會，因此大家呼他爲「小跳蚤」。他這次在台上所表演的氣概，舉動和憤恨而急躁的情形，正可爲他自己寫照。

我在他的聲音當中，隱約的聽出幾句「小小生逃了」，「村上的名譽壞了」，「今晚不能演戲了」的半截的話。

大姊也莫明其妙，怔怔的問鳳是什麼意思。鳳也說沒有聽得清楚。鳳想離座往樓下



探聽一下時，我們的廂樓又鬧着喊二木嫂的聲音了。

「二木嫂，你家闖了大禍了，人家把你的門也敲破了，灶頭也毀了，快些來呀！」

這是一個驚天的霹靂，震得我們全廂樓的婦人和少女，如天空間墮下一個瘴惡的魔鬼；又如在險臨絕地，逃生不能的枯窘境地中那麼害怕而怔靜。

二木老婆緊抱起她的小孩，在密集着板棹的中間，顛蹶的走出。孩子帽上的鈴聲，和呱呱的哭聲，又開始發響；過了些時，全樓的空氣，又漸漸轉成溫和。

鳳匆匆的從樓下回來，擠在我和大姊中間坐下，口氣噓噓的亂噴，攪和了我鼻前的空氣成爲乳酸腐臭的混合味；她心頭不住的發跳，就是我靠緊他的左臂，也能很明瞭覺得牠的狂躍。她輕輕扯過大姊的衣角，我們三人的嘴吧，就聚成一個品字形的一簇。鳳喘息了一下，剛說出一句不要緊的閒話時，口內又似乎有人指使似的縮住了；同時又在臉上現出不自然的一笑，心頭跳躍的速度又緊張了一下。

台下的觀衆，如浮在水面的萍草，經過一陣風起時的不安定一樣，機械般地漂聚而又分散。

「你是認得的罷？」鳳喘着氣說：「那個泥水匠的女兒，金紗。」

我與大姊正在構思，背後的松哥嫂的尖音又震起了。她輕佻的步履，正與她輕佻的言語一樣；正常她諷刺的尖音，入人們的耳朵時，她的脚也同時把許多板棧推倒了。

「現在是民國了，——自由——有什麼要緊。楓溪人都是多事，誰是清白的？——誰也不能譏笑誰，——只有開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虧他們還會說得出，村上的名譽不名譽哩……」

廂樓上的婦女們都愣住了；雖然能夠從她的尖利的語言中直覺出她的大意，但畢竟所發生的是什麼一回事，卻還是個疑團。

台上的鑼鼓，早就沒有開了；煤汽燈又忽然暗了下來。台下驟然變了情調，人們如游

泳在黑暗中。

「戲不能不演，——這算什麼？——戲不能不演！」台下的人喊着。

「今夜最重要的腳色走了，——就是演，也煞風景的。」

「逃隱到那里去，也應該去追蹤轉來的；——戲是『神明』的事，卻不能停的。」

煤汽燈又亮了。那人還重復的在台柱角打氣。他努力的工作一下之後，把打氣筒拿到台前，很滑稽的向着台下說：

「對不起，（他鉤一鉤頭，眼下，唇邊都露着不自在的笑。）——這一齣戲，是要吹熄了燈火演的，所以我把牠弄熄了。現在，亮了，亮了，……（他還沒有說完，就笑着連那最後的亮了，帶到台裏說了。）」

觀眾們見着他的滑稽態度，哄的笑了一聲。

「這是沒有道理的，她沒有了男人，那里可以這樣虐待她，毀了她的灶頭，敲壞她的

窗門呢？二木嫂，也真冤家了。」

我們左旁的老年婦人，這樣慈悲的談論。

「聽說，她是有『過』的呢，也怪不得他們——男人們都是火性的。」另外一個女人的聲音。

「就是那個金紗，泥水匠的第二個女兒，嫁給馬莊的，和戲班裏的小小生來往，被他們捉住了，聽說。」鳳挨了許多時候，這時才說到這句骨子裏的事實。

「我總有些不懂——一定要選中戲文人——外路人。」大姊淡淡的說。

我心中的問題，到不是戲文人或普通人，也不是口音不同的外路人與本地人，而卻是他們如何能知道他的祕密，與如何又牽累着二木家裏的灶頭與板窗。關於前一問題，鳳也只能回答一句，「這那里知道，他們總有法子會知道的。」至於第二問題，鳳卻告訴我清清楚楚，說那班伶人，住在二木的樓上，因此，那小小生與金紗，就在那里被捉住的。

關於這驟然發生的一場風幻的劇情，這時我才有些眉目。我的心坎中，才漸漸把這些零碎的見聞擬成整個的具像。

大姊開始在記憶叢中，找尋她幼時所留存的金紗的印象；但她卻只能找到金紗的姊姊。她說，「我只記得說泥水魁的女兒是嫁給他的徒弟的，那個徒弟是下村善苗的兒子。」我也不甚清楚，平素也不關心到她們姊妹的履歷；而且雖然說是同村，畢竟也相差得遠了，什麼事情，也交關不到。鳳是曉得的；她的一雙腳，比什麼男人都會走，村頭村尾，每日都要去跑幾趟的；他說大姊所說的是泥水魁的大女兒，至於現在犯事的一個，卻又是他的第二個女兒了。

「女子是十八變的，就是臨到上轎作嫁了，還要變三變呢？——金紗早兩年——就是去年的上半年，——還是個小孩兒，人是很短的，面孔也不像樣；不知怎麼的，就是這一年功夫，就變到這麼俏，這麼要好看甚至幹出這樣『會人』的事情。」

鳳又伸長她的語音，學着老婦人的口吻，再三的伸嘆一下。

「怪道大姊是認不得她，就是我也認不得呢！」我說。

「你又不時常在家……」

「這樣戲停起來不演，也不相干；——楓溪的人沒有了嗎？吃飯的——」

台下各村來看戲的人，漸漸等得不耐煩起來，忽然有一個好事的後生，就這麼高聲帶罵地喊起。

我們多久沒有注意到台下了，這時又被那人的喊聲把我的注意喊去。看戲的人，愈是來得多了；只是別有一般情調和風味，正似一羣抬着黃蜂驟然被孩子劫去而一時竄亂尋找着的螞蟻。

「一村上難道沒有『頭腦』的嗎？這戲還是演的，還是停了？就是說要罰戲，也應該有『一句話』」

「罰戲嗎？十夜起碼，——有這樣便宜的事。」

「人呢，那做小小生的人呢？人到那里去了？」

「跑掉了！早就跑掉了。」

台下哄動着的人很多，我們很能夠在嘈雜的聲音中聽清楚幾聲提高的叫喊，而且在這些哄動着人們當中，我們也能夠認出幾個村上相熟的人，他們當中，簡直有幾人，如影戲人物一般，演着情氣十足的啞劇，東跑西竄，手舞足蹈。

廂樓左方的梅英姊，抱起她的小孩走了，她在我們村中是破例；向例凡是結婚過了的女人，都照着她丈夫的名字，叫「什麼」嫂的；但她是童媳，是在我們村上長大的，所以雖然結婚後有了兒女，大家還沿着叫梅英姊。

「你去了嗎？梅英姊！——你來看戲的——」一位耳熟的女人說。

「我家裏還有許多事情未了呢，坐在这里，不知到什麼時候才有戲看——橫直這

些戲也是熟戲。」梅英姊雖然做了母親，但是聲音還十二分清脆。

鳳被她的理由引動了，她也說回去。

「你回去作甚？你家里又不要你作事。」

大姊還沒有把鳳要去的動機打斷，廂樓裏有許多牽心到家事的女人們，也引動起來。

松哥嫂是很不安穩的，他總要坐着大聲說話，待到一些諷刺的語音，刺到別人心坎時，她又揚長的大笑了；——哈哈的笑聲，直可以透過台下洄蕩在觀衆們的頭上，引起他們舉頭尋視。

台下幾個搗色的少年們的冷眼，正如幾隻飛舞的蜂蝶，聞到松哥嫂的笑聲，竟是一陣招引蜂蝶的，從花房透出來的花香，招引得那幾隻伶滑的冷眼，時常的瞟閃。大姊比不了我，她雖則已經出了嫁，但是還有些怕羞；她見那些少年們奇特的眼色，心裏也有些懸



懸起來。

松哥忽然在台上出現，松哥嫂見到不知怎樣的喜躍。她自己的言論，覺得更有力量，更有丰彩起來。她卑夷着金紗的不澈底，說：

「就是雙雙捉住又何妨呢？難道不是人嗎？若是我，我就直說，請你們坐坐，我又不關你們事，何必你們來呢？——這也是說得出口的。——我說得好：現在是民國了，講自由，偷得來情人也是本領，——被人們捉住也沒有什麼。——也無所謂貞節不貞節，只要他兩人不會三心兩意，不會再偷七個八個就好了……」

小跳蚤——小貓——又在台上表演跳蚤戲，說話節節的斷續，氣息喘喘的透不過氣來說：

「戲就要演了，仍舊演戲目牌寫着的（前身掛出台前，指着台柱上懸着的木牌）幾本戲文——楓溪總算倒霉，會發生這種見人笑的『風化案』——明夜，還要請諸位

來看十夜『風化戲』呢？」

他跳蚤一般的跳了進去，台下起了一陣騷擾，鑼鼓又打起來了。

小跳蚤上半的說話，說得很有道理；但是下半，卻使人發噁了。他說了下去之後，村中的有幾個穩重的先輩，就責他下半段說得太輕佻，太不負責任，一面這邊事情還沒有說妥，一面，就是罰戲也不能罰到十夜。但是小跳蚤回責他，「剛才你們何不去說呢？」他們又怔住了。因為在我們村上，就是同小跳蚤一樣能在台上向衆人們不慌不忙的說幾句話的人才，也不容易有。

「我說，她又哈哈的笑了一陣，還是外頭人好，——要是偷男人的話，來來去去，還是得個清確。我說金紗是不錯的，偷戲文人，也不算小百姓。」

松哥嫂的尖銳的說話，明明在暗中有所指了。她說話的時候，時時回轉頭來，瞟着我鄰座新進來的那位女人。她是一個寡婦，是松哥嫂五服內的堂嫂。她守寡已經五年，但是

春情還沒有滅殺，很可以在她的服飾和舉止上見得出來。因為她還有一個六歲的兒子，又不能離開習慣的維繫，得去隨意的改嫁。松哥夫婦是很想侵佔她的財產的，所以時常在外面揶揄着她有幾個外遇，而且又說出某夜某夜的情形，某人來時的被她親手監察。她見松哥嫂這樣宣傳時，她常幾日不出去，抱着她的兒子哀哭。她常常說「就是儉漢，也不是小百姓。」所以松哥嫂現在的幾句話，明明是暗中諷刺她的。

那寡婦心裏隱忍了一下，僅僅在羣衆注視的眼光中紅一紅臉，輕輕的哼了一聲，好像這次又是沒有脫離了鬼絆似的，想牽着她兒子走了。但是她的孩子，卻戀着鑼鼓聲，不肯就走；她又沒奈何坐下了。

有人輕輕的在問：

「我還不認得是那一個小小生呢，他們這樣注意他，歡喜他，——我還不認得呢？究竟是那樣的容貌。」

「就是今日下午在遊寺中演張生的那個。」

「看來身體是不甚長的。」又是一個婦人的聲口。

「不差，他站在台上，還是那演配角的小旦長許多呢？」

「聽他們說：在台下全不像人的，臉色純青，身材小細，——簡直是不像一個人，——那里使人看得在眼哩……」

鑼鼓的聲音，很能鎮攝住觀衆們的耳目和集中的注意，台下的現象，頗似暴風後的松梢，在顛巍巍的寧靜。偶然一二回，在台上鑼鼓停下的隙縫中，隱約可以聽見幾聲賣糖果的小販們的喊聲和小鑼鼓聲。一切都是很安定，要是不知道有剛才的事發生的人，一定不疑心到這種寧靜，是經過了一番風暴的狂波後的。

二木老婆又抱着她的孩子回來，孩子帽上的鈴聲，當她走完樓梯時，便丁丁當當的傳遍了全廂樓的耳鼓，引得人們都回頭注視。她憤憤的走了進來，好事的人們便開口問

她。其間最能夠辨得清楚的是松哥嫂的口聲。

「現在了結了嗎？——怎的會牽累到你的呢？」

「畢竟我們是苦命——是苦人，沒有了男人，便什麼事情都要受虧，——這簡直是  
天外飛來的大禍，對我家有什麼相干呢？」

「她——金紗這賤婦——自己送到我的樓上，我又沒有在家，——而且樓上都是  
宿夜的旅客，和他們班裏的戲子，他們自己的上落，我又不曾去管他，——而且在黑暗中，  
——而且我又不在家，——冤家的，他們硬強要把罪過加到我的頭上，要把我的板窗敲  
壞，灶頭坍倒，——這不是飛天的大禍嗎？」

「我去的時候，那個小小生已經跑了，金紗還被他們禁住不肯放呢——不知羞恥  
的，就這樣呆呆的坐在床沿，聽他們一批無聊的男子擲揄，我說：『你們把小生禁住還有  
些飯吃，把她禁住幹什麼喲？——只有喝風，有什麼湯水。』我又對那賤婦說，『你還不走

嗎？」她才慢騰騰的走了。

「金紗這賤婦，依我的意氣，我簡直要撕破了她。——起風發非都是她啲！冤家的冤家鬼！」

各人都注視她說話的情色，她自己全個的精神，也都會萃在這里，無意間指手畫腳的打着她孩子的額角，不由得孩子哭了起來，倉忙間，她解開紐結，掣出乳房，塞在孩子的口裏，止住他的哭聲。孩子還只是哭，她又聳了一聳，說：

「你也是冤家的冤家鬼呢！——他們還滔滔的罵我，說我是他們的『牽線』，說我壞了楓溪的『名風』，說我是得他們的『後手』（私下的酬報）——」

「我是沒有男人的，我只有自己出馬，——我老老實實把他們說了一頓，你們有什麼證據，——我一個人有這麼多的功夫管到他們呢？」

「我沒有了男人，我的話是要說得響亮的，——我不甘願人家用糞撒在我的頭上」

的。——真是倒運，倒運倒到我的頭上來。」

「現在金紗在那里呢？」有人這樣問。

「知道她跑到那里！——這賤婦不怕鬼的，她什麼地方不去。」

台上的戲已經開演了，第一場走出來的是一個窮酸的儒生，於是她們集中的注意又轉移一下，討論起劇名的問題來。

演窮文人的是小生，這人骨格很老，在打扮後的風度中，還掩不了他年老的性態。他們說，這是重要的正角，本來該是那個小小生扮的，現在想要減殺了劇本的價值不少。

我與大姊們多久沒有說話，就是平時愛說話的鳳，也聽着二木老婆的談話，也悲酸中帶着激揚的表情，也不敢「咄」一聲響。

「真奇怪的，難道在台下看幾次戲，就能生起交關來嗎？——她們更加『賢慧』些的。」

大姊輕輕的談論，不希望別人聽見，更不希望別人回答。但是隣座的一個婦女，卻很熱識似的，插入說：

「聽說金紗在馬莊，就有了事的；——在馬莊演劇的時候，說金紗打扮得活狐狸一樣，坐在台左的高檯上看戲，那小小生上台的時候，總是回頭注視她；下台的時候，也不直走入台裏，只站隱屏旁邊調情。他們馬莊人說看不過去，才瞎罵了一聲，但還沒有直指出姓名，關全她的面子。——那時我們馬莊的一個親戚，才悄悄對我說了，說就是我們楓溪去的金紗。」

台下許多觀衆們在大聲的呼喝，意思是說不要這老的小生擔任這劇本中最重要角色，他們「下去」「下去」的喊聲，直對準那小生的臉上丟去，喊聲直震動遍全場。台上演劇的角色，幾乎被他們呼喝得凝滯了唱做。

「我若是這個老小生，我早就下了台，——這算什麼呢？——這樣丟臉的事，難爲情



的叫喝，不如退了下去的好；——至少，從前年輕總是出過風頭的。——我是很同情他，比不上那個輕薄的，要像婦人的可厭。」

鳳孩子一般的，這時又找到話題，爲那台上的伶人抱不平。

大姊本不慣打趣的，現在因爲是鳳又因爲是多久的沉默，所以就向她尋開心，說幾句打趣，撥動的話。

「你笑那小小生的輕薄，——你莫非愛上了那老生的穩重罷！鳳……」

「涓澄姊，我要打你，我道你是不說話的，這幾句到比鑽心蟲還厲害呢？」

鳳向澄姊方面擠了過去做出要打的手勢，我勸止她說：

「算了罷！人家要看戲呢？」同時指一指隣座的婦人。

「涓漪！你畢竟是親生姊妹，——就合幫起來，——沒有人能夠使你姊妹們受虧的。

——你們是姊妹兵……」

鳳如懸河一般的放開她的話，正似沒有可以阻止之傾，忽然台下的觀眾，如巨浪一般的湧湧起來，同時向西一角的人們，就機械般的奔跑，口裏哼出震雷般的宏聲。

我們從廂樓上看去，——坐在後面的婦人，都聞聲擠到前面來，茵集着不知所以的往下觀看——簡直看不出誰的脚步在動，只是一潮如麥穗一般隨波推動的烏黑的頭顱罷了。在那里，盤旋出幾聲隱約可辨的呼聲，接二連三的在空際徘徊。

「成雙……又捉住了，在村後的稻草叢里，——打得半死——唉……在那里，——小小生，——找他演戲的……卻在那邊……」

驚訝得人們深深詫異着，問是「什麼事？」「什麼事？」全場引起人十二分煩燥與驚慌，這正如在安靜的集會上，忽然報告他們以火警。

風波過處，霎時間，好像着了風暴的顛簸以後的頭顱，又漸漸的回復到平靜。有許多人們，卻帶回一副驚恐的臉色，和深深的嘆息；也有許多人們，在臉上表現出復仇後的快

慰！——也有漠不關心的，也有泫然心動的……各各表現心中的深曲，評論着舉動的宜否。但是觀衆們均勻的分佈，卻失了剛纔的均衡，與多量的稀朗。

近我們廂樓的台下，觀衆更爲稀少；松哥在遠方走往前來，早被他的老婆看見。

「什麼事喲！又是發生什麼事喲？」松哥嫂聲張的喊着，很高傲自己的得意。二木老婆，格外提心吊膽的搖動孩子帽上的鈴兒，丁丁當當的盡命的擠上，看着松哥的答話。

「小貓又在村後的草堆中，找到了金紗和小生，因此他們前去打了一頓；——以前聽說傷得很損，恐怕有人命之憂；現在不要緊了，會說話討茶喝了。——該死的，這是什麼地方！——那里可以這樣禽獸一般的……最可殺的，是金紗這賤婦（這時松哥嫂卻不能爲金紗再袒護了）。還會不識羞恥的，——在二木家的樓上，他們沒有打她，她還要自賤，——跟了小生走，不知在那里又約好的，——在這種黑夜中。

「真是可笑的，他們打小生，金紗還勸呢？她盡命的蓋在小生的身上，來與小貓們抵

手——大概這賤貨，今夜也有幾擊實味的拳足飽嘗着了。她與小生相依的坐着，守在小生的身傍，及到她的父親泥水魁走來，說要把這種不長正的，敗壞家門的賤婦，拖去滲在糞池里死時，她才離開小生走了。——想起來，這也不過是一種「意名」，過一些，一定又要如一個蒼蠅一樣的，兜了一個回旋轉來了。」

「受傷是不要緊了罷！——這真是天地無眼哩，這種人，就是該他打死了，也不是少了一個冤孽了嗎？——害人的冤孽。」

二木老婆抱着孩子，憤憤的說出幾句話，大家又注視到她了。

許多男性的觀衆，聽見松哥這樣說得好像親臨其境似的，又是對着廂樓上的女子，——於是就搭訕着走聚了來。廂樓上的婦女，覺得這種風流韻事，就不該與聞，何況又是這樣衆目炯炯之下呢？於是大家就勉強的退回自己原位，無意的坐了下來。在人們的眼簾前，煤汽燈明晃晃的籠罩着舉動清淡的台上伶人，而在人們的心中，卻反應多樣的

德 芬  
不同的人生實劇。

二一四

一九二四，十二，九。

匿 隱





## 隱匿

### 上

傍晚的時分，阿火的小麵店中，忽然走入一個特異的顧客。他披着一件破舊的大衣，兩手垂着，插在左右之衣袋裏，舉止十分凝滯，愈顯得身軀之龐大而呆木；頭上戴着一頂鴨嘴帽，正與身上的大衣一色，而且有些發光的油膩，額前的一塊遮陽，好像草舍的前簷，直蓋到他的眉下。他的臉孔黝黑，且深深的藏在那塊太陽罩的簷下，在立在沿街的灶頭上的，阿火的娘的老花眼中看來，簡直辨不清他耳目口鼻的部位。

這一位顧客的特異的服裝，阿火的娘是少見的。她見到這一種新式的穿戴，這一次，



還算是第三次，實在是希罕得很。第一次，是一個雪霽後的早晨，大家都關着在烘火，忽然有人匆匆跑進來，要她們快出去看，她也不知道看些什麼，便跟着跑到門口；但是那人已走過她的店門，她只能看到他的背後，那是披着一付好像衣裳的東西，頭也埋在裏面，兩脚也不見得走動；從全體上看來，正像一座糞缸上面的茅廠。她們議論着，倘使在黑夜中遇見，是要使人嚇死的，她們又罵他是活鬼。後來纔知道，那人是城內有名邑紳張壽峯的大兒子，到東洋國去了三年回來的；所以這種裝扮，也是外國派的。第二次，是縣裏的一個什麼科長，坐了一頂轎子回去；轎夫把轎子停在她的門前，走入她的店中吃麵；她纔看見轎裏的一位「官」，也是穿着外國派的衣裳的。所以連現在這位顧客，她算是第三次的見識了。

這一位顧客，僅僅把她上下的打量一眼，便一聲不響的，走入她的店堂中。她在這瞥眼中，把前兩次見到穿大衣的闊人，都顯現在腦裏；她囁嚅着，如自己被人捉入縣堂，對着

巍峨的知事老爺的說不成話。

「客！……你吃點心嗎？」

那人表示着不自然的訕笑。在這不自然的一笑中，明明是包含着許多輕屑的意思。她也很明瞭這一層意思；她知道這一種闊人，是要吃好東西的。

「客！你若是要吃炒麵，我可以叫我阿火來炒。」

那人還是輕屑的張口一嗤。他隨手把頭上的鴨嘴帽摘下，帽內露出一頭蓬亂的短髮，眼睛骨碌的看着她，又很鄭重的把帽子丟在桌上。

「你不認得我了嗎？我是新從上海回來的，我是……」

她聽到上海二字，腦筋中就好像起了一回特別的作用；但是這一次突如其來的刺激，無論如何，也不能引起她正當的反應，她似乎覺得上海是同自己很有關係，但這一個關係，又是清潭裏撈人影似的，摸不着頭腦。她想到自己的生意上，就決定這一位顧客，是

她從前的顧主；不是時常在她店中吃麵，便是在她的店中宿過幾夜。她想到此地，反是自己高傲起來，以為店裏每天都有外地的客人，那裏有這樣好記性，把他一個個都記牢，都認得呢？而且從他的口音中也可以辨認得出來，他是帶着滿口的外路口音，來勉強學說本地說話的外路旅客。

「你是在我的店裏宿過的嗎？呵！老主客，我老了，眼力一點點差去，客又多，真是忘記了……」

她兩眼釘住了那人，右手不自然的在胸前上下來往，說着，又在干癟的臉上，現出一陣不自然的傻笑。在這一笑中，是包含着歡迎老顧客的雅意，與自我表現的高傲的自尊。

「你要吃炒麵嗎？我的阿火近來炒麵好得很，又油，——客！老客！你請坐一坐，我去叫阿火來。」

「大嫂！大嫂！」她為要招待這位大顧主，就要在木笨而凝滯的老骨頭中，顯出一副

伶敏而殷勤的身手。他要到中街的一間小雜貨店裏去叫阿火，所以先叫她的媳婦，阿火的老婆，出到店堂招顧一下。「大嫂！你到店堂裏來罷！我去叫火去。」

「阿火等一等，叫也不要緊，你的彩珠呢？我是竹嶺橋來的，我不是來吃炒麵的，——我是你的女婿呢，丈母，她呢？珠妹到那里去了呢？」

她聽到竹嶺橋三字，心頭就好像打了一個懸空的霹靂。她想，她一定是她的女婿的房族兄弟，聽見了彩珠的不好的風聲，特地來打聽虛實的。她的疲乏的神經，正如一隻衰弱的小兔，早已被竹嶺橋三字一枝箭射昏，末後，他自己說就是她的女婿，並且叫她一聲丈母，她全都不知道了。

阿火嫂從內房走出來了，畢竟她是一個青年，比不了她婆婆的老昏；她聽那位異鄉口音的客人說自己是婆婆的女婿，並且叫她丈母，便疑心他是彩珠的丈夫。她走上，硬着頭皮，仔細的把他打量一番，便在他身上發覺了許多不容易改變的，三、四年前，善

金姑夫的顏面上的特點，她就斷定這位穿大衣的顧客就是她的彩珠姑的丈夫，從上海回來了。

「阿姆真老昏了，自己的親子丈都認不得了；他就是善金姑丈喲！」

阿火的娘又詳細地在她女婿的身上看了幾眼，不禁自己也啞然的笑了起來。於是阿火嫂、善金子丈也跟着笑了起來。

「子丈，你幾時回來的呢？」她欣然的問，好像忘了一切的現實，在夢裏得到神仙賞賜她寶貝似的，臉上滿露出超乎利害的笑容。「我真的認不得你了，你幾時回來的呢，你又穿上這種衣裳，這種帽子，我還是客人呢？」她喜歡得幾乎連話都沒有頭緒的亂說了。「你幾時到家裏的呢？」她又把他看了一眼，視線中包藏着許多種的驚異，好像要用力量證明，這不是夢中似的。她靠上了一步問：「你這幾年在外面都好嗎？那時聽說你的船要飄到紅毛國，不知幾時可以回來，你的彩珠——」她說到彩珠，心中就遭了一個重大

的打擊恍惚中她的背後好像有人掣她的衣角，伏在她的耳跟，限制她不要說出似的，於是她的舌根就硬住了。

「彩珠——哭嗎？她現在在那里呢？」

「她在——在一個地方，——在那邊……」

剎那時，她臉上的笑容立刻收盡，置上一臉的悽慘的雲霧。她好像在夢中驚醒一般，眼前就是刀槍森嚴的死地。她對着她女婿的詰問，好像一個犯了殺人罪的女囚，提着心肝，看牠鮮紅的在自己的手掌中一跳一跳的，對審判官一樣，不敢說話。她心裏震顫得利害，臉上失了血色，一切都像決了死罪的囚徒。她知道他是看透她們的隱微的，她知道他早就曉得彩珠的事情了，她知道了他這一次的歸來，一定是聽了什麼人的閒言，來同她們辦交涉的；不然，何以他出門四五年了，不在平時回來，而偏要在彩珠有了風聲纔回來呢？她不能告知他以真實的一切，她不能告知他彩珠是隱匿在自己兄弟的樓上，是爲了

難以瞞人眼目的形體之難以見人。她只好含糊的答應，但是舌根已經掉了幾個花樣，還是不說一句整全的遁詞，只是說出這麼一句很容易被人察覺，被人捉話蒂的支離破碎的含糊語句。

「在一個地方，在那邊，你總對我說，我是她的丈夫，我回家了，你也該把她叫來讓我見見——她在那裡？丈母！不會生病罷？」

「是的，她是生了病，不能出來，——她生了病。」

阿火嫂立在她婆婆的後面，早就理會眼前的慘事。她覺得她婆婆簡直是受罪，是受審判，心裏也很恐懼；只是她不便說話，所以站在那邊默着。現在，她聽見善金提起生病二字，便料定他什麼隱蔽的祕密，都知道了。他這一個生病的病字，明明是對着彩珠姑的病兒的病字下暗示的；她深恐她的婆婆再這樣囁嚅而顫慄的回去，一定要被他捉住話柄，至於下不了臺的，所以便向後拖她婆婆的衣角。老年的婆婆，毫不知會意似的，又遲

鏡的回過頭來，看了她的媳婦一眼，問她說什麼。阿火嫂一面恨她婆婆的無知，一面又不得不趕快想句巧妙的說話來救急。她面紅了起來，好像說不出話似的；硬了許久，纔算情急智生，想出一句緩兵的說話。

「我說，善金姑丈又不是別人，——到姊妹家裏去住幾天也沒有什麼；我們只要對姑丈直說就好了。姑丈！我告訴你——何必瞞呢？——彩珠姑是到溪西，她的姊妹家裏去了，她並沒什麼病，不過是大阿姑般的叫，在這裡又是沒事情做，所以便到溪西去了。」

阿火嫂的一片說話，自然比她的婆婆有條理得多，并且她所說的道理，也能自講得過去，騙得倒一部的腦經簡單者。而她想得最妙的，便是說彩珠是到溪西去了，因為溪西離她們的村莊三十多里，一時當然沒有發現破綻的可能。若是依了她婆婆的說法，彩珠是在家裏生病，那時交人又不好；懷孕得這樣大的肚皮怎麼能夠瞞得過他的眼目呢？交人，又不好；為什麼他自己的老婆生病，而且四五年不歸家的了，還不許他去相見，這便



成了什麼道理。

但是，阿火嫂的一篇說話，雖能自圓其說，沒有什麼意外的破綻，然而她的說話時的態度，她的眼簾中所隱藏着慌張情形，她的鼻孔與喉下的頻數的喘氣；以及他丈母剛才昏亂的語言，和手足無措，心胸顫震的情形，卻一定使他懷疑，引起他的過分的猜度。

「我四五年沒有歸家，難道她是死了嗎？他們瞞着我，正爲着阻止我的傷心罷。不然，她們便是把她嫁了；她們恐怕對我不起，所以含糊答應我在這裏在那裏。」

「那又何必瞞我呢？她是我的老婆，我終究要知道的。若是她現在是同別的男子來往了，不喜歡見我，也不用她們這樣大驚小怪的詫異。這始終是爲的什麼呢？」

他想了多時，仍舊不得要領，他不知眼前所發生的事件，是吉是凶，他不知她們瞞着他，要做什麼圈套，他往四面週視了一回，黑暗的店堂中，除了幾張疏朗的方桌，和幾條歪斜的板凳之外，空無所有。他嘆了一口氣，眼睛裏現出絕望的疑問，他無意的用右手伸入

懷中，取出一個長方的鐵盒；打開盒子，取出一根香煙，一面又將盒子關好，拿在左手裏，於是把右手拿着的那根香煙，一頓一頓的往盒上椿。那個盒子是很可愛的，又光滑，又伶俐，內外都是閃亮的，差不多可以照見人影；比起阿火嫂藏在箱裏的，那個藏銀器首飾的盒子，是喜人得多了。他把那根香煙夾在右手的指縫中，好像要放到嘴邊了，又放了下來，四面的張望；他向着灶頭走來，問有沒有自來火。

她們看着他的動作出神，又對着他的鐵匣呆想，所以沒有想到要火吃煙的事情。阿火嫂聽見他要找自來火，就跑過灶頭去拿，但是他卻已經捉到手中。他把香煙放在嘴裏，上下唇用力的閉住，（看來那根香煙，是沒有咬到牙齒的。）於是把自來火燃着，往露在空中的那端一點；同時，鼻孔裏就走出一道青煙。他丟了那根已燃的火柴，又把嘴上的香煙拿在手裏，口裏便吐出一大口的青煙。

她們看着他的一舉一動，都帶着特異的風度，正如他身上穿的那件大衣一樣的引

人尋味。她們正看得出神，卻不提防他口中吐出的青煙，散佈在空氣中，又侵入她們的喉頭和鼻孔，阿火嫂只覺喉嚨裏有點發癢，而她的婆婆，卻早就咳起來了。

阿火乃娘因爲這一咳之後，精神上反是清醒起來；她便改了一個念頭，好像自己心中有把握了許多，他既然來了，總算是天差來責罰她們的，或是祖宗的神靈把他迷來要同她們作難的，橫直是跑不了這一次的「閻羅王見對面鬼」了的，另外怕什麼呢？她吩咐她的媳婦趕快預備點心，大概他的肚裏是要飢了的。她自己走出店門來，一跛一跛的向中街走，意思是要去叫回她的阿火。她走了幾步，又回到門口，叫着對善金說：

「你坐一坐，子丈我去叫阿火來，——他近日因爲店裏沒有生意，所以時時在新興雜貨店閒談。」

她往新興店去，必須走過她兄弟的門前，——彩珠便隱匿在那里的。他兄弟叫江峯，在這里村上，也算是一位人前說話的老成了。他的房子比較大一點，而且靠在村後，位置

也頗幽晦；不比她的幾間店屋，靠着街面，是一覽無餘的明顯。自從彩珠有了身孕之後，她們便驚慌，要她終日坐在店後，深恐店中來往人多，口頭錯雜，生出非分的是非。但是那不能用膏藥貼住的人家的口嘴，卻如長着翅膀似的，一天天的傳播開去，正與她生理上腹部的膨漲成正比例。後來見是勢頭不是，她們就商量着，說生產在自己的麵店裏，總不是事；所以就隱居在江峯的後樓上了。

「要否先去告訴彩珠呢？」阿火的娘想：「說她的丈夫善金來了。」

但是她很怕懼，她恐怕告訴了彩珠，彩珠便要害怕得哭泣；她想彩珠的哭泣還十分緊要，若是彩珠因了哭泣而至於流產，便將如何呢？這一粒的小生命，畢竟是值得愛惜的。

「真累死我了，誰心願沾染到這種醜惡的名譽呢？——我老了，還得不到好死——彩珠也是我的冤家，好吃好穿，安穩的過日子不好嗎？偏要幹出這種事；就是那個鬼，那個

天誅地滅的東西，也是前世的冤家。」

她想到這里，不禁在臉上露出幾絲復仇的怒痕，乾癟的眼尖，便皺成幾個三叉的燕尾，脫了牙齒的下頷，又不自然的磨了幾下，兩手也起勁的握成拳頭，無目的的豎到胸口。她便走入江峯的家裏。

阿火當她父親死了的時候，自己還不能自立；後來因為他的母舅江峯翁是這里村上的首事，而這村上的交通，又便於商業的經營；所以她們就搬到這里住了。她們以先，光是開麵店的；後來因為這小村上有開幾間宿店的必要，所以她們的營業也就擴充了。有時，她們的收入，果然很好。

彩珠一向是孩子一般，毫沒有一些女子的德性及女子的優美的。她結婚以後，她的丈夫就出門了；許多年沒有音信。她因為丈夫家裏沒有遺產，又沒有什麼親人，便跑回來，終年住在她兄弟的家中。她住在這里，是很孤單的，她沒有什麼知心的人。她的嫂嫂，是很

恨她的，她的哥哥呢，也是一個無能的男子，有時聽他老婆的議論，想到經濟的困難時，便想趕她走；有時聽了母親的說話，姊妹畢竟是同胞骨肉，難道看着她挨餓嗎，所以又要留她。自然，唯一的愛她的，只有她的母親了。但是母親是年老之人，她的愛，畢竟是隔一層的；而她的青春，又似不僅在得到母親的愛爲止。她是在希求着異性之愛呢！

她大概有什麼表示罷，不然，怎便受那人的非分的挑撥呢？

那人是一個外縣的木匠，他晚上回來住在阿火家裏，明天又去到人家工作，他沒有工作的時候，就坐在家裏閒談。他們差不多如自家人——但是，正是因爲好像自家人，便出了花頭了。

他們來往已有一個多月了，可憐的阿火的娘們，還不會知道呢！以後，大概有些洩漏了，第一個發覺的，自然是阿火的老婆。繼續知道的，是阿火，再次之，是阿火嫂的知友雲潮嫂與鮮花妹。於是從雲潮嫂與鮮花妹們的口中，就傳遍了全村，再在全村蕩漾的空氣中，

震動了阿火的娘的弛緩而鈍癩的耳鼓。阿火的娘聽到這一種的風聲，便奇怪得發呆，她說，現在的人是太難做了，像她彩珠一樣的，幾年丈夫沒回來，人家就要說東說西，說了許多壞話。她又賭咒的說，若是有那一個人敢在她的對面指出某人來，她可以同他對天宣誓，或者竟可以備好香紙蠟燭，往城隍廟去對質。但是，當她這樣發火說話的時候，阿火嫂卻只是冷笑的勸阻，說不要太過聲張，聲張了反是沒有好的收場，正如一塊雪白的布疋之墮入染色缸中一樣，將永遠不能洗淨，反而多些臭名。彩珠卻是一句也沒有說話，只是流着眼淚，不住的哀哭。

阿火的娘見她的女兒，哭得悲哀，胸中就格外的噴火，但是她的女兒呢，卻因為她的母親的雪恥的憤怒，而愈悲哀。她那一夜就哭到天亮。再奇怪的，就是宿在她家的外縣木匠，卻沒有歸來就睡。

事情是證實了。第二天的早上，那個外縣的木匠就驅着她們，把行李搬去；於是阿火

的娘也有些相信起來。

木匠走了之後，彩珠就覺得自己的身上有了變化了。她哀哀哭泣，還想那個木匠歸來；但是那人却終於「鴻飛冥冥」了。

她們也曾想用藥把她腹內的嬰孩墮了，但是又沒有實行的決心。她因循着輾轉在苦悶之下，終於臨到難以處置的時日與場地了。有許多人的冷刺，說就是養了孩子也沒有什麼；——若是一個男孩子更好，日後便可以靠老；是女孩也好，養大了可以得到一百二十元聘金；——橫直她的丈夫回來與否是沒有定了。這實在是冷諷熱嘲的說話，但是她們却信爲真理，竟要留着那腹內的無父的孩子，把他養育起來。她們又想着生產在家裏不便，所以便得了江峯的同意，搬到他的樓上去。

阿火的娘走入江峯的家中，情色非常的兇狠。她正想到那個木匠之可恨，她的彩珠之無辜受欺。她恨不得把那個木匠拖住咬他幾塊肉。她的兩手痠癢般的握緊兩拳，舉到



胸前，她的脫了牙齒的嘴吧，很起勁的促成一團。

她走入江峯家中，第一個碰到的就是江峯自己。他沒有詳細看明她的臉色，與各種委態的表情；他只隱約中看見她行動的慌張。

「旅客多嗎，今夜？」江峯問他的小阿姊。這是很平常的事情；因為她的宿舍，時常在傍晚時，走入許多過客，至使一時齊備不起許多東西，便匆匆忙忙的跑到她兄弟家裏去借用的。

「沒有旅客。」她的聲音有些顫抖了。她痙攣般的走上一步，立在她老年兄弟的面前。「娘舅！」她叫了她兄弟一聲，聲音愈加低下，暮色蒼茫中，好像她的四週有什麼東西，不許她宣露一些祕密；但是，除了她眼前的兄弟以外，又有誰是她的親人，誰是她可靠的救星呢？她的聲音顫抖得十分可怕，很使人聽了發呆。「娘舅！那人回來了！」江峯只是呆着，覺得莫明其妙。「他——我的女婿，——彩珠的丈夫——他現在回來了！」

江峯呻吟了一下。這的確是一個討厭的問題，他偏是在這幾日來到，若是再遲幾日待她分了身以後，那便沒有什麼了；但是他偏不遲不早的到來，恰在她腹部膨漲到無可隱瞞的時候，却便是一個困難而討厭的問題。他是富有處事的經驗的，他恐怕他老年的阿妹，談話太慌張了，早把彩珠隱匿在他的樓上的事情告訴她了。立刻便問：

「那末，你可告訴他，彩珠在那里沒有？」

「我——我可沒有告訴他；阿火老婆已經告訴他，說彩珠到她的阿妹家裏去了。」

「他現在人呢？在那里？」

「還坐在我的店裏，——他穿着一件大衣，進來就不喝一聲我，氣哼哼的；我還是  
一個宿夜的旅客。——」

他們呆了許久，江峯似乎忽然憶起似的，問

「他在外面四年，有沒有寄錢來回？」

「沒有，他只有寄來五塊錢，是在第一年的六月，以後，就連口信也少有到家——有一年完全沒有信。」

江峯又呆了許多時候，覺得他阿妹的家事，除了他自己就沒有人任管，況且現在，彩珠又是隱藏在他的後樓哩。

「現在，可以不用對彩珠說，而且你也可以回去——大概他還沒有吃飯罷——你該快些做飯給他吃。如果阿火沒有在家，你該去叫他回家。你們吃了飯之後，要阿火把他領到我這裡來，我自有說話對付他。」

她雖然不曉得她兄弟將怎樣對付他的女婿，但她的心中，却似乎放輕了幾百斤的重擔。她默然的從江峯家中走了出來，又覓着往新興雜貨店走去。

下

善金坐在阿火的小麵店中，暮色漸漸低垂下來，迷糊了四週景物的輪廓。他呆呆的坐着，腦筋中所記憶起的往事，也如海洋中暴風後的平靜時那麼模糊。大概他是受了偌大的風波，與偌大的刺激才倦遊歸來的。他的幾年來的飄浮的生命，東飄西衝，不知何處是他的歸宿。他現在無所謂興奮了，他自視爲一個沒有靈魂的人。他的尖銳的人性，他的純真的靈魂，他的獨特的自我，一切的他所有的特質，都被泱泱的海風吹散，都被滾滾的海水沖碎了……現在他所有的只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軀壳，一把沒有鋼鐵的鈍刀。在他的心中，什麼興趣的問題，都覺得淡漠，在他的眼中，什麼引人的彩色，都覺得模糊。

他這一次的歸來，心中也不過感得有那麼一回事罷了，實在他對於人世，已覺得淡漠，何況是無人的家鄉呢？他的歸來，是無可無不可的；他在沒有動身歸來以前，也沒有什麼強烈的要求，和美滿的希望，他想不過是無聊中的暫時取樂罷了！

他的父親是早死了，他只有一個母親。他父親沒有什麼遺產留給他，也沒有什麼積

蓄留給他的母親，要她養活他的兒子。他母親在他父親死了的第二年，就招入了一位繼父。這叫做招郎抱子；他母親心願犧牲了自己的貞節，而設法養大兒子。他的繼父是一個水客，他是終年在外面東奔西跑的；他日後所以過着這樣飄浮的生活，也就是他的繼父領導他走上這條路徑的。

現在，他的母親是死了，他的繼父也死了。他如一隻沒有鱗介的小魚，在偌大的洋海浪濤中沉浮。他是在前五年對彩珠結婚的。結婚的時候，他差不多是三十多歲了，而彩珠卻不上二十歲。他一切在未婚以前所幻想着的，結婚後的美麗的空中樓閣，都被結婚以後的現實所坍塌。他覺得結婚也不過是那麼一回極平常的把戲罷了！

他結了婚以後，在內地住兩三個月，就跑了出來。在普通的情形看來，他在這幾個月裏的新婚生活，當使他欣欣羨慕，依違不舍的了，——就是他在未結婚以前，又何嘗不是這樣期待着呢？但是他是失望的了，他毫感不到一些精神上的調和融洽的快樂，他覺得

到處都是隔膜，到處都有阻梗，到處都有拘束他受苦的枷鎖。他第一樣覺得討厭的，就是不隨意的金錢負擔，但是，牠的代價與酬報呢，卻除了死屍一般的肉身以外，——質言之，就是除了一部性交的機械以外，什麼也感不到生活的充實。他的虛空的心靈，他的飄浮的生命，終究是那樣虛空，那樣飄浮；但是他那悲苦的命運，卻更覺得沉着實味，愈不可磨滅，愈不可改換的了。

他出門的時候，本也想像把他的新婚老婆，帶到上海居住；但是她覺得舍不得她的故鄉和母親兄弟，他也落得省了一種累贅的麻煩了。因為他和她的結合，在雙方的對手，都似乎可有可無的，不覺得什麼興趣和必要，一樣的都是淡然漠然。

他來上海以後，就仗着從前相識的說項，仍舊走入一隻野鷄輪船中作茶房。他進了這隻輪船以後的第一班，便裝了許多偷運的軍械，開往廣州。他預料着回到上海的日期，須在一月以後，所以便在友人處借了三元大洋，寄回家中。他自己便搭上那隻輪船，過他

飄浮無定的生活了。

他在那隻輪船中，日日與海風激戰，與巨浪激戰，他的臉色，愈加醜陶的黝黑，他的心志，愈加鍛鍊得堅強。他的輪船在廣東開回來時，沒有在上海靠岸，就駛往天津。在天津回來的時候，上海沒有停泊幾日，又開往東京，他在輪船上得着一個教訓，他覺得人生也正如一隻無定而飄泊的輪船，牠們是孤立，他從沒有看過在滔滔的巨浪，茫茫的大洋中行駛的船隻，是幾隻連成飄駛，以取決於同一的運命的。而人生也是一樣，斷不能，而且不必同他的什麼愛人、妻子結合在一處，去與那人世的巨浪衝激。

那一年的十二月，他的船在迷濛大霧中觸着了礁，因為他的船是裝載貨物的，所以沒有多少人命的喪失，他與幾個水手和茶房，是從救生船上飄到相近的一個小島上得救的。那時霧露很大，幾乎看不見對面的景物；風浪是這樣顛簸，太陽還隱在地球的背後，晨光不知在何時降臨，他與幾個水手在這麼渺少的救生船上飄搖着，不知道他們眼前

的命運。他們的小艇，隨風漂去，他們的生命，也隨着小艇飄去；他們不知道眼前的生命是如何結束。再後，他們的小艇，纔隨着大風，撥開巨浪，任浪花在他們的四週濺激，溼透了他們的身上的任何部分。最後，到了一個小島靠岸了。

他們登上小島之後，沒有幾日，就被一隻輪船送回上海，他也隨着水手們，把生命捨了轉來，返回上海。他想起生命的飄零，在救回以後，不感得什麼快樂。他回想到在巨霧中破過大浪的小艇中的情形，他覺得生與死的距離，便是一寸厚薄的船板的隔離。他覺生命更是漠然，他那時的沒有溺死，現在也是可有可無的殘餘。他本不想再寄信到家，聽他們自己領會；若是他的老婆們聽見他的輪船觸了礁，疑心他死了沒有消息時，他便可寬了一筆牽掛。但是他在飄泊的上海市中，卻遇到了他的故鄉友人。他迫於他故友回鄉時的殷殷的詢問，便免不了轉了心情，請他帶一聲口信，說他的生命還留在人世，沒有隨着巨浪捲去，叫他母妻們不要傷心。



他在上海飄泊了許多時候，萬事都感得沒有興趣，幾次想起了自殺，自己問着自己，這樣受苦的活着有什麼益處？他自己的答案，雖然說除了自殺，便沒有得救；但是他也沒有決心，也不能把自殺當作有趣味的事情去興奮的實行。

歐洲戰爭正劇烈的時候，上海就有許多外國人來招華工，他感於他工資的豐厚，與往外國旅行的壯舉，且以自己的孤獨而沒有留戀的生命，便毅然的前去應募。

他們被裝在三等艙裏，炭氣氤氳着，人體磨擦着，大家都抬不起頭來，如囚牢一般的，如豬圈一般的關着，外面是翻山的大浪，而艙內卻是逼人欲嘔的奇異的臭味，素以文弱自居的中國人，一向又沒有受過風浪的顛簸，便病的病，死的投入海中了。他是過慣了海洋生活的，與如山的巨浪的激戰，是他的慣技。他們三百幾十人，在上海下船的華工，到英倫上岸的時候，已經不上一半了。他們在倫敦市上徘徊幾日，卻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又把他們送了回來。

他回上海後，又是過着他從前的生活。他一直隱匿在上海的貧民窟里，毫無生趣的過他的生活。

現在，他不知被了什麼心理的驅使，又翩然的回到家里；這時，是離他從倫敦回來後的七個月的時候了。

他在回來的船上，忽然又覺得回家太沒有意思了。回去將作什麼的問題又開始在腦中隱現。他想起這樣的落拓的回去，非但要被他人所訕笑，并且也要遭自己的老婆們的拒絕的。但是他的行動，已被機械所束縛，不能隨着他腦中飄然的意志，反回他飄流着的上海。

他回到他的家中的時候，房子是鎖着的，他漠然的心情，便覺得分外的悵惘與徬徨。他遇到了一位近房的叔伯，便把一些隨帶的另碎的什物放入他的家裏。那叔伯說他來的正好，但是他不知曉得這是指着什麼而說。他又告訴他，他的老婆是在她的丈母家裏，他

又含糊而帶譏刺的說他的老婆正在等他回來，剛在沒有幾日以前，還寄了一封信給他。旁晚的時分，他走入他丈母的店中，爲的是自己幾年來的落拓和頹喪，便躊躇着，不敢直接叫出一聲丈母；但是他那年老而眼花的丈母，卻對他演着這種可笑的把戲。

現在，他坐在他丈母的小店中，腦中馳迴着的思想，仍是如暮色一樣稀淡而且漠然。他不過稍稍覺得有些驚異罷了。何以他的丈母對他這樣驚慌而且隔膜呢？何以他們說到他老婆彩珠的行蹤，這樣的猶夷而詭滑呢？他聯想起他叔伯說他來的正好的情形，難道她是轉嫁了嗎？要不然，不是死了，就是生着重病。但是，無論如何，他沒有回來時，只管可以不用理他；如今他是回來了，卻什麼也不應該瞞着他，而且也不能瞞着他。他默默地呆坐着，覺得此中一定是有些亂子。

阿火匆匆的跑了進來，隨後他的娘也到了，他走到善金的面前，就乘勢在桌邊坐下。「子丈！你是幾時到的？」阿火如同待遇他店中的顧客一樣的和善說：「你行李放

在那里呢，何不搬到我這里來？我這里房子又空——」

善金看着阿火的殷勤，便含糊的回答了幾句。無聊的頹喪，仍然侵佔住他的全身與精神。

阿火是一個三十以外的男子，看來卻是四十靠邊了。他的身上，滿帶有油膩的氣味，額上也時常沾有許多塵煙與油脂。他是剃了光頭的，但頭髮卻豎起有一寸來長，因為是滿頭養上，所以覺得面臉的細小和憔悴。看來他的先天是不十分靈敏的，他的招呼客人的殷勤，一大半還在勉強學會的姿態中，令人一看就覺得不很自然。

他手裏拿着一根旱烟桿，烟袋是在白銅口嘴下繫着；他爲要攜帶起見，特意把他的烟桿弄短來，短到一尺來長。他向善金談了這幾句通常的應酬以後，便伸出兩個指頭，探入烟袋以內，在那里，他把袋內盛着的烟絲，抽了一些出來，又用指頭捻成一個團子；於是連着烟桿，拱手似的，雙手遞到善金的面前。善金說不吃旱烟，便在自己的懷里取出一匣

香烟來。阿火見他拿出一枝香烟之後，便在身上摸出一匣火柴，並且順手燃着，送到善金的唇邊，又拿來燃自己的旱煙。

他們相互的噴着青煙，空氣是這樣的鄭重而鎮定，從他們口中噴出來的青煙，積久積久，就堆在他們的四週不散。

善金的沉默的表情，就是善於說話的阿火對着，也被他鈐默得不能說話。他們覺得十二分的隔闕。就是從他們的外表上也能看得出來。

是掌燈的時分了，阿火老婆，送上一盞煤油燈。燈盞拿過他們的面前，濃厚的油煙便在他們鼻腔與喉頭亂滾；他們把氣息拚絕了一下，便看她把洋燈掛在壁上。

晚餐的時候，桌上是端上了四五碗的肴饌。阿火頻頻勸他的妹丈吃酒，但他雖則一口一口的飲了，也不能發生什麼興趣。阿火在暗中窺着他的舉止，究竟他對於他妹子的事情，有沒有曉得清楚。而他又是在這樣的沒有剛鋒，這樣沉默，阿火們也畢竟猜不出他葫

盧裏藏着的意思，阿火推想着，他大概是知道她們布置的事情了，不然，何以一定要在這時歸來呢？他想起善金的盞量喝酒，或者是待酒醉後，發他的酒風。他想到這里，心裏便慌了起來，但一面，又不得不裝出格外的尊敬。壺裏的酒完了，在阿火的本意，是不要使他再飲；但是在他的表面上，又不得不說一聲添酒。他希冀善金也客氣的說一聲不要了，就可以停止，但是他卻沒有這樣說，他仍舊是沉默着。阿火恐懼了，他料定他的猜想是中了。眼前便是禍根，他將怎樣處置呢。

晚餐還沒有吃好，江峯叫了一個人來，叫阿火陪善金到他家裏坐坐。善金含糊的答應了一下，他在腦筋中構想起幾年前江峯的情形來。

江峯是剪了辮的上等人，額前荒了頂，頭皮緊張得發亮，從頭頂以後，輒成半月形的頭髮，是依舊滿清時代養辮子的舊式，辮子沒有剪得精光，還留着五六寸長的頭髮，垂在耳後與項際。他說話時，額上的皺紋，必定攢成幾疊，而且分外的高到頭頂；處處表現他的

高傲，與高人的頭地。

他從前曾經有過告訓式的言談，諄諄然要善金在外面努力積蓄些錢財，歸來養活他的妻子；而且他的老年的妹子的歸山，將來也要靠他的發跡，——看來阿火的生活與命運，也不能有多大的發皇了。他又說，少年的病根，便是不知積蓄，只顧眼前的浪用，——而尤其是外面繁華都市居住的旅客。他叫他，不要想終世在外面浪游，若是在最短時間內，積些錢起來，便應該回來，永久偕着他的妻子，自己成家立業，住在自己的故鄉。他那時對於他的訓誡，雖然沒有峻起臉孔，表示拒絕，卻也不感得什麼興味。他想着想着，現在的江峯，也不能再變化一副臉色和神氣罷！

這一餐晚飯，吃得很沒有意思，他是禁口不談起他的老婆，他們也不心願他談起這樣討厭的事。他們各自的心中，都在驚懼而猜度着對方的心事。

吃了晚餐之後，阿火便領着善金到江峯家去。他們到的時候，那里早已聚了許多的

人。阿火的娘，也早在那邊了。

那里掛着一盞寶軒（保險）燈，室內照得通明，這是江峯家的客廳，平常是不大開門的，至於寶軒燈的燃點，更是不容易說起。許多的小孩和女人們，都聚在客廳的門口，客廳內面是阿火的娘與江峯的夫人立着。

善金與阿火在人前走過時，他們多有許多議論，他們輕輕的低語，雖然聽不清楚，但是卻覺得是爲他而發的。他們走入客廳，江峯的夫人就前來招呼。善金向她施了一個禮，便頹然的在靠壁的椅子上坐下。他心裏迷惑的想，他們對於他這樣的鋪張與設施，究竟爲的什麼？

江峯從客廳的後門走入，態度與從前並沒有兩樣，只是頭上已經光頂，頭後拖着的四五寸長的頭髮，也已隨着時代的趨勢，完全去了。善金見他進來，便在椅邊立起。阿火說：「娘舅來了。」江峯已向他打招呼。



「你是幾時到的呢？」江峯也用一句普通應酬話起首。「日子真容易過，一轉眼間，——真好像昨天一樣，——隔你出門的日子，已經四五年了。」

善金在這種談話中，摸不着什麼頭腦，他不過覺得一些悵惘罷了。——過去的生命，在這樣飄忽的浪遊裏，但是他們那里知道他呢？他幾年來經歷，與海洋中狂風巨浪的醜陶，已不覺得怎樣意外的難堪了。他便搭訕着答：「是呀，真快呢！」

「那時聽說你的船觸了礁。我們真代你怕呢！彩珠，——阿火的娘們都哭。我說是不要緊的。」

江峯說到彩珠的時候，顯見得有失言的樣子，便急速的停住，說是他的丈母；其實，說丈母哭泣，又明明是失言的口實了。但是江峯還沒有覺到，而善金卻又增了疑心。

「是的，這有什麼要緊，人生都是命……」

「以後有人從上海回來，說親眼看見你了，她們纔放了心。」

女傭捧了幾杯茶來，室中稍爲靜寂。室外集着的人，好像看新聞似的，噉噉的說着笑話。

「她們天天等你信來，你的信總管沒有來，你要曉得，女子是比不得男人們喲！他把立在旁邊的阿妹同自己的夫人看了一眼。」男子是四海爲家的。（他說話停了一停，口角上帶着一些高傲的微笑，這是他常有的態度，大概是表示他自己的說話的確當，與對準了對話者心坎中存在着隱微的心情，但是善金呢，只是默然的點點頭。）

「他們見你信沒有來，反是愁得很，我說不要緊的，他有錢時，一定連錢連信都寄來，無錢時，就是一封空信寄來，也當不了飯——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江蓁的說話又停了一歇，外面許多人的談論，又可以很清楚的聽到。

「人家看到，怕也怕死呢，這種衣服，這樣死色的臉色，——」這是一個很輕俏的少女人的口聲，而這種語句，又一定是在那一位大人那里學會，到這里自來取巧的。她因爲

室內的聲音停下，靜寂中便只有她清脆的聲音迴翔，便不知不覺的停了。

善金分明也是聽着的，他想，這是被侮辱，這簡直是罵他，然而他不心願同這些婦人們去爭執。

「你到外國去過嗎？」江峯又接着問，「是東洋，還是外國——紅毛國？」

「是大英，我到過倫敦。」

江峯本想引起他一些興趣，而且想聽一聽他外國的情形，但是善金還是淡然的，他們沉默了許久，江峯的臉上忽然變了一種表情，臉上先現出不自然的假笑。

「善金子丈——」

他叫了一聲，又停住了，寶軒燈的燈光，在他的頂上一閃，笑得更加不自在。

「善金子丈！你來了，正好——我正是說話同你商量呢？」

善金是很可以想得出來的，這明明是說到彩珠的事了。

「正是呢！我也正要同舅公商議。我幾年沒有歸家，我的老婆不知怎樣了。他們——

阿火舅與丈母，——都沒有告訴我清楚，究竟是疑疑惑惑的，我也不知爲的什麼？」

江峯的家例是如此，女人們是不應該插口的，所以他的夫人與阿火的娘，雖然是一同立在房裏，也沒有說話。這時江峯的夫人忽然說：

「所以，現在正要叫他對你說呢！」

江峯把她白了一眼，說：

「正是爲了彩珠的事，我要同子丈商量。」

大家都沉默了，室外竊聽的人們，也沒有什麼聲音。空氣是十分的鄭重，各人只能聽到自己的喘氣。大概這是最緊要的交關了，他們的心絃緊張着。

正在這個時候，江峯家的下女，跑了進來，她慌張的情形，很可以使大家發呆。她拖住阿火的娘，急往外跑，只是氣喘喘的喊「救命！救命！」

江峯問她爲什麼這樣驚慌，她還是寒戰戰的不敢說出什麼。她想，他們正瞞着他，她那里可以在她丈夫面前，說出彩珠的名字呢？

她把阿火的娘拖了出去，在她耳根裏一說，阿火的娘就如着了火箭似的往後面樓上跑，喉嚨裏已呀的哭出來了。江峯的夫人也知道了，她又走來告訴江峯。江峯的臉也發青了。

「快去，快去，阿火！」

江峯的一家，當即如失了火似的，樓梯上振得如雷鼓一般，人聲也嘈雜得難堪。

阿火的娘，走上她女兒彩珠隱匿着的樓上。她的門是向內關着，室內還有燈光，她在門旁的壁縫裏一望，她只見彩珠的修長的黑影，高高的懸在窗前。她的腦筋好像受了什麼鄭重的打擊，眼前忽然發出許多紅綠的眼花，驟然間昏了過去。隨後江峯的夫人，阿火，還有許多在客堂外聽消息的隣人，都趕到了。阿火驚慌的推門，但是門是向內閃着的。

他於是用盡平生的力氣，用背部盡力往門上推，終於把門推倒了。

一羣人隨着推倒的門，哄入彩珠隱匿着的小房，把她放了下來，試探她的體溫，胸口還是火熱，他們就放心了一半。

江峯家的下女，她驚慌得最厲害。當他們正在賑救彩珠的時候，她卻立在門外簌簌的發抖。她的怕懼，有二層原因：第一，是她丈夫死時給她的印象。她丈夫在將死的時候，忽然咬緊牙關，死命把她掣住；她從那時以後，一說到死時，就覺得她丈夫把她掣住似的，非常的發戰。第二，她想彩珠的死，是她害死的。江峯的家裏，本來沒有人去告訴彩珠，說她丈夫來了，而她卻似乎是好心似的，便偷偷的去告訴她了。而且把許多人猜度的說話，也說了一個大概。說她丈夫這次的回來，是知道了她所作的一切事情的底細的了。所以彩珠的自盡，在她想來，完全是她的罪過。

她從樓上跑下來，到客廳外面一轉，又跑到樓上。她覺得無法措施，好像墮入熱鍋中。

的螞蟻。

客廳中坐着的善金，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江峯雖則知道一些大概，心裏卻總默然的驚慌。他把客廳外匆忙走過的下女叫住，問道。

「怎麼樣了？救下來了沒有？」

「他們還在救呢！」下女答應了一句十分囁嚅的話，又走了。

「我告訴你，善金，你的彩珠在我的後樓自盡呢？」江峯說着，善金的沉默而寡笑的臉，忽然變了顏色。

「是這麼的，——爲什麼呢？」

「現在，我當然是不心願瞞你了！——你是知諒的；她是少年人，難保沒有意外的事，你又是幾年沒有回家了；——那一定是她的不是。——她是有了一個男子，而且懷了孕，要在近日內生產了。」

「那個男子還在這裡罷！」

「早就走了。」

「可是現在又演的什麼活劇呢？」

「大概是聽到你的歸來，覺得沒有面目見你罷！」

「現在，她是在這裡嗎，我要去看她。」

善金說着，便立了起來，好像十二分的興奮。但是江峯掣住了他，要他再等一等。在江峯的意思，他還沒有表示過意思，安知他不乘這個時機，打她一頓呢。所以他含糊着，引誘住她。

彩珠終於被救活了，她腹內的嬰兒也沒有覺得各異。他們拼當着，現在又下來了。

善金仍然被江峯勸住，坐在客廳裏默然。

他們答應他，明日一定可以同他的老婆相見！但是，在第二日的早晨，他已不別而行，



不知到那里去了。

慘霧

二五八

二九二五,四十九,上海。

**順吉徒賭**



## 賭徒吉順

上

吉順和他的兩個朋友匆匆的走上了三層樓，就在向東的窗口擇了一個茶座。堂倌跟來，問他們要吃什麼東西。吉順吩咐他先泡兩壺綠茶，再拿幾碟瓜子和花生。

三層樓是我們縣裏新興的第一間酒菜茶館，建築有些仿倣上海，帶着八分鄉村化的洋氣。牠的地址極好，是全縣商業最繁盛的中區。風景也不錯：左邊靠着五洞的西橋，與縣城的西門相連，倒翠溪從東北掠來，迤邐成曲折的綠帶，到西橋的下面，就折而向南，再轉向東南流去，與赭溪匯合；右邊是一望的平野，疎柳與蘆葦，綿亙到赭溪澗邊。若是在三

層樓的屋頂上，往四周一望，全縣的屋舍，就鱗接的毗連着，幾樹疎散的果樹或桑葉，從人家的園中升起，稀朗的如寥落的汀洲水草。倒翠溪與赭水合流的渚口，流水迴成幾個漩渦，淙淙然別有一番風韻，合着野鴨入水，落雁翻空的清音，時時在空氣中徊翔。而樓下西橋上的市集，小販的喧囂，人聲的擾攘，卻又帶着十二分的都會氣味。

三層樓的顧主，都是防營裏的士兵，衙門裏的司法警察，和一些吃大烟的賭徒。凡是上那里的人物，都有其行中的衣鉢，受過嚴重的戒律的；隨便什麼人，想不顧身手的在那裏魯莽，必有墮入他們的籠中之一日。吉順能夠這樣輕易的踏上那里，自然也是他這兩年來日夜在賭場中生活的成績。

那時已是傍晚，落日的餘暉，從三層樓的西窗射入，光線穿過室內的塵煙，結成幾株方形的光柱，投在吉順們坐着的桌上，和他的朋友金夫的臉上。吉順指點着金夫換個位置時，堂倌就殷勤的送上兩壺綠茶和三碟瓜子到他們的桌上。

他們開始喝起茶來，瓜子殼片片地飛揚的，的地盃瓜子的聲音中吉順們談笑無序的聲音錯雜着起來。

吉順是一個二十八九的泥水匠，住在離這里三四里遠的楓溪村。楓溪是赭溪的別名，因為這一枝溪流的澗底，都積壘着紅色的卵石與大岩；流水在石上走過，澗底蕩漾着紅色的石礫，正似滿天楓葉，在秋的晴空中顫動。楓溪的村名就是從這里來的。吉順的父親是一個木匠，在楓溪一帶是以客奮起家擅名的；後來拋棄了本業，就在楓溪村上開了一間小雜貨店，人們號為「腳酸店」的，竟然積蓄了許多錢財，買了幾畝田產。在吉順六歲那年，他的父親就死了。吉順的老婆，是他父親在時給他定下的；他的丈人是一個泥水匠。他母親撫養到十一歲的那年，就留下他父親的財產和田業，交卸了代管的責任，又自己寂然死去。他的丈人見他只有孤苦一人，就把他接了過去；住在他的家裏，一面就跟他學業。他從小就伶俐，無論學什麼工藝，一學便會；到十六歲那年，就是一個上好的稟有伶巧

的匠心的泥水匠了。

但是吉順既佔有他父親的遺產，又稟有他一身的好手藝，對於經濟的收入，感得十分輕易而豐裕，所以對於金錢的重視，也沒有他父親那麼見錢如命，那麼鄭重而寶貴。他在二十歲的那一年上，便由輕視金錢的心思，演成揮金如土的事實，與幾個墮落的朋友，日夕墮入賭博場中徘徊。他覺得他的丈人屢次告誡他的討厭，聲言不要他的丈人再來多事，就把他的老婆與三歲的孩子帶回楓溪居住。從前，他在一年當中，總還做半年的工作；近幾年來，他簡直以賭博爲正業，以茶樓酒館爲家庭了。他除了偶一晚上回家以外，差不多整一個月都不回家。現在，他有四個兒子與一個女兒；而他父親所遺下的田產，卻早已售罄。他老婆在每况愈下，困苦艱難的家境中，雖然要掙扎着給人家服役，以自養活與支持家務，卻爲定期的每隔一年的生育兒女所困厄而不得超昇。她每想勸誡她的丈夫，叫他不要這樣長住在賭場與茶館中，以賭博爲正業，以至家庭的生計和財產破壞到這

樣空虛但是他的性格，變得與從前大不相同，談話的時候，都要輪拳反眼，凶狠暴戾的罵她多管閒事，罵她吃得太安穩了，要問他討一頓惡打和謾罵。他告誡她，只要好好的住在家裏，他自然會賺錢來養活她們。但是有錢的時候，他是沒有閒暇的時間回到家裏；若是在無錢坐不下賭桌時，回到家裏，卻又是多一番家庭間惡聲的謾罵。幾回她吩咐大兒子追到賭場，也挨得幾個巴掌，哭喪着回家。從前在賭博贏了之後，也有幾次買幾斤豬肉回去，大家吃得一個寫意；但是現在可沒有了。

金夫是吉順近幾年來在賭場中時刻不離的好友。他是長方臉兒，高偉的身裁，正方的下頷的四週，連到耳根，長着半臉的曹操鬚子，陰森森的直立着如一個壯毛的刷子；目光稜稜的眼睛，尖角而矗立的眉毛；橫廣而多皺紋的高額：到處都顯露出一種凶狠的氣象。他曾在鄰縣的關局，當過一名護哨，因為同別人同時愛上一個山村婦女，以致用尖刀把那人殺死，才逃奔回家的。以後，他曾經開過一間小店，但是，不知怎的，沒有幾時，便把店



門關了，盡日的沉湎在賭博場中。

平春，大家都叫他小平，是中等身段的中年後生；比較起來，只有頭部特別的小；但是面部各部分的位置和大小，卻是十分勻稱；眼珠分外的伶活，與滿臉帶有發光的油臉相輝映；說話時，常常帶着癡笑，笑得除眼角的皺紋如燕尾般的分成三叉外，兩頰格外的豐潤而油滑，顯出一種奸滑的，時常弄小巧的小鬼神氣。他不像他的兄弟們那麼勤儉敦厚；他從小就要背着他父親偷偷的逃去擲骰子和拔籤，雖然他父親嚴重的責罵他，他轉眼間又如水注鴨背一樣，毫沒有影響的去了。他父親剛死了一日，他還跑去賭博。他說：「我父親在日，這樣打我罵我，我還要賭；現在可沒有人打罵了，我不應該盡量的賭一個痛快嗎？」

他們三人，現在是剛從忘憂軒賭場出來，因為在那里獲了一次微倖的勝利，所以應該到三層樓去享樂一下。

「今天的運道真不差啊！」吉順說，「那一定是財神跟着了，這是什麼『手風』，連會贏到十幾盤，我們的心還是不狠，要不然，莊家早被我們敲倒了。」

小平笑欣欣的，好像在得意自己的成功說：「第三盤不是依了我的配法，不是把你配好的重新配過，那不是被莊家吃去了嗎？我知道莊家的心苗，只有這麼配的。」

金夫喝了一口茶，又把頭部斜着轉來，盪着瓜子。他把一片瓜子壳吐了出來，低垂的眼光，跟着看到地下。他抬起頭來，瓜子的白沫，結在他嘴角的黑鬍子旁邊，很明白的上下搖動着。他說：「我們吃什麼點心呢？」

「隨便什麼。」

「喂！堂倌來！」

金夫的聲音有些驚人，他說話的時候，正與小平相反，常常是板着一副呆板的臉孔，眼睛圓睜着的。堂倌剛欲往樓梯走下，被他這麼一叫，便縮住了脚，急匆匆的跑到他們桌

邊。

「吃什麼先生？」

「你店裏什麼東西有？」

堂倌念了一大頓的菜名，在每一個菜名下面，加上一個好嗎的問句，叫他們細心的選擇，他念菜名，比鄉村私塾裏的學生，背百家姓或三字經還要純熟。他說了之後，順便又用胸前夾着的抹布，反復的在桌上無意的揩抹。

吉順和小平都說隨便，金夫就隨便點了幾碗菜。堂倌殷勤的退去之後，在樓梯頭就往下叫起菜名了。金夫又重重吩咐他一聲「快些！」堂倌也如應聲蟲一般叫了一聲，「嘎，快些！」

吉順呆呆的注視着壁上的日影，又從這一枝輝耀的光線，逆溯到那向西的樓窗。他眼光在樓窗口徘徊了一回；窗外的屈折的楓溪，溪邊的疎柳和蘆葦，蘆葦叢中的一聲聲

的斷雁，斷雁聲中的悲哀情調；牠們都在枯黃的夕陽和將老的秋的景色中，引誘他追想到近年來家庭衰落的情景，和妻兒們在窮困的境遇中過活的情形。

吉順的幻想的心，忽然長出雙翅，恰巧得像鴻鵠一般的飛出窗外，丟開那些夕陽荒草，疎柳叢草的景物在腦後而不一顧，翩然的在那株多葉的樟樹邊沿落下，走入那樟樹蔭下的小門。那正是他自己的家庭，——近來已經一月沒給錢養活她們，半月沒有回去看她們了。他是在三年以前才搬入這間小屋裏的，他從前住的他父親遺下的老屋，已經押給房族的大伯，所以他只能住入這間小屋裏過活。他從那扇小門走進，他的老婆背着兩歲大小的幼兒，坐在靠牆的牀前那條闊而矮的凳上打草鞋；她眼眶裏飽含着奇異的絕望，與偷生的泪珠，不時的濟濟滴下。五歲的女兒與七歲的孩子，沉默的坐在灶下，從他們的呆視中間，便知道他們心中正埋着一種絕粒的悲哀，欲訴無門的苦痛。地上雜亂堆着的稻草，正如他們心中結着的複雜的悲哀。他走了進去，老婆開口就問他要錢，告訴他

這幾日來大家絕食的情形，和兒女們的哭泣，坐在灶下的兩個兒女，聽見他們的父親回來了，就搶着跑到他面前，緊緊的牽住他的衣襟，非常親暱地叫着爸爸。他胸中覺得有一枝非常悲痛的箭，驟然從對面穿入，同情而自責的心思，與自己卑薄而翻悔的決心，就同時如蟒蛇一般的在他胸中亂滾。他許久說不出一句話來，只能沉默的撫摸着孩子們的可愛的頭顱。他正欲把一切的慾念撇出，把孩子們的父親的責任，與重整家業的慾念撇去，心願過着眼前的獨立生活，仍消磨自己的悲哀生活在賭博與酒煙的興奮中，就棄了孩子們，回頭往外走時，他的伶活的第二個兒子，又哭喪着走入屋中，悲哀的拖住他的父親，說他並沒有偷過那人的東西，那人偏偏要說他偷過，要抓住他打，求他的父親搭救。他想，我的兒子，難道就做了賊嗎？這不是我所造成的成績嗎？在三四個小孩的哭聲中，他正埋葬着悲哀的沉默，忽然他的大兒子的那個主人，又牽着他的大兒進來，說要交還他，說他的大兒沒有家教，幾次教訓他都不聽，這種壞的脾氣，是生成永久不能去除的了，現在

就要交還他們，他一時不能決定，複雜的悲哀，自卑與自負的心思，又把他重新繫住在可憐的妻兒們悲哭着的家庭中。他沉默着好久，看看亂髮蓬鬆，面容憔悴的老婆，看看哭喪着臉，眼淚在枯黃的面孔當中奔流的兒女們，他們好像都在討伐他，責問他，咒咀他；他們悲哭着的聲音，他們帶着淚痕，遲鈍的閃着的目光，都如利箭一般的穿透他的心坎。悲哀在他心頭旋繞，酸淚從他的心坎中湧了出來，撲簌的落在他前面牽着衣襟而悲哭的兒女們的頭頂。忽然，一陣超逸的遐思，正如他屋外樟樹梢頭吹過的清風，在他腦際一閃，他想到忘憂軒賭場中賭友們哄笑歡呼的情形，三層樓上喝酒猜拳的樂趣，與他們終日哭喪着臉是大不相同，不免又生起退避的思想：我還是療救自己罷——至少自己是可以安適的，快樂的過去。

吉順把停着在嘴邊的那隻手放下，那里還夾着一粒未盪的瓜子，他不過在那里一停，一時間並沒有想到盪瓜子的事。現在他無意中放下那隻手來，視線也無意間隨着轉

移，注意從幻想中飄了回來，棲集在那粒未吃的瓜子上。他又在瓜子的四週再一飛翔巡視，他明瞭的知道自己正坐在三層樓上，金夫和小平們正坐在他面前喫茶。

那不過是一瞬間胸中的幻影，只在他們的一個默坐中生出來的心像。酒菜還沒有送上來，堂倌正送來酒杯和竹筷，他們看着他一雙雙的放好，又看他走開。

小平拿起兩根竹筷，如擂鼓一般的在桌沿上猛敲，帶笑的兩唇間，滑稽的咕嚕着紹興戲的開台鑼鼓的曲調。

「晚上再把那人拖下來。」金夫稜着眼角說：「那我們可以『出山』了！」他聲色俱厲的又說，「不是我不客氣，自己誇口，要是我的手一『紅』起來，我一定三五日可贏，今晚我一定把那人抖了『鈔』再說。」

小平的頭頸微微的一斜，油膩的笑暈又在嘴角邊蕩漾；他無意識的緩了紹興戲鑼鼓的敲打，翻動了輕薄的雙唇。「那自然，運氣來了不拿錢，還等幾時？老順！我們今晚的台

價可以高他幾倍，老順對嗎？」

今日的主人是吉順，而小平們不過是幫助他贏了那人的錢罷了。小平的嘴吧雖然在平時說得那麼伶俐，但是他的家裏畢竟還有長年的兄弟，不敢任意的自己做主，拿出錢來大賭；況且今天又是吉順贏了，有了本錢；所以他在談話中，口口聲聲要喊吉順，得他的同意。金夫和小平的言外的意志，自然要討吉順的好，一面又表示自己各有高人頭地的識見。可是他們談話的時候，吉順都沒有聽見。及到小平最後喊着他的名字時，他才含糊地問一聲「什麼？<sup>？</sup>」他似乎是進入昏迷狀態，一時全失了意識。他追想着眼前幻覺時的心像，依違兩可的心事，正如幻覺中所表演的一樣。他想趁現在有錢的時候，先到家裏去一趟，給她們幾塊今天贏來的錢，恐怕再回平時一樣，第二次就連本錢都送了，不能伸手，後悔無已；但是，他又恐怕；若是除了現在喫的菜錢，今夜大賭的本錢就不能再減了，本錢少了，那里還能贏得大注的洋錢呢？今夜贏來之後，自然可以多拿幾塊錢到家裏



去了。有錢的時候，家庭裏父和夫的責任，自然是應當負的；沒有的時候，是沒有法子，他自己決不是那些忘了來源去路，不顧良心不負責任的流氓。

小平見吉順坐着有些呆氣，料定他心中是在計劃着今夜大賭的妙計，自己也不便再問，又無意識地念起鑼鼓的曲調。

在菜館中的靜默，若是被動的靜默，那末心思的唯一的潛逃所，就是無意的唇齒的咀嚼，與津液的分泌。小平和金夫們，自然脫不了這種生理上與心理上的支配。小平伸手去拾那附在碟上的一粒無肉的瓜子，送到口裏，好像是很有滋味。他又舉起那雙筷子，重重的在碟上打了幾下，碰器的響聲，丁丁然走入樓下；他討厭似的說——可是這時臉上好像沒有油光了——「菜還不來。」急躁的金夫，卻被他引動了，覺得喉嚨癢得很，好像什麼梗住似的，就驟然如爆裂般的喝了出來，「喂！喂！好了沒有？」

金夫的喊聲，差不多就有罵的神氣，引得樓下三兩個堂倌，齊聲而同調的答應，「好

「來了！」

在這一陣混亂的聲音中，樓梯上的的噹噹的脚步聲響了上來；在他們期待而緊張的垂涎心情中，早就預料到堂倌送上熱氣蒸騰的好菜來了。

他們都回頭注視着，注視那用木柵欄住的樓梯；從一柱柱的木柵的空隙中，他們先看到一頂時式而破舊的呢帽，然後，再看這呢帽一步步的高了上來，就是油膩發光的緞馬褂，和積了許多油漬的灰布大衫；他只是空手，卻沒有什麼好菜奉獻；——但是他不是堂倌。

金夫正欲向那人發一頓皮氣，眼睜睜的釘住那人的動靜。好像在這一瞬間，驟然被他搶了許多寶貴的財物，比在賭場中人家把他的賭牌看了還要發火，非使他見個辣手不可。那人在樓梯的最上一級停了一停，立刻就自然的翻過身，向着他們走來。

「老順先，你真的在這里？我找你呢？」

他搭訕着走近他們的座旁。吉順就拖了一條圓凳叫他坐下。他是個半文人，在村莊上不緊要的講事場中，是時常列席的；他的嘴吧很會說話，又會自己吹噓。他時常誇口說，某一場人命案是全靠他收場，某人的訟事是全靠他獲勝。他現在時常在某邑紳家中出入，和幾家富室門前行走，隨便的人，是不能獲得叫一聲「老某先」的——老某先的先字，實在就是先生二字的縮音；是尊重非文人們的稱呼——吉順現在被他叫了一聲「老順先」，頓時覺得身上一熱，眉宇間就現出一絲絲慌張的血紋。

吉順把他重新看了一眼；心裏想着：「他難道曉得我贏了錢，要我的生意嗎？」他問他一聲，今天爲什麼要找他呢？他想叫他的名字，賈彬，聲音發到喉頭的時候，又縮轉來。他想：「直接叫他賈彬，似乎太唐突了，還是同大家一樣的叫他別號罷！」

「文輔先生！你找我嗎？」

「我找你呢，我到忘憂軒去過，知道你贏了錢，他們說你在三層樓，我就到這里來了。」

吉順心裏很怕害，料想他是在走衙門的，若是說出向我拿借幾元，那時答應不得，不答應，又不得，我將怎麼對付他呢？他只是沉默着。

小平的紹興戲的鑼鼓也無意的終了中臺；金夫緊張着兇狠的面孔呆着，一時舉座默然。

文輔看他們的情形，好像在錯悔來了的時機；當賭徒們有了錢的時候，是什麼都可以說話的，但是他又忍不住自己一向在講事場中的習慣，便說了出來。

「老順！我要同你說話呢……你贏了錢，你的運道真好嘞——福星降臨在你的頭上……」

堂倌捧上了一中盆的蝦仁，就打斷了文輔說話的語意。吉順吩咐堂倌再添一副杯筷；金夫已垂涎的拿起筷子，揀選幾粒青荳，先去壓足他眼中的飢渴。

吉順十二分的納悶，不知文輔的找他，是禍是福，因此除了幾聲殷勤的叫「請嘞！請嘞！」

「以外，就偷偷的注視着這位意外相找的貴客。

一盆蝦仁吃了，大家都放下筷子；只有小平是孩子般帶着滑稽的笑臉，注視着盆上殘餘的幾粒青豈，在一粒粒的把牠送到口裏。金夫的臉上已如火燒一般的通紅了，——紅到圓睜的眼白都滿了火線般的絲絡；雖然他是沒有吃了多少的紹酒，但他那凶狠的面色，已够使人害怕了。第二盆的菜，堂倌還沒有送來；文輔料想着還有餘空的時間，可以供他們說話，便立了起來，輕輕的把吉順的衣袖一曳，說：

「我要對你商量一件事情呢！」

他便走出那扇向東的小門，在天棚的一角立定了。吉順跟着走來，也無意的站住。

「你的好運到了！」文輔說：「我是很知道你的，你近年來的家境，近年來的生活，子女是這麼的繁庶，家室之累，是這麼綦重：誰不想着向上飛升呢，誰不想享樂一下呢？但是，老順，你聽我的話！我現在將享樂送給你了，將幸福送給你了。而且，你的子女是這麼纏繞，

你的家室是這麼累贅！你一定是很願意聽我勸告和辦法的……」

吉順聽他重復的講到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家室，覺得就有一塊鄭重的石塊打在他自己的心頭；忽然間，那塊石塊又如一隻疾飛的小鳥一樣，閃過他的眼際，向他的家鄉楓溪溜去，他的眼光就如閃電的跟了過去。立刻，他的眼前又幻覺着剛才的一副殘敗的慘像了。

「正是呢，我的家室，我的妻兒，我都完全負責的。」吉順把剛才在胸中猶豫兩可的心思決定了。「不過我應該弄一些錢歸家呀！——現在正是我的時候了，我只有盡量的賭，盡量的用現在的贏本再去發一筆大財；我是沒有別法，我只好走這一條捷徑了。不錯，我只有走這一條路；我不要等你的勸告，我已決心贏了錢，不再賭博。文輔先生，你是否勸告我這樣，你的辦法是否如此？我很感謝你！」

文輔一面聽着他的說話，一面看着夕陽疏柳的景象，鼻孔不住的嗤嗤作響。他想起

賭徒們的一片賭話，不知相差到幾許遠近了。他呆了一回，又好像十分隨便似的說：

「倘使家室和子女，有人代你負責呢，你不是輕爽得多了嗎？而且——而且邑紳陳哲生先生還想津貼你的行用呢。——倘使你是——願意的話——」

吉順的心頭忽然發跳，臉上的血潮立刻湧了上來。他明白了文輔所包含的一切的語意。他知道以前的疑心的錯誤，但現在卻正是比以前料想着他的情形更難措施了。

在文輔的語意當中，明明是叫吉順暫時把自己的老婆租與陳哲生。陳哲生是全縣中的一個富紳，可惜沒有半個兒子；他也曾經娶過二回的妾，但是只添增了幾個女兒；近年以來，他又在各處張羅着「典子」了。——典子的意義，就是說在契約訂定的時期以內，所產生的兒女，是被典主先期典去，屬於他的。至於血統之純雜與否，那是不成問題，總算有過那末一回事。他就可承認那是他的兒女了。

吉順想到了一切，就覺得這是何等可恥而羞人的事！寧可讓她們餓死罷，我不能蒙

這層羞辱。

他回頭走了進來，剛走到小門的旁邊，便聽見金夫的喊聲了。文輔在後面跟來，又輕輕拖住他的衣角，問他「怎樣呢？」他便很堅決的回答一聲「我不能。」

他們重新入了座。吉順當舉起筷子，插入盆子裏面的時候，便在盆子當中看見他衣衫襤褸，抱着幼子，牽着兒女而哀哭的老婆。他看見她在對面指着他自己的鼻尖罵他，她罵他是一個流浪者，是一隻畜牲……

下

第二天的傍晚，夕陽已經收斂了餘暉，黑暗如輕紗般的漸漸籠罩着大地的時候，吉順從忘憂軒乘間逃了出來，走出西門，便沿着溪流走去，穿過那細沙鋪成的錦地，走入將近殘敗的柳林當中。他的心神已如柳林中棲宿着的飛鳥一樣，在一瞬間以前，被他驚逐



得飛翔天外了；他現在的身軀，正如蕭蕭的殘柳。他想起剛才賭場中的情形，他想昨日三層樓的快飲，他想起家中妻兒們的現狀和未來的命運，他想起自己前途的絕壁和危崖，……他想到他一切爲大力的巨神之手所播弄，所支配的命運，他幾乎向天哀哭了，他於是頹然的坐下，夕陽收盡了餘輝，大地全給黑暗吞沒；吉順深深的葬在這濃厚的黑暗之中，除了圍繞着他，而爲他微微點頭嘆息的幾枝柳梢以外，便誰也不知道了。

吉順與小平們昨天在三層樓暢飲了下來，便又走回忘憂軒中，預備第二回的大賭。他一直經過了漫漫的長夜，只是不曾有過一次稍可愜意的勝負，他的心裏便異常的納悶。酒力早已醒了，疲倦如偷入胸中潛伏着的心賊，頻頻向外攻襲。小平不知在什麼時候睡在臺旁的牀上，呼呼酣睡的聲音，時穿入賭徒們的耳孔。金夫便不由自主的罵人，上下的眼睫毛一連夾了幾夾之後，便無神的釘住任何一處呆看，面色怪凶狠的。

正在這個人疲馬乏，精神困倦的時候，吉順的手氣忽然「紅」了起來，一連贏了兩場。

陡然間，金夫也振起了分外的精神，在吉順的背後一掣，又輕輕的在他耳邊一說，他倆便十二分的得意。

「雖然不能夠大贏，但這次贏來之後，一定先爲暫時結束，不讓牠再有脫網逃回之危。」

他倆心中都在這樣計劃着，便欣欣然現於喜色。

但是，事實卻正是相反吉順的最後的重注，却出於意料之外，被敵家攬了過去。這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加在他們的腦門上，他們已忘了一切智力的決擇的制止，熱火就在裂開的腦門湧出，他們是狂迷了。金夫立在背後只是放聲瞎罵，吉順就無主的重新歷了一個重注——這差不多是一個最後的孤注了；但是，又被攬去。他們是好像很相信盈虧消長的道理，盛極之後，必有一次衰歇；而敵家這一次衰歇的降臨，又被他料定在這最近的時機中，無論如何，應該緊緊的追逐着這個時機，不可讓牠輕便的逃過。但是，一切的發

生，好像都有大力那邊在指使似的，吉順們終於敗到不能收拾殘局而負了敵人幾十元的賭債了。當時收束了賭具，吉順的灰心與反悔，便如兩枝釘鎗，在他的眼前如蟒蛇般的亂滾。他無力的躺在小平的身傍，賭徒聚集在他的面前，問他清付賭債的日期。他又掙了起來，把他們搶白了一頓，「做得鬼成怕要沒羹飯吃？」他說他是不會少了人家的債的，怕他的都是小膽鬼。他見那些賭徒，不敢有第二句的說話，便又躺了下去；翻了一個轉身，就呼呼的睡熟了。

吉順醒來的時候，小平已不在他的身邊，他四面的看了一下，第二的賭場已經掌上燈火，人們的精神，已全副注在桌上的賭牌上，沒有半個人注意着他；贏了他的巨款的賭人，已一個都不在那里，大概同吉順們昨天一樣的跑到三層樓去喫凱旋酒去了。吉順便在這個時候跑了出來，他覺得四週都沒有他的路，許多難堪的思想又如逐臭的蒼蠅一般廣集在他的胸次，揮去又立刻聚了轉來；他忽然好像有人告訴他似的，便走到柳林

深處坐下了。

秋風在疎柳梢頭蕭然的掠過，空間便輕輕的飛下幾片落葉，秋晚的淒涼喚醒了吉順昏迷的睡夢。他十二分的錯悔，錯悔昨日不歸家一趟，先抽下幾元錢在家裏零用；他十二分的怨恨，怨恨金夫們沒有勸他不要下這樣的重注；他又十二分的恐懼，恐懼着他們的索償之難以應付，致丟了他一向在人們面前的面子。

他順手搔起一把輕鬆的細沙，就恨不得盡量的把自己墮落的身驅埋葬。柳林外涓涓的流水在響，柳梢頭的碧天，已嵌上一顆顆閃爍的明星，四週覺得無限的擴大。忽然有一聲驚人的哀鴻，頓然間感到萬籟的陰森，週身不由的發了一個寒噤。孤鴻在他的頭上飛過，羽聲霍霍然，向着吉順的鄉村飛去。這正似吉順現在的處境的寫照，又好像象徵着他妻子未來的運命。他把手中握着的那把細沙散開，無意間又觸着一片落葉。他從落葉推想到鈔票，從鈔票推想到洋錢，他又不由得在沙上亂爬；他希冀着，萬一能夠發現一些

財寶。遠處村狗的吠聲，忽然隨着柳梢的秋風送來，他爬着的手，便稍稍的停下；在他的心神當中，那隻村狗是已經發覺着他在發掘，而且偷盜人家埋葬着的財寶了。

他立了起來，走出柳林，穿過蘆葦叢，才踏上大路。他向着自己的鄰村一步步走去。遠處的樹樁，好像許多蹲立着或是佝偻着的人影，對他指手劃腳的亂罵。他在卑薄自己的墮落，對不住自己，對不住祖上。在他村莊的入口，有一株陰鬱的老樟，秋夜的樹葉是分外響得淒涼，他的一身不覺恐懼起來。他加快脚步，匆匆的走入街頭，卻又引起羣犬追逐着的狂吠。村上的人們，有的已經熟睡，有的還有一絲絲的燈火從壁縫中透出，正如他們燈前的喁喁私語，從壁縫中透出，在黑夜征人的胸中蕩漾着一樣。他的兩腳，如着了魔術不能自己制止似的，機械一般的移了過去，好像那些語聲和燈影，一點也不能使他介懷。他走到自己家中的前門，（知道是早已照例關閉，）便又繞到後門。老樟蔽天的黑影，好像叢藏着許多可怕的猛獸，呼聲簌簌然，將一隻隻向着他猛撲出來，林木爲之震動，凜然使

人毛骨聳峙。他不敢驟然打門，因為他已幾日來沒有歸家了。他從門縫偷偷的窺視，門縫大可容指，令人於室內景物一目瞭然。室中一切的陳列，都顯得沒有變更。燈光如豆，幾灑於滅，轉成青綠色，看了使人疑心是一顆鬼火。光線所及，僅僅限在一個小小的圈內，稍乎遠了，便看不清楚；這正如一粒微細的石礫，落在浩渺的潭水中，僅僅漾成一個小小的水暈。兒子們都已睡下，幼兒在他老婆懷中，時時放開乳頭叫哭；她頻頻搖着自己的身體，又拍着他的背部，表示是十分親暱而憐恤。她面容憔悴，亂髮分散在臉上，映着慘淡的燈影，初見令人疑懼。油燈的光圈，僅僅籠罩到她的面部，另外都成黑暗。他目光稍稍的移了上去，不由得週身起了顫抖。他發現了她的週身，盡是睜睜可怕紅毛綠髮的鬼魅，他們正張牙舞爪，要收拾她的性命。他差不多就要叫喊出來，但是他又如夢魘一般，好像無論如何掙扎，喉嚨裏總透不出一絲的微聲。他的耳朵裏，微微的聽到有人訓斥他的聲音，他眼前一閃，忽然就換過一層黑幕。

「你正是年壯力盛的時候，便這樣的墮落，沈淪入無救的賭海中，不自振作，把自己正當的職業拋棄到九霄雲外，甚至自己的妻兒也不能兼顧，將瀕於餓死，我現在除開把她們的生命取回以外，特來警戒你墮落者，使你曉得人生的責任，是不是這樣隨便可以卸下的，你對社會有工作的責任，你對妻兒們有保護維持的責任，但是，你……」

他覺得空中有一隻大手對了他的鼻尖指來，他幾乎退避無地；他的頭忽然無意間「碰」的打着了板門，室內的她就帶着顛碎的悽慘的聲音，問一聲「誰呀？」他如着了魔似的，驚惶失措間，便放開大步跑了。

他想着剛才的情境，心中猶不住的顫跳。

「真的嗎？我的老婆和兒女們，將爲了我的不盡責任，而餓死了嗎？」他又推想到她們死後，他自己的孤獨情形，和隻身飄流的境况，「啊！那是怎樣能忍受呢？我真能讓她們餓死了嗎？」他想到此處，忽然他的腦筋一閃，好像有人告訴他還有一線生望似的。他憶

起昨日三層樓上的不速之客文輔的說話了。

他匆匆的往文輔的家跑去，好像心內毫無牽掛，什麼都是有望的，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因為他昨日在三層樓上所持以排斥文輔的主體，金錢，現在已經盡數崩陷；而他心中倔強的羞恥心，又因金錢的大力，幾至消滅無形了。他心中毫沒有矛盾的現象，毫沒有懷疑的心思，神色反而清醒得許多。

他於是便離開了楓溪，又回至城內；城內還是燈火輝煌，幾間飽含着現代社會的象徽的點心鋪子，正是生意興隆，坐着一些遊閒的男女，任意的據着高座談些社會上醜惡方面的逸事，望之大似巴黎社會的充滿頹廢者的咖啡店。吉順從前也會在這等地方出入，但是今夜卻覺得那邊之可以厭惡，不心願進去。

他一直找到了文輔家裏，就在門外叫喊。黃犬如同代他主人速客一般，發狂似的迎了出來。吠聲驚動了牠的女主人，才在睡夢中問是誰人。吉順回答是來找文輔的，且有緊



要急事。但是她說，他出去還沒有回來。

「他要到幾時回來呢？」

「那是說不定的，有的時候簡直不回家。」

「我今夜有緊急的事情，要和他商議，那怎麼好？」

「他或者在衙門前的茶館也說不定，請你到那邊去罷？」

他們各人都提高了喉嚨，隔着一牆，在一問一答；黃犬還不住的狂吠，早已引起鄰犬的附和，他倆問答的聲音幾不可聞。他躊躇了一會，決定到縣署前去走一趟。

衙門前茶館的顧客，正同三層樓上的一樣，而此地格外多的，是司法警察，衙門內的當差們，他們每日都在十二點鐘左右起牀，現在正是他們辦事和享樂的時候；因此衙門前的茶館，也是終宵不昧，以待嘉賓。

吉順真的在那里找到文輔，文輔坐在東首的福字座下，左手靠在桌上，身體倚着糊

滿花紙的破壁，右手時常任意的伸出一個指頭，對着他前面坐着的鄉下財主，和兩位便衣的司法警察指劃。這一席的東道，大概就是那位鄉人，所以他是十二分殷勤，看着文輔和便衣警察的眼色。吉順走了進去，一直走到那位鄉人的背後，文輔還裝着沒有看見似的，及到他喊了一聲文輔先生，他才如大夢方覺似的，收回那擱在凳子上的右腳，急的立了起來，殷勤的請他坐下喝茶。那位鄉人見文輔這樣誠懇的招待吉順，也匆匆的立起，在中間周旋。吉順還沒有坐得安穩，便不安的說：

「現在，我找你呢！文輔先生！」

「你找我嗎？」

吉順的身上如澆上了一桶冷水，滿身打了一個寒噤；他發覺了昨天三層樓上的冷淡的報復，好像決定前途就無希望。他只得呆呆的坐着。文輔又對着他們講起他從前收束的一樁最得意的風化案件了。吉順無意地拿起一杯茶來，還沒有送到唇邊，卻被文輔

講的最有聲色的詞句怔住，無神的舉着停在口旁。他倒翻着眼睛，偷看着文輔的神色；後來，文輔說到得意的時候，起勁的在桌上一拍，同時吉順手中的茶杯就受了一種意外的驚嚇，杯中的茶，滿濺在他自己的衣上。他們笑了一頓，文輔又向他說了一個對不住，吉順就好像有許多話不能再說了，於是便乘機說自己要說的話。

「我找你商量一件事情呢！」

文輔還沒有答應，那位鄉人便先在他身上打量一番，愈覺得這位文人的能幹，什麼人都要請求到他，和他商量；一面就無形中，覺得他自己的身分也抬高了不少。

吉順小心的把文輔拖出茶館的門口，街上的店戶，早已關了店門，黑暗如漆。他們走到一個黑暗的轉角，驟然在燈光之下走出來的眼睛，就是對面站着的那人的面孔也辨不清楚。吉順開始說起，聲音十分破碎；至於他臉上的表情如何，恐怕只有他自知道。

「你是很知道我的，你昨天的說話，我完全同意，——我知道你是很體諒我，很心願

幫助我的。」

「我怎麼不體諒你呢？你只要看，我爲什麼要找你就知道了！」

「正是呢！」

「我恐怕你還沒有明白罷，我是勸你把你的老婆「典」了，不是叫你「賣」，賣是永久不是你的了，「典子」卻一面可以得錢，老婆還永久是你自己的呢。」

「我怎麼不知道呢，不過名……」

「你真發昏！我說你有些呆了，現在的世界，還說到什麼名譽；金錢要緊！若是說名譽，你自己賭博的名譽有什麼好聽？——有錢就有名譽。」

「那末，錢怎樣呢？」

「那是很容易的，你可以不必說，我們爲的什麼呢？」

「不過……」

賭徒吉順

「哦！你還舍不得老婆嗎？幾年的期限滿了，仍舊是你的老婆；就是平常他不來的時候，也還是你的，——他不過至多一月來一次兩次罷！——總而言之，老婆還是你的，他不過要在這幾年的期限以內，拿你去老婆生下的兒子罷了；——兒子你已有幾個了，你再生下的兒子讓他去養不好嗎？還有什麼呢？」

吉順呆了多時，好像文輔的說話全部都是對的，再不能有句辨難疑心的話。

「那麼就這樣決定了罷？」文輔再靠實了一句。

「好！」吉順決然的答。「但是，須要趕快，我等錢急用呢？」

「我就到哲生家裏去罷，他大概還在烏煙榻上，沒有睡覺呢？」

他們又走回茶座，鄉人已經會了茶鈔，呆坐着等文輔回去。文輔向他們告了一聲別，又向那鄉人道了一聲謝，便與吉順一同走了出來。

吉順看着文輔往前走，覺得自己又是非常虛空，並且這一個決定，根本上還有些

疑惑。他現在將到那里暫時安頓呢？到那里再等文輔的回信呢？他想至此，便放聲叫住文輔。呼聲在深夜的窮巷中，正是和秋野的一聲喇叭，同樣驚人；他履聲囊囊然的追過牆角，兩面夾住的高牆的回音，格外朗然。他追了兩個轉灣，喊了幾十聲的文輔，才把他前面已去的文輔叫住。

「我到那里去等你的信呢？」

「老順做事是這麼急的，」文輔笑了起來，「你先回到家裏，睡你自己的覺罷！明天我總一定回你的信。」

「明天我想就是晚上呢，我到那里去等你？」

「你可以同我到哲生家裏去。」

吉順又似乎有些難以爲情，含糊了一聲，意思是不心願到哲生家去露醜，好像他的良心教他，這種買賣，畢竟是墮落的勾當，無恥敗類的行爲，至少只能如作賊一般的，在窩

家和朋類前面稍一張皇，除此便絲毫不可洩漏。文輔明瞭了他的意思，便決定要他到哲生家的門外等他。

文輔與匆匆的走去，吉順默然的在後面隨着，正似一隻被主人毆打了而又跟着他跑的低頭垂尾的家狗。深巷中自己的足聲，時常疑心有鬼魅追踵而至；他恐懼着，又想回頭，又不敢回頭。有時走過人家的烏黑的門口，他驚惶的眼，就告訴他，那里隱着一位捉他的武士。他正如作了賊似的，內心深自愧恨，惟恐人家看破了他的虛情，剖開他的胸板，取出他的黑心，向衆顯示。他們走到了哲生家的門口，文輔就往門上砰然打門。許久許久，門上還是寂然，文輔疑哲生已睡，決定暫時歸去，明日一早再來。

「老順！我們先回去罷！他家已睡靜了——只是奇怪的，平素躺在烏煙榻上非到一點鐘不睡的煙鬼哲生，今夜也如何睡得這樣早，這樣寂然如死的呢？」

「你再打一下罷！或者哲生還沒有睡呢？」

文輔再狠命的打了幾下；哲生隔壁小屋中的居人，已經在牀上轉動，被他們叫醒了。最後，似聞裏面有些聲音，文輔再打一下，又報告出自己的名字，側耳傾聽，只見拖鞋的聲音，搭搭的自遠而近，文輔知道是哲生自己，便叫了一聲「哲生先生」，以後便走近了。

「文輔嗎？」哲生一面在開門，口裏這樣問。文輔說：「是的。」

「夜這樣深了，還來幹什麼，明天不可來的嗎？」

「我真奇怪，我道連你也睡了，——我打了許久的門，你要是不再來答應一下，我真的決意明天來了。」

門碎然的開了，吉順如有人指使一般的，當即隨那從門中透出來的燭光避開，站入幽暗的牆陰。哲生立在門的中央，背後的牆角下，放着一枝洋燭；燭光隨風搖擺，幾淪入黑影中殘滅；有時竟小成一顆豆形，被風吹得喘不過氣來。哲生是穿着一身湖縐的短棉襖，在頹唐、委頓的神色中，還含有興奮活潑的風彩；——大概這正是他吃飽烏煙的表示。



「你一個人來嗎？」哲生問。文輔含糊的答應了一下，便吩咐他關上大門。

吉順在牆角的陰影中站着，明瞭的看着他們的酬酢。他心境十分模糊，好像不知在何處地方，正如夢中的境界那麼隱約，辨不出情境和方位。及到哲生的大門又砰然的一闔的時候，吉順才如在夢中受了一次意外的打擊，靈魂就飄飄渺渺的，好像從懸崖跌下，在無限的空間，心弦十二分的緊張着，想在最短的無限的綿延的時間中，得到一個歸束；頓然間，他的脚底一重，火花就從踵跟往上湧起，他週身覺得火熱，眼前星火亂迸，才覺得自己的存在，——正如任何人們從夢中驚醒後，覺得自己的存在一樣。他好像眼前被什麼神明指引了的，驟然明瞭自己的卑污，羞辱，無可懺悔的惡行……他確信：他們把這一雙門關了之後，就是剝奪了他的名譽和生命，而又擠出他於幸福的範圍之外，任他去流浪挨凍，挨餓受人們的唾罵。這是一個預兆。他想深深的跪下，向着頭上幾點星光閃耀着的上蒼膜拜，祈求那偉大的天帝的大力，挽回那已經鑄錯了的命運。

「我將從什麼地方懺悔起呢？——從晚上的決定，從昨晚的輸錢罷？呵！還是從我沉淪入賭博的那年起罷！大概那年就是我墮落之年了；從那年之後，我簡直無可救藥，一往直下，啊！我一定要悔改了賭博的惡習，作我的正業了；啊！我一定要勤謹的做我分內的工作了！」

「現在，是鑄錯了罷！『典子』，是多麼難堪的慘劇，竟從我的手裏編演出來；『典子』，是何等討厭的名詞，竟從我的墮落，而加到我純潔的孩子們的母親的頭上，——雖然她的丈夫是卑污的。」

「我將怎麼對我明天的朋友們呢，我將怎樣回到家裏，見我那些純潔的孩子們呢？我將怎樣告訴她呢？啊！『典子』，那不是同『活離』一樣的嗎？我不是直截了當的把她如貨品一般的賣了不好嗎？啊！我應了我十幾年前，從丈人家中把老婆負氣帶了出來，回到楓溪自立家門的時候，我丈人的惡毒的預言了，不錯，他的女兒從我，一定要被我賣了。」

而不得善終的，現在不是應驗了嗎？——我要用什麼話去否認我丈人呢？

「啊！最純潔的還是孩子哪！但是，我現在也把他們弄污了，他們的額上，將永久刊着不可磨滅的烙印，他們是爲了我而永久被社會所遺棄、所凌辱，永久是社會放逐的罪犯了。啊！這種無上的罪惡，我恐怕只有砍了我的頭，自己陳出頸血和心肝，或者還可以懺悔，不然，就是沉在大海裏飽了魚鱉們的餓肚，與跌在萬丈的深淵裏，永久做那不可超拔的倒死鬼，也不能洗去我的罪惡的萬一罷。」

忽然一個伶巧的黑影，在他的眼前閃過；他就疑心是什麼精靈感受了他懺悔的愚誠，前來超度他的靈魂，解脫他的罪孽。他睜開眼睛，邁步追了上去，卻看見兩隻放光的眼球；啊！那不過是一隻黑貓，那有什麼精靈呢？他又自己嘲笑自己起來，正如一個人在路上認錯了朋友，大呼的趕了上去，卻被那走路的生客白了一個眼似的，翻悔自己的魯莽，嘲笑自己的發昏一樣。他從嘲笑自己的思潮出發，於是就懷疑到剛才的懺悔；他從否定

了剛才的懺悔出發，於是肯定了他已往的人生。

「對呀！人生行樂耳！有了錢就是幸福，有了錢就是名譽；物質的存在，是真實的存在，精神不過是變化無常，騙人愚人的幻影罷了！譬如，我現在爲什麼要站在黑暗的牆蔭中呢，那無非爲了幾個臭錢——爲了我沒錢，想人家的錢；人家有了錢，就可大吹大擂擺起許多臭架子了。什麼懺悔，什麼惡孽，那完全是鬼話！我剛才大概是着了迷的了。沒錢的人，應該受辱，應該受苦，挨凍，挨餓，那是一條唯一的真理，千古不破的，雖上帝的權力也不能破滅的真理！真理是如此的；我沒錢時的受辱，受苦，犧牲名譽，那不是十二分的該應嗎？」

他想到此地，精神便如釋了嚴重的枷鎖，眼前的天地，真是空曠得很，何處不可任他自由飛翔，自由歡唱？他推想以後的命運，飛皇騰達的萌芽，便在今夜的牆陰小竅，埋下了種子；他決定未來有了錢時生活的美滿，正如操着左券。

「我有了巨大的資本，還有什麼不可爲呢？賭博，經商，投資，企業……何一非獲利的

機會那個時候，怕什麼人不如稱現在的俊卿，哲生們一樣的，稱我做什麼順老爺了嗎？

「呸！你們滾開，聽你順老爺的吩咐什麼？你不認得我是順老爺嗎？——啊！城東趙老爺喊我打麻雀去，去！你說我順老爺沒有功夫，今天縣知事還要我吃酒，請我陪他的夫人打牌呢？什麼趙老爺，我認也不認得！你們現在可認得我了……」

哲生家的大門開了，文輔點着頭走了出來；洋燭的燈光，從門縫中射出，引回了吉順的幻想。哲生把大門關上，一線的光明，仍舊被他收了回去，空間仍留着黑暗。文輔新從燈下出來，覺得外間格外黑暗，任何物件都不能看見，除了自己的身體存在以外，四週簡直是一個無限大的空虛。

吉順意氣高傲的跑過來，問文輔接洽的情形，還帶着五六分幻像中得意時的氣概。

「很好，他是答應了。」文輔說。

「錢呢，拿來沒有？」

「現在那里有錢呢，一定寫了契約，簽了花字，還要擇個日子，請了媒人，才可以拿錢呢？天下事那里這樣便利的，你又不是聖旨口的皇帝，一說出口就依你的話當即實行。」

吉順的心坎中漸漸的又狹窄起來，他覺得文輔這幾句似諷非諷，似罵非罵的說話，在他的胸中顫動，正如一個多刺的球。他幻想中得意時的風雲叱咤，好像還在真實當中；而文輔的幾句熱嘲冷罵，卻使他分外的難當。他幾疑文輔不是一個人，怎麼他近來已經鬧到縣知事都請他吃飯，趙老爺請他打牌，還不肯去的順老爺，都不認得了？——都敢肆無忌憚的諷刺他！但是，他還是是醉非醉的問題：

「多少錢呢說好了沒有？」

「多少錢說好了，他說因為我去說，特別客氣，八十；人家去說，恐怕還不到六十呢！」

「多少？」吉順還恐怕自己的耳朵聽錯，重新吃緊的問了一遍。八十塊錢，算什麼錢呢？僅僅八十塊錢，還能賭什麼錢，經什麼商，投什麼資……好了，八十塊錢，簡直是不算

錢，沒有錢。他不相信極了！他的空中樓閣，是任意的建築在有錢之上，卻不料他典了子之後的有錢，也不過是極小數的「有」罷了。他那里會相信只有八十呢？那一定說錯了或者聽錯了，所以又重新問一遍。

「八十。」文輔很不耐惱的重述一句。

「只有八十嗎？」

「八十。」文輔堅決的答。「你還相信嗎？那是我的面子，才多了二十塊呢。」

文輔的形容，差不多就要決裂；吉順才清楚的領會了這個數目。神奇的「八十」把吉順從幻想中拉了出來，又在他的頭上，撒翻了一桶的水。他微微的有些覺悟過來，覺得文輔的嘲罵是該應的，他正有功於他，因他的面子而增加了二十塊錢呢。他於是向文輔說了一個「對不起！」又說了一個「再會！」便各自走開。

他一路走出城門，走過三層樓下，深夜中倒翠溪與赭溪合流，錚錚然如音樂之悠揚。

下弦月已經上山，東方籠罩一片灰白的濃雲；月光從濃雲中射出，四週的景物，已沉默的顯示了些微的輪廓。忽然一陣西風，透骨的吹來，他打了一個寒噤。他兩手交互的插入袖中，又緊緊的絞在胸前，頭頸盡量的低垂，——低垂到貼伏在肩膀和胸際。他心中毫無思想，也不廢躊躇，就回到自己的村上。楓溪的人，自然比不上城內的帶有都會氣味，他們是早已酣遊黑甜鄉去了；——就是一隻小狗都睡熟了。他在自己的門上打門，老婆當即醒了，問他是誰。他聽着老婆在睡夢中顫震的聲音，心裏就好像射入一支火箭。

他含糊的答應了，老婆就走來開門。燈臺中的燈油，已經照得乾淨得很；她只好擦着一根自來火，照他走進。他總覺得這種家裏，不應是他住的地方。一種特別的氣味，是兒童們的便溺，成人身上的汗酸，和各種辨不出滋味的腐物的混合體，格外使人難聞。

「怎麼一點火油都沒有了嗎？」他明知家裏是沒有半個錢，但他卻要說一句官話，好像非如此，便不足以雪仇似的。



「小兒要吃奶，我又沒有奶，他只是哭；只好把燈點上陪他坐着。他才哭倦了睡下不多時候，我的眼簾剛朦朧的合下，你便來了。」

他覺得他老婆的說話是對的，行事也是對的，反是自己的行為，太辜負了她了。自來火熄滅了，他們都在黑暗中。他心中好像有一顆燒紅的鐵球塞住，痛澈心胸，似乎非吐出來不可。他的面上，忽而如走近火山噴口般的發燒，忽而如俯臨寒冷的深潭般的顫震。他的心正如磔在十字架上受刑，血痕狼籍，一塊塊撕得粉碎的四裂。

他的老婆已經躺入牀上的破被窩中，乳她身旁被她轉動醒的幼兒。他只是呆呆的坐在牀沿上，一聲不響的，想起眼前的情境來。

「幻想恐怕終久是幻想罷，窮人們，——尤其是像我一樣的賭鬼——想發財，恐怕比象鼻穿過針孔，蜈蚣穿起皮鞋，還要難得多呢。」

「呵！典什麼子！我犧牲了名譽，犧牲了兒童們純潔的名譽，而決心的實行『典子』」

心願把自己的髮妻——雖不能說是愛妻——割愛了，把兒童們的母親廉價出售了，而所得的代價，卻只是區區的八十塊，拿錢的時間，又不能應我的急需。啊！發什麼昏呢，『典子！』

「妻兒們，可愛的妻兒們，畢竟是我的，是我永久的慰藉者；失意時的歡笑，倦怠受辱時的慰安，都是從她們自然的愛中，天真的笑中，永久取不盡的精品，無上而高貴的珍饈。呵！我寧可讓我的生命爲人家所有，我不心願把我可愛的妻兒賣了，我不心願她們前途的未來幸福，爲了我的墮落，而褻瀆了，而犧牲了。呵！我的罪惡！我的罪惡！我不應該向上帝懺悔，我至少總應該向她們賠不是，至少是我辜負了她們，對她們不起。」

他想到此處，便把自己的身體，漸漸的躺了下去，又漸漸的靠近他老婆身邊，在她的面上，親了一個從來沒有這樣親愛的嘴。她是從開了他的門後，便一直沒有睡着；看着他的情形，證以今晚幾個人來找他時的高傲而帶輕屑的臉色，便斷定他這幾日一連的不

歸家，又是在忘憂軒中賭了一個十二分的敗仗回來了。照例，他若是賭輸了回來之後，她便不應該去惹他，讓他自己坐着發洩。現在，她又看見他這樣的向她親暱了，她便告訴他今晚那兩個人來找他的說話。

「今晚天剛黑時，有兩個人來找你呢。我說你沒有在家，他們還說我把你藏起來，說話凶糾糾的，說你在忘憂軒逃出來的，輸了錢，還想賴。我說真的沒歸家，他們才去了。但是，過了沒多時候，他們又來過一趟。」她停了好久，好像要等他的回答。他還是一句話也不說，好像喉頭有什麼梗住。她又輕輕的接着說：「我恐怕又惹起你的怨恨，還不敢就對你說呢。」

「唔！」他只能在鼻孔中回答出一個字來，但是他的心已經難過極了。誰能在失意時，和她一樣的體貼我，安慰我呢？啊！我今晚如入了神似的，請文輔所接頭的事，將怎麼對她說起呢？啊！我簡直是被什麼惡鬼迷了！他的心一酸，眼眶裏的酸淚，就不由得滾了出

來，他自己也奇怪：他平素昌言，他是永生沒有眼淚的，如何今夜反有更多的眼淚呢。「淚泉復活了罷！淚泉復活了罷！」

他的熱淚，滾滾的跌在她的面上。她的心弦，也分外的緊張起來。她知道他此時的心情，是非常的難堪的了，返悔自己說話的唐突。她不能用任何語言去安慰他，她只輕輕的嘆了一聲氣，算對他表示同情。

他倆的心弦合奏了，他們的中間，雖然是隔着一條破棉被，但是他們覺得是胸貼着胸的，他們兩顆顫跳的心房，相互的體貼着，簡直比兩顆紅寶石，放在柔軟的法蘭絨上還要安適。他忘懷了一切的苦痛，一切的煩惱，一切的被人間所凌辱、訕笑、卑棄的憤恨；他陶醉在柔輦的鄉裏，正如他的心安貼在她的心裏，便矇下眼睛，遽遽然入睡了。她感着他的鼻息，知道他是渴睡了，就伸出一隻手來，緊緊的摟住他的項頸，叫他進入被窩裏就睡。他從矇矓中醒來，伸了一個懶腰，復打了一個呵欠，覺得全體的筋肉都弛緩了，便胡亂的躺

在她的外面。他的板牀實在太狹，所以他都任意的擠着。當他的脚穿入被裏的時候，卻推醒了在脚下睡着的第二個兒子。他在睡態矇矓中，還不知他是否回家，卻如囁語一般的叫了一聲『爸爸！』他在這一聲爸爸當中，又感得胸膈中的情調也是兩樣了。眼淚又不覺而然的走出眶來。

# 文 學 研 究 會

## 通 俗 戲 劇 叢 書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 青 春 的 悲 哀

熊佛西作 一册四角

### 復 活 的 玫 瑰

侯 曜作 一册五角

提倡戲劇的人日見其多但劇本的產生很少不能供求相應上面二種劇本「青春的悲哀」「這是誰的錯」復活的玫瑰共包含三個劇本「復活的玫瑰」「刀痕」「可憐的裏月」都曾在北京南京表演過得到很滿意的結果實在是劇本饑荒中滿載的食糧船

### 棄 婦

侯 曜作 一册二角五分

此書主旨在提倡女子參政與平民教育等問題曾在南京蕪湖等處排演過頗得觀者之歡迎

### 相 鼠 有 皮

一册五角

Galsworthy: The Skin Game

顧德隆編 此書是英國高斯華綬的戲曲傑作地方色彩很濃編者特取而改譯之以便表演於中國舞臺此劇暗諷歐洲大戰寓意深刻諷旨恰當結構上頗多精彩之處能把真和美充分的表現出來

### 山 河 淚

侯 曜作 一册三 角

這篇劇本是描寫韓國獨立運動的精神並借此替世界被壓迫的民族作不平鳴向帝國主義之野心家作當頭棒喝計分三幕幾度表演頗能感動觀衆

文學

研究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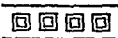


# 通俗戲劇叢書

商務

印書館

出版



侯曜作

## 春日的生日

一册定價三角

本書共包含戲劇四篇(一)春的日子凡一幕(二)摘星之女凡二幕(三)離魂倩女(四)雙十夢均為獨幕劇侯君編著戲劇甚多經驗頗富此其傑作之一部也

## 頑石點頭

一册定價二角五分

本書係一四幕劇主旨在提倡童子軍教育情節極為複雜對話流利可誦舞臺上搬演尤能興趣橫生

歧途

徐公美作

一册

定價三角五分

本書共包含劇本三篇(一)父權之下(二)飛(三)歧途父權之下與飛為獨幕劇歧途凡四幕均可在舞臺上表演不僅供紙上閱讀而已

## 人間的樂園

濮舜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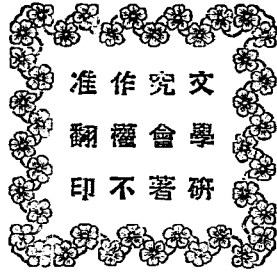
一册

定價四角

此書包含戲劇三篇第一篇「人間的樂園」本諸聖經故事而其主旨則在破除迷信第二篇「愛神的玩偶」是一齣關於戀愛問題的戲劇曾經上海某電影公司攝成影戲頗膾炙名第三編為一寓意的啞劇旨在提倡女權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MELANCHOLY FOG AND OTHER STORIES

By  
C. HSÜ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初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 慘霧（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玖角）  
（外埠附加運費匯費）

著者 許傑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平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關東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L. S. 2-0-0